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輯

沈雲龍主編

退醒廬筆記

孫玉聲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八十輯

精裝：十
定價：新台幣



五

主編者：沈

雲龍

發行人：李

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金氏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6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邊 華
醒 記

廬

乙丑六月

楊逸 題



退醒廬筆記序

無才以著書窮有才而不著書亦窮然才矣而第以著書見
豈遂不窮乎哉蓋天生吾才必有所用果得其時為管葛可
為皋夔亦未始有媿色也獨至時命不齊乃不得不退而窮
愁著書以一發其胸中鬱勃不平之氣不然以孫文王聲之
才之學之識出而匡濟時艱豈異人任乃天獨靳之而今其
才其學其識用以楮拉報界者二十載猶以為未足置之玉
窮之地復令其才其學其識用以閉戶著書者二十載而文
亦委心任運樂天知命甚且達官貴人願保經濟特科毅然

謝絕不欲以徵士名而獨運其才學識三者之長者稗乘越
三百萬言剗剗告成藏之一室怡然自得曰黜頭天雖窮吾
遇今若此窮士不可為而可為也雖然吾猶將萃吾之才之
學之識倣史家傳記體裁將平生所聞見著筆記若干萬字
于是精心結構撰成兩襍而書成署曰退醒廬筆記師腐遷之
史筆謝蒙叟之寓言而老筆紛披之中又復磊落英多絕無
頹唐枯澀之語病古所謂老當益壯窮而後工者丈得兩兼
之而無媿是翁洵矍鑠哉民國十四年乙丑孟秋潁川秋水
序于元龍百尺樓

退醒廬筆記上卷目錄

合璧紈扇

趙撫叔軼事

天南遊叟軼事

輪船出淺

楊村

金頂妙峯山

三眼竈秀才

葉三爺

曹麻

接龍奇識

箕重光軼事

姚景春

楊柳樓臺

吳昌碩三絕

風異

咒蛇

南巡軼事

紀文達公軼事

芭斗仙

樟柳人

詩出搭題

葛其龍

抽矢扣輪

造橋蟲

大潮

關帝蟹

鉅蛇

義井忠泉

某令墓

大蟒

郭友松軼事

胡公壽軼事名遠

金兔癡

一葉青

瘋癆草

黃河鐵橋

駐馬店

天變志異

黑米志異

十不投

陷親不義

何鴻舫軼事

蒲作英軼事

龍取水

龍失足

某相士

測字

巧對

七星井

王大生

狐崇一

狐崇二

陳竹坪軼事

姜衍澤寶珍膏

李澹平

蛇王

貓癖

普陀山

桂花栗子

水蜜桃

並頭蓮

周小大

某學生

糖錫案

兩次大火幸免

叩門避劫

悟癡道人

葉友琴

敬業書院題壁詩

東門第一家

剪辮子

百齡老人

董香光讀書處

瞿壺

生絲鷄

塌地松

銀絲芥

退醒廬筆記上卷

海上漱石生著

鐵沙徐行素校正

合璧紈扇

清光緒中葉夏秋間風行紈扇明月入懷清風在握人爭喜之予嘗以之丐金蟾香粟作雙面畫之仕女圖雙面畫者一面為正相一面為背影而日光或燈光下照之正背各成章法且起筆及收筆處不差累黍誠為巧不可階然非習之有素者不敢輕易下管也蟾香固名畫師為余繪一垂髻之古裝女子倚闌立梧桐樹畔凝眸望月若有所思正面視之梧桐與月在右反面乃在左人則亭亭玉立飄飄欲仙予見之頗為激賞戲謂有此妙畫惜無雙面字之妙題以成合璧一日譜弟葛齋先茂才鴻翔過訪齋先工小篆謂當作句以題之持扇欣然而去越三日至則已於畫隙題七言二句曰亭亭小立玉

開干月上梧桐金井寒篆書月字作○上字缺右旁之一小畫梧桐二字之木旁各書於上端故得天然巧合反視之則成月上梧桐金井寒亭亭小立玉開干句義亦毫無牽強也尤妙者於梧桐樹根之旁復題秋思圖三字有圖書一方竟為金泉二字題處亦有圖章則其正面為美人香草反觀之成香草美人印於起句之第二字一面似起首章一面成壓脚章運思之巧作篆之精得未曾有一時見者皆稱道不置今繪者題者皆已歸道山扇雖猶存睹物思人不可展視惟有什襲藏之以俟後人付裝池家拓成冊頁以垂不朽而已

趙撫叔先生軼事

浙杭趙撫叔先生之謙工書魏碑兼精篆刻藝林得其寸紙片石無不珍如拱璧聞其少年時曾為某縣幕賓縣令亦以能書著美盡東南雅稱相得第八署既久求書者每乞令而不及趙趙乃悒悒適令

需圖章兩方丐趙奏曰趙諾之而不以報令促之趙憤然曰君作書欲余鑄章日以尊名壓余上以余為何如人豈君八法之工果愈余十倍耶於是竟飄然辭館去至維揚鬻書時維揚多鹽商半喜徵求書畫不惜重金詎趙居月餘祇一人曾三顧其廬初次書一聯二次為屏三次為扇餘無一人乃思揚城若是其大惟此三顧者賞識有真可為知己當往訪之因懷刺造門清謁閤人投刺入俄頃即出以擋駕辭趙堅欲一見閤人乃復入白旋延之至書廳而主人久不出趙見廳中陳設富麗四壁琳瑯所懸皆為名人書畫賞鑒亦已第已書之聯及屏條皆未及見以為當在別室或付箱內收藏亦姑置之後於無意中見一字簾面露宣紙既繆且裂而度其尺幅似為棄置之聯乃取視之則赫然為己所書也再視簾中屏與扇亦無一不在不禁訝詫欲絕而斯時適主人出見爰急依舊納諸簾中叩主人以

棄置之由主人莞爾笑曰先生初至敝地驚書余以為必具有絕大手筆故照潤請書一楹聯歸而視之魄力工候佳處莫名殆不以擘窠大字見長而工於屏幅者故越日又求屏幅乃亦與楹聯等不得已再求書一便面以觀小字之間架結構詎意俗眼仍難鑒別因俱置諸案頭未加裝裱不圖為僕從輩誤投字簾先生其乞恕謬妄趙聞言氣沮色變跼蹐無以自容唯唯興辭而出翌日即束裝離揚徧遊諸處訪道且日必書字數百寒暑無間越數年而名乃鵲起卒成一代書家古言不經磨鍊不成材若撫叔先生其有焉然亦見古人之勇於服善故能深自斂抑其年少驕矜之氣乃有此克享盛名之一日也此事天台劉山農先生為余言

天南遯叟軼事

天南遯叟王紫詮先生翰風流文彩卓絕一時所著淞隱漫錄一書

有後聊齋之譽其他已刊未刊諸作無不為時人所稱誦暮年總持申報筆政時予主政新聞報故得朝夕過從極文酒流連之樂先生嗜西餐而尤喜飛箋召北里姝於席間典觴政以是福州路一品香或江南春西餐館每至夕陽西下後先生與予時觴詠其間第餐後先生必携座上所餘之外國饅頭以返同席或詢何用則以飼金魚對繼見其每餐如是一日予偶詢其僕從某汝主人共蓄金魚幾何有無異種其僕輒然笑曰君以吾主携歸之外國饅首果飼金魚乎緣主人好遊西餐外更喜赴綺筵主母以主人年老諷勸兼施主人乃異想天開取餐館所餘之外國饅首歸儲諸別室如某夜因赴綺筵歌緩緩歸之句則取饅首以告主母謂某友約在某館西餐以致遲遲有饅首可證甚或取請客票之不寫日月僅一即字者於懷中檢出以實之主母每為之釋然故君等如請主人西餐以後請客票

可祇書一即字主人更別有妙用也予聞恐雋不禁三畏并畏夫人不圖此老竟亦懼內然當時之知其事者固甚鮮也

輪船出淺

清光緒辛卯余應順天秋試歸時火車未通由天津乘招商局海定輪船啟旋後抵唐沽將出口矣忽水淺被膠不能復駛司機西人急打倒輪退至略深處暫泊僉謂將俟潮至復開不意船員忽率水手登陸云當以緯繩縋之出淺余思輪船具何等重量緯繩之力何由而施乃亦登岸往觀見船員於百步外之曠地上覓得大可逾抱之老樹兩株欣然色喜立命水手回船舁粗逾人臂之二巨索至於樹根各繫其一作交叉形索固甚長其端仍由水手舁之回船緊緊繫船首下層之二鐵墩上中段則拋之入水司機員又打倒輪開行約逾二分鐘巨索浮出水面再逾一分鐘二索緊挺作直線猛覺向前捷

駛若努箭之離弦而於淺處出矣蓋舟往後退索往前拽卒之得借巧力以出淺故非大適合抱之樹不克勝任也夫以輪舟之巨乃取法小舟之用縴繩此當為航海者所僅見於以知西人駕駛之有時以智巧從事其用心殊出人意外也

楊村

辛卯歲余之北上也抵天津後久雨初霽道路泥濘若雇驢車土道不能行駛須由石道入京途中顛躓殊甚因買舟赴北通州然後雇車雖水程多一繞道之勞而通州離京僅四十里車上較為安適第北人不慣操舟且運河水淺時有流沙淤塞之處舟上有篙無櫓行程甚滯沈悶異常小泊楊村之夕忽聞有鼓樂聲風中吹至以為岸上村民有喜慶事詢之舟子舟子以社公廟演劇酬神對余正苦舟中岑寂乃登岸散步尋聲往觀行一里許始達廟貌不甚宏敞而觀

劇者肩摩踵接類皆當地鄉民兩廊亦有看樓人多實不能容即中庭亦無駐足處台上正演十字坡打店一場飾武松之武生衣密門鈕扣短衣袖口似已破裂飾孫二娘之武旦衣藍洋布衫袴服裝樸陋殊為目所未觀台口及兩廡之簷懸篝燈三十餘盞其製法以竹為環貫以竹管竹管上置瓦油盞頭盛油於內燃以燈草土名謂之燈廊光甚黯淡故視物不甚了了幸台之左右有二人執火炬各一高擎照耀始得略辨面目其火炬以竹片為之與南方之篋茭無異惟是時有遺燼散落頗為可險余立未數分鐘即出覓道回舟不意來時聽鼓樂為導至廟甚易今則歸途不復能辨且所經又為曠野月黑星昏行人稀少縱欲問訊而不可得正惶遽間舟子以余遲遲未歸携燈炬來尋始獲偕返回憶少年暹羅幾至深夜迷途至今殊引以為戒也

金頂妙峯山

金頂妙峯山在北京西七十里每年夏曆四月十八為香汛期朝山進香者極衆光緒丁未夏余因事旅京忽遊興勃發乃襆被雇驢車往第一夕宿海甸次夕始達途中經萬壽山林木森秀宮殿參差風景殊勝妙峯山周圍約十餘里而高則三倍之山下居民類皆土宇其地之貧瘠可見余與驢夫借宿一旗人家瓦屋三楹磚炕一座已不易覓晚間進餐脫粟之米既黃且糙不能下咽者則青菜半盃猪肉數片似已極豐余笑却之甯以所攜麪包充饑翌晨天將破曉驢夫雇山轎至促余登程並囑多帶寒衣兼以絨毯置諸轎中時余所穿係夾衫褂姑携珠皮袍褂而往啟行後東方漸明薄寒料峭急易珠皮褂速登山漸高寒氣益甚易珠皮袍體猶不溫齒牙震戰與夫囑以絨毯為裹始獲勉忍行約十里許紅日一輪破雲而出乃覺微

有暖意又十里而山程及半路忽漸低若步步往下者然過此一二里山徑始復高愈行愈峻亦愈窄愈險與夫凡四人行時手中各携一木杖每遇不能着足之處急即支以木杖懸其一足而過之其艱險可知抵峯頂時日已亭午余下轎入一廟中暫憩廟祝為茅山羽士導余徧遊諸處詎除神殿之外別無亭榭園林惟此廟建於峯頂足以隨處俯視一切眼界為之一擴而已廟之正殿祀娘娘不知其為天后觀音或為玄女無從考證緣進香之土人及廟中羽流皆渾言之曰娘娘也余散步一過知容羽士導余入齋堂進餐係素肴五簋四碟皆腐乾麩筋之屬飯亦黃糙不堪余令易之以麩黑而且粗咀之且有渣滓蓋山中風厲有沙泥颺入也惟時余腹實已枵甚不得已立餐二碗有與飯則令與夫食之而給羽士以銀幣四枚羽士似甚色喜大約此人素主節儉故已不為菲矣膳後即下山見山轎

皆倒擡乘輿者罔不面山而下余詢輿夫何為若是輿夫謂下山時
峯高徑險恐乘輿者驚心駭目之故余自恃登山涉水膽氣素豪欲
力矯之乃微笑端坐下詎行未里許目覩所經之處類皆削壁巉巖
其下深不見底所乘輿時若搖搖欲墜竟致不能注視且覺頭暈萬
分始信輿夫之言不謬乃亦從衆反坐始獲安適途中得山行竹枝
詞八首惜稿已散逸不能復錄祇憶其一云山轎如何忽倒擡昂頭
天半看山回行行行過危崖頂下有深溪眼怕開蓋紀實也逮夫日
色既晡始返旅居回視山中忽覩明燈萬盞自下而上或疎或密如
繁星之在天燈以松脂油燃之外罩玻璃洋泡故得風中不熄據驢
夫言每值香汛山中必燃燈三夜以照進香之人今為第一夜昨宵
故未之見至於山中寒冷上年因某日忽起暴風竟致凍斃百數十
人上海申報及新聞報曾載此事云云余聞言為之悚然蓋此報昔

曾寓目惟忘其即為妙峯山事耳

三眼竈秀才

某秀才軼其名磨穿鐵硯之後奮也文不甚工而目短於視書法如春蚓秋蛇開卷即厭以致屢試未售會以抄龍窗稿獲雋而文中有「一竈字騰寫時竟佔及卷中三格之長於是人咸戲呼之為三眼竈秀才士林引為話柄乃前清光緒初業事然較之制義叢話載某文童雇槍替入場文中有蓋湯之於天下也一句作稿者字跡潦草致童誤以蓋字之上截作羊字下截作血字而又以之字作三字於字作打字卷中竟成羊血湯三打天下也閱之頗足令人噴飯又試帖詩中有茶竈二字考童以竈為龜字竟致誤書茶龜某筆記曾載其事謂與酒蟹恰成絕對猶覺此善於彼於以知科場中正多引入絕倒之笑談也

葉三爺

滬南有葉三爺者佚其名吳之洞庭山人富有財產而不修邊幅垢衣敝履終年懶於櫛沐人望之若處境甚為偃蹇者中年嗜阿芙蓉積穢尤甚性豪於賭一擲千金無吝然身畔每又不名一錢負則當眾署券令翌日至其所設之滙劃莊如數取資勝則懷現金以去習以為常某歲值新正宴於友人家酒酣座客皆賭興勃發撒筵作四君子戲葉口中適咀嚙橄欖吐其核聲言作五百金三壓青龍三捷不復下注棄核携所獲資欣然出遊赴石路金桂軒觀劇時夜已將半門者見其衣服藍縷疑為觀白戲來者阻勿令入葉怒拂衣還進門者竟揮之以肱葉始踉蹌出第默然無一言忍辱而返翌日令人召金桂某案目至言今夕欲請客頭二三四排正廳全包不准另售他人凡客有謂葉三爺所請者方令入座不得簡慢案目唯唯去入

晚後金桂甫開鑼即有鳩形鵠面褴褛不完者五六人昂然而來謂葉三爺今日請人觀劇故我輩相偕至園中人見其酷類自卑田院中來三爺不應有此等賓客罔不駭詫然以葉有言在先相戒不敢慢故導之入座移時又有人絡繹至赫然皆乞兒別座中觀客咸大譁相率避席欲去後至者更不願就座園中人始疑必有獲罪三爺處乃有是舉旋偵知隔昨門者拒葉事急央人至葉處服罪懇請掣回此輩丐者葉始一笑出鷹餅二百枚以百枚償戲資百枚令轉給觀劇諸丐每人得一枚使之遠去并戒此後園中對待看客切勿再蹈祇重衣衫惡習致損營業其事始寢蓋諸丐固由葉召之使來以報隔夕之辱也時在清同治八九年余幼聞舅氏李公若泉言之並謂觀人者目光宜遠不可皮相失人金桂軒之受此懲戒良由門者一念欺負所致抑知侮人之反為人侮君子所以涉世之貴謙也

曹麻

滬南曹某二
積資甚厚
第放縱猶
者少見多
之人賃車
令人至馬
詢人洋場
曹即挾資
得車五十
纍然魚貫
見而北里

家中年後潦倒殊甚按此事與查潘闕勝京劇中之查三標叫船如出一轍設當時查三標亦實有其事豈蕩子之遊戲三昧果皆別具肺腸耶然祖宗創家不易奈何後人視金錢如糞土卒召破家之禍嗟臍已嗟無及殊可慨也

接龍奇識

以骨牌三十二張為一副謂之龍牌不知始於何時殊不可攷惟以此牌為接龍之戲近有浙湖八十餘歲之某老人言實始於清代高廟宮中牌為天地人和三長四短各一對及二六三六各一張共二十四張按二十四節而剔去三五四五對七對五么二二四武牌八張取八方偃武之義曰接龍者以龍為君象接之得綿綿不絕也抑知高廟創為是戲適符有清國祚紀年之識蓋此二十四張之接龍牌共為一百七十七點以二十四節為一年計自高廟初元以迄宣

統計乾隆六十年嘉慶二十五年道光三十年咸豐十一年同治十三年光緒三十四年宣統雖祇三年而第四年之黃曆已經刊出年號亦可謂之四年合之恰符一百七十七年至此而龍脈告終不能接續高廟若有預知之明方今武夫亂國八方不寧殆應龍已接完武牌紛紛崛起之象所可慮者若亦以牌上之點數紀年則以四三三五對七對五計之共四十一點恐需四十一年之久然後有么二三四之所謂至尊者出制勝各牌無敢與抗第至尊俗呼為野皇帝苟因時局久久不靖致肇外人干政入主中國之悲可慨莫甚於此云云老人之語若是其意義雖出之穿鑿然頗覺道人所不及道矧前半已往之事既若讖兆適符則後半未來之預言何妨姑志之以覘異日且為恣意亂國之武夫警將來幸勿竟應此讖耳

筮重光軼事

筮在辛太守重光一號鬱岡別象江上外史亦曰掃葉道人句容人清順治壬辰進士嘗一麾出守筮仕江西以讀書種子現宰官身治政餘閒好弄柔翰書法蘇米畫工山水蘭竹縉紳之乞得者咸爭寶之署素有孤仙而並不作祟且耽吟詠每當月白風清之夜輒聞咿唔聲筮蒞任後初不之信既而有衙齋即事詩四絕置諸案頭翌日忽得和作筆致超脫殊甚疑必幕府中人所為然徧詢之皆不承始憶為狐乃作書焚於空庭而告之願與為友以慰岑寂越夕案上得覆書允彼此締神交而不相覲面自是互有唱和之作相得甚歡一日筮晨起見室中忽列果碟四一為棗一為薑一為梨一為糕粉心知為狐所貽第莫名其贈物之意繼忽恍然大悟蓋棗者早也梨者離也薑與糕諧音實江西也時境中適盛饘有土匪將次作亂意者是間不可復居因急棄官夜遁而去不數日亂果大作府署竟為灰

燼篋獲幸免於難然事平後朝廷罪篋以其不應臨變脫逃窮加搜捕其時清政尚苛株及珍藏篋所書屏聯扇冊之家疑其與篋有交暗為隱匿乃篋所書各件其款字忽半皆破碎甚至不可辨認概若鼠啗燕蛀者然當時人咸詫以為異後悟亦為狐之作用藉免官吏搜獲指為與篋交好波累士紳之故狐亦可人矣哉此為名醫戴蘆溪先生言余家藏有篋書之六言潤琴聯一副句為凌清風而摩漢披白雪以開筵其署款蘆重二字僅存其半惟光字與圖章完全先生以為真跡也

姚景春軼事

姚景春清道咸間滬上鉅紳也才思穎異富於擘畫所交多達官貴人群擬登諸薦剡惟秉性特異畏聞鳴金聲聞則駭懼萬狀却走惟恐不及知不宜於仕途因無梯榮想時同邑有徐紳者忌其才思抵

隙蹈瑕以去之會姚受省憲委任督建某官署自創始以迄落成經之營之心力交瘁惟是工程既鉅開支即不無過靡徐乃以報銷不實吞蝕庫款為詞控之官案發後邑宰不能判移省訊理轉輾經年姚坐是破家幽居狴犴之中凡昔時相契之各官僚絕無一人為之援手爰於沉鬱無聊之時憶內外各官之升降遷調以色子之一二三四五六為賦由良德功才成陞官圖一幀以譏官場不啻博場所注意者為財而所難得者為德圖成流行於外即今夏歷新年博戲中之老陞官圖是後徐紳以紅巾之亂坐密助嫌疑由縣解省待決所住監房適即為姚當日羈禁之室獄牆上有你也來了四大字墨跡淋漓酷類姚之手筆徐見而訝之急詢監役為何人所書監役果以姚對並云此為其山獄時親繕言頻年身遭縲紲實為忌者所誣天道如果有知其人他日或亦至此姑留四字以證將來云云徐聞

為之悚然無何徐竟斃於獄姚則於出獄後亦佗僚而死其所居舊上海縣東即今五福衚衕住屋久已發封入官矣此聞之於余外舅姚公鴻溪言紳蓋同族也

按以骰子為博具擲陞官圖嘗閱明朱國楨湧幢小品筆記唐代已有之當時名選官圖唐人謂之骰子選格中州房千里有序云安知數刻之樂不如數年之榮是則姚之作陞官圖實有所本惟清代則為創舉耳

楊柳樓臺

倉山舊主袁翔甫先生祖志為隨園老人之孫著作等身才名徧大江南北晚年賃廡滬北四馬路之胡家宅適其地有楊柳一株臨風搖曳圖畫天開先生因顏其居曰楊柳樓臺一時騷人逸士爭相過從詩酒留連殆無虛夕居數載下至販夫走卒無不知有楊柳樓臺

者夫以區區半弓之地一角之樓設他人居之雖有楊柳安足縈懷
雖有樓臺誰為注目乃以先生之故竟而地以人傳始知人傑地靈
古人言確有見地今雖滄桑變易楊柳為摧樓臺已渺而過其地者
猶時憶先生當日折柳懷人倚樓覓句時也

吳昌碩三絕

安吉吳碩昌先生俊卿工詩書畫三絕名下士也三絕中尤以籀書
見重於時石鼓文筆意綿貌古氣盤旋世人無與抗手行草姿勢適
勁力透紙背畫則自成一家無論山水蘭石花鳥著墨不多自然名
貴以是凡得其寸縑尺幅者無不珍逾拱璧惟先生之詩題畫以外
見者甚鮮前清壬辰癸巳間先生卜居滬南之升吉里與予家相隔
咫尺以是暇輒晤敘曾出其舟中雜詩見示云江南秋一色望望極
蕭晨抱惜古懷月游拚獨去身海風蘆折處秋雪雁棲頻我亦懷歸

者蹉跎問水濱又題折枝菊七絕云吳淞江口海西隅采菊人歸羨
隱居乞得一枝供下酒漢書滋味欲輸渠又寄萬萍波五律云十月
北風作天晴啼曉鴉孤帆懸碧落一浪捲蘆花有客詩為壽無貂酒
竟賒萍波添幾頃忘却浮家古色古香不同凡豔又憶其洋場即
事七律一首其起二句云繞脚黃塵拂面沙更無隙地草萌芽此十
四字竟將租界馬路風景和盤託出筆力何等雄渾惜原稿已失全
詩今不復記及先生更善鐵筆求者趾錯於庭有應有弗應者應則
奏刀喜然俄頃即就不應則雖啗以重金不為所動其品之高尚又
如此所居之室曰缶廬故詩署缶廬主人又以暮年苦為鐵筆所累
故自號苦鐵

風異

湖州有村曰北圩人烟三百餘家居其地者盡為獵戶黃髮垂髻並

怡然自樂也清光緒某年秋忽起颶風拔木偃禾歷一時許乃息村
中房屋棟折椽崩傾覆竟盡人民死傷無算幸存者祇有三家及一
小廟片瓦無損附會者遂以小廟為神靈呵護其三家則先世必有
隱德乃免於難夫同處一村同一大風何以三百餘家之屋俱遭浩
劫存此三家先世隱德之說殊足以資勸世若曰神靈呵護則何不
並一村而護之乃僅護此區區一廟神之偏私當不若是故不如謂
廟祝亦有隱德於理為近也且災定後有某村民一家數口坍屋時
俱踣卧桌下越日經官役剔除瓦礫一一拯出不特俱幸未死且無
一受傷者屋主為一老叟其人果忠厚長者一鄉素有善人之目於
以見隱德之說為不虛也按此事為朱丙一大令言大令時需次浙
垣奉上峯命親往勘災詳覩之

咒蛟

朱丙一大令又言嘉興北門外荷花隄有鄉童就地小遺突來一毒蛇猛嚙其股童大驚而踣蛇即蜿蜒去而被嚙處頓即紅腫痛不可忍鄉間無良醫欲治不得僅向藥肆購雄黃塗抹痛不止而腫勢益甚家人惶迫莫知所措童之居適在水濱有划船夫駕舟經過聞呼號聲而異之泊舟登陸詢知巔末謂自幼得異人授咒蛇術或可療治乃令掖童仍至原處忍痛蹲伏於地已則喃喃誦咒少頃來一蛇戒衆人勿擊蛇繞童所蹲處遊行一周昂然而逝划船夫搖首曰非是復喃喃誦咒如前又來一火赤練長三尺許厥狀可畏仍以勿擊戒衆人此蛇聞划船夫咒若奉令惟謹者旋至童之身畔張口力呵其股衆恐復被嚙相率大譁划船夫搖手力阻者再而童則自經蛇呵之後呻吟之聲漸止紅腫亦漸消退移時蛇僵卧不動划船夫令取一浴盆至盛以清水驅蛇入盆中復向持咒蛇始昂頭掉尾遊出

浴盆向草際遁去而童已自地一躍起痛楚盡失似此奇術划船夫謂得之異人誠為可異特咒之來仍咒之使去勿傷蛇命豈中毒者既經治愈故不忍加害霽然仁者之心歟其如毒蛇不斬之將來仍恐傷人何

南巡軼事

清高廟南巡時駐蹕鎮江金山寺相傳方丈僧某一日隨蹕至江干散步上見江中舟楫往來如織戲問僧曰汝知有舟若干艘僧從容曰兩艘上曰如是帆檣林立祇兩艘乎汝果何所見而云然僧曰山僧見一艘為名一艘為利名利外無有舟也上為之怡然後見江干有售竹籃者問此物何用僧以藏東西對上曰東西可藏南北豈不可藏乎僧曰東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木類金類之物籃中可以藏之南方丙丁屬火北方壬癸屬水竹籃決不可以藏水火也上為點

首者再謂其此梨花妙古可向衆僧說法會上欲於寺門外照牆上
親題一額詞臣擬江天一覽四字上固短於視者誤為江天一覺立
揮宸翰書之詞臣相顧愕眙僧曰紅塵中人苦於固覺果能覽此江
天心頭一覺即佛氏所謂悟一之旨也大佳大佳於是竟付御匠敬
鐫之今此四字猶存按高廟每因短視貽誤如西川之為四川許鑿
關之為許鑿關亦皆當日察視未明信口誤呼所致惟以出自綸言
臣下即奉為聖旨竟改西川之西為四許關之許為許相沿迄今一
何可哂是則此覺字之悞縱無寺僧釋以禪理詞臣亦斷不敢以改
易請也此一則聞之於王志在先生萃祥先生遂於醫余家人有疾
必延之診視輒應手而愈積日既久遂成忘年交每暇過從喜縱談
古今事娓娓不倦惜未筆之於書今大半遺忘之矣

紀文達公軼事

紀文達公軼事散見於諸家筆記者甚多幾至人云亦云罔敢下筆
虞蹈勦襲之譏惟憶王志在先生曾言一事似為他書所未見爰緬
述之文達公為翰林時一日值院中月試其詩題為眼鏡七律一首
得他字眼鏡羗無典實他字更不知所本諸人幾為闌筆文達獨灑
然其押他字官韻云舜目重瞳不用他揭曉得首列衆因詢以他字
之果何出處文達始言先一日入值南書房上欲看書侍臣以眼鏡
進上揺手止之曰不用他翌日試題適為眼鏡所得入係他字以是
即用本地風光否則不用他三字何可入詩豈不畏貽鄙俗誚耶一
時翰苑中人僉服文達之隨處留神且機警過人焉

芭斗仙

幻術攝魂之說雖漢有李少君唐有臨邛道士載記言之鑿鑿然事
屬縹緲後人每疑為寓言八九不足取信乃郁岱生先生芝祥曾言

芭斗仙一事是可異已邑中有沈氏者郁之至戚也青年夫故悲痛逾恒篤信女巫能招致亡魂召之至家屢試其術實十無一驗會有所謂芭斗仙者其人乃一五十餘歲之男子自言出入冥曹供走無常之役祇須詳報死者之年月日時絲毫無誤能於晚間立致其魂且可與生人問答沈氏信之乃令某夕至施奏術法以芭斗一隻覆於大廳之中央外設香案而於香案後之十步許攔以一索戒旁人不得入此外別無他物部署既竣此人於三鼓時作法向香案一再跪拜口中不知其作何語旋令沈氏婦叩頭默禱畢囑於香案旁屏息以俟約越四五分鐘指芭斗謂亡魂已至即在此中如有所言可細詢之婦泣不能仰姑以易簣時之遺言相詰徵其確否果聞芭斗中作嚶嚶細語聲所對若合符節婦亦悲愴欲絕謂君青年天逝妻少子幼一何忍心芭斗中似亦作嗚咽聲言此乃修短有數無如之

何婦云縱係修短由天然此後一家若何度日芭斗內答云叨上人
餘蔭衣食堪以自給亦已足矣日後未來之事乃在人為余不能知
亦不能言也婦曰君死後亦念及妻兒乎芭斗內又云世上萬般悲
苦事無過死別與生離余豈不念家人第陰陽殊途念亦奚益即如
今夕余歸卿能聞余聲不能見余面思之益使余五中摧裂也婦聞
言號泣不復能道一字惟屢欲竄入索內俱為施術者力阻並呼令
僕婦輩強拽之時公生先生亦鵠立索外以覘其異忽憶有一文稿
由死者於病前取去因問此稿今尚在否芭斗內竟呼公生之名而
告之曰此稿現藏書櫥內山谷集中君檢取之可也第今夕得君在
有一事奉託余至此已久行將去矣煩轉勸室人勿以余為念且勿
使術者再設壇召余致傷余泉下心須知人生聚散具有前緣夫婦
更然召余亦不能再晤也語訖寂然術者即向香案前跪拜退魂並

去其索翻芭斗以示衆人則斗內固空無一物於是酬以番蚨四枚而去公生先生頗奇其事勸沈氏婦節哀歸寢後於書房之書櫥內檢山谷集果得原文益為驚異自此力勸沈氏婦勿再為召亡之舉遵死者言也嘻芭斗仙果操何術乃能若是有謂必係樟柳人作者其說殊為近似以樟柳人能知己往事及眼前事惟不能道日後事故於日後事語焉不詳特勿欲使術者設壇再召豈慮再召時仍此數言其術必為明眼人窺破耶是則芭斗仙亦狡矣哉

樟柳人

記上則芭斗仙事疑為樟柳人作用憶及余弱冠時曾目覩一樟柳人長二寸許似係柳木所雕五官畢具乃友人丁君兆元以青蚨二千文購得者丁君業布商識一江湖術士後其人落魄殊甚屢向乞錢丁屢應之卒因貧不聊生憤而棄業以此物貨之於丁得資歸里

瀕行授以口術故丁竟亦能與樟柳人問答惟須在深夜聆之始甚
了了若白晝則細於蟲鳴啾啾不能辨殆因操術不精所致故丁君
言得此之後每夜詢以翌日所作貿易言必有中若他事則恒以不
知對復問之而寂然再問之而怒聲作矣余笑曰樟柳人亦能作怒
聲乎丁曰非特善怒亦且善詈恒詈余既非術者何必以二千文購
渠致渠昕夕相隨幽閉受罪詛余早死俾可脫羈而去余以是雖得
此物非若術者之駕馭有方足供驅使不過等諸玩具而已語次仍
納之於懷旋聞樟柳人發聲較厲丁謂渠又詈余不應向人饒舌刺
刺不休矣會當棄諸水濱使余耳根清淨也卒聞此樟柳人丁果憎
其絮聒數月後棄諸浦中按樟柳人相傳為富陽法出自富陽乃由
術者偵訪聰慧子女之年庚八字拜禱而成之然青浦陳一飛大令
承對常州莊紉秋知事綸儀曾先後攝篆富陽余詢其邑中有無此

種術人二君俱以絕未一見對是又不知此法之究從何來也

詩出搭題

前清某歲蘇松太道課士於城東之敬業書院其詩題係萬戶玉階
仙仗擁七字題下後諸生徧考題解韻編等書不知出處相顧茫然
因詢諸監場之宣琴山廣文廣文亦以不知對允俟午餐時向主試
者代詢主試某觀察固納粟得官者囁嚅曰似出千家詩內於是各
以兒時誦讀之千家詩翻閱始知將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
千宮二句截而為一不禁哄堂蓋某觀察誤以文題可出截搭詩題
亦然以致貽此笑柄也然亦足以見前清試士之等於兒戲而主試
者胸無點墨復好自作聰明矣

葛其龍

前清葛隱耕孝廉其龍原籍浙江平湖之乍浦鎮寄居申江應童試

時遂考滬籍同試者以葛文章詩賦色色驚人嫉妬特甚乃相約投稟邑尊指陳冒籍環請扣考抨擊不遺餘力邑宰憐其才竟不之理終覆之日葛且名冠一軍各童憤不能平府試時復紛紛攻訐郡尊亦憐才者雖飭行縣覆查而案發葛仍列第一名達至院試亦以案元入泮故葛有奉勸諸君不必攻案元仍是葛其龍之句各童無如之何後葛應順天北闈得膺薦以名孝廉終自署詩篆曰龍湫舊隱著有寄庵詩鈔已刊者二卷待梓者數卷其他著述之散見諸書者不一而足蓋一代文豪也

抽矢扣輪

前清科舉時代凡童子軍應縣府試照例一正四覆第主試者如非正途出身往往視為具文故每以公冗為名一正三覆草草了事若一正五覆實所未有同治間上海縣試文童車鼎卿鼎與朱少暉錫

典爭奪案元衡文者以二人工力悉敵難分盧後王前於是於一正四覆之外另提前十名特覆一場連終覆竟至共試五場之多逮至終覆之日題為抽矢扣輪車見而喜曰案元我得之矣蓋朱字外廓從矢輪字之旁從車今日抽矢扣輪明係去朱而與車也案發果然一時傳為佳話

造橋蟲

造橋蟲大者長二寸許小者盈寸質作深碧色渾身細毛茸茸行時偃偻其背若造橋然鄉人無以為名因名之曰造橋蟲余總角時曾一見之蓋是年夏秋之交上海田間忽患此種蟲害不特花稻受嚙即菜蔬亦被噬過半惟不知其何自而來雖經鄉民設法搜捕而蠕蠕者滿塍皆是今日捕盡明日復蔓延如初約歷一月餘始滅自是此蟲不復再見故今惟老農老圃猶能道之深幸不若蝗蝻之間歲

或有否則為害何堪設想第蝗蝻乃由乍雨乍晴土中之寄生蟲感天時不正之氣蘊育蝻子速生雙翅化而為蝗此說格物者曾研究及之造橋蟲不知若何產生志之敢質諸格物學家

大朝

潮隨月之吸力而生故夏歷八月之間必較常時為大絕不足異惟前清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夜之潮實為上海所未見是日白晝東北風大作且有暴雨午潮盛漲拍岸平堤駸駸乎已有漫溢之勢逮至晚間退浦及半夜潮倏又驟至以致怒濤洶湧沿浦灘華租各界無不水深過膝幾如盡在澤國之中不特浦中船隻紛紛斷練走錨幾將駛至岸上而馬路間之行人車輛無不在水中央俱興行不得也哥哥之嘆子夜後四馬路一帶地形卑下之處竟至斷絕交通巡捕房以不便辦公用小駁船以載送公役作陸地行舟之舉直

至天明始漸消退居民已大半一夜無眠店舖貨物之為水毀損者不可數計而尤以浦濱各洋棧下層堆積之貨受害更鉅自此每屆秋間天文臺思患預防預期必有報告謂某日恐有大潮以便將貨移置為懲前毖後計因應乃爾也

關帝蟹

郎孟松親家清光緒間至台州辦理礦務道經仙居縣之東北六七里見是處水濱所產之蟹其殼有作殷紅色者八足二螯則與常蟹無異惟殼上有長鬚飄拂之人面其狀類劇場中所飾之關壯繆土人因即以關帝蟹名之在水中出沒無常欲捕殊為不易以是厥價甚昂郎以二金購得其一並汲取山泉蓄之意將攜之回滬令戚友一新眼界後為西人乞去致不獲果化工生物之奇有不可索解者此類是已是役郎於途中嘗見有馬鬣崇封之古塚七其旁繪有塚

中人遺像皆烏紗圓領作明時宰官裝異而詢之土人則云此七人皆明末時顯宦欲在此山開礦以期富國利民詎干部議賜死山中諸民哀之為之建塚繪像並於春秋致祭以慰幽魂迄今已將閱三百年蓋明時礦學未興無論何山一律禁止開採以為恐洩地脈無益於國不利於民一惟堪輿家所言是聽不若今之民智已開知其藏富於地坐令國瘠民貧毋寧廣闢利源俾得取之無禁可期用之不竭至於風水關係之說明理者殊不之信也

鉅蛇

郎孟松親家之赴台州辦理礦務也時在夏歷五月同行者十餘人有護兵四名執火器以從緣經行處俱深山大澤恐有毒蛇猛獸為患以是防衛不得不嚴也一日至仙居之百餘里外察勘礦苗道經硃砂山見峰巒紅潤四望若赤城霞起不禁歎為奇觀掬視山中沙

土幾與硃砂無異更以此山之名為不虛無何漸行漸遠忽有腥風撲鼻而至幾令聞而作噁同行者咸知有異急令護兵相率戒備旋至一荒山遙見有鉅蛇一條身粗於桶作深褐色卧山徑間蜿蜒亘百餘步猶如神龍之見首而不見其尾乃相顧大驚欲另覓他道往則是處又亂峰叢雜別無旁路可通護兵苟施放火器則慮倘不能斃蛇必致一躍而起昂首噴其毒酸眾皆必無噍類時有胆壯者發議祇能越蛇身而過彼或蠢然罔覺得以幸脫此險第山輿則必不可乘蓋乘輿必致觸及其身也即乃首告奮勇下輿摳衣而前縱兩足亂顫如簸糠卒喜安然得度餘人遂亦先後競進蛇竟蟄伏未嘗稍動眾始額首共慶更生步行取道七里亭而去輿則棄之山中惟念歸途仍須經此蛇或尚在其何以堪故咸惴惴不置則幸回山時蛇已不知何往遂獲無恙而還然僉謂似此危險實為生平所僅遇

云

義井忠泉

郎孟松親家嘗因事至寧海寧海為明方正學故里因訪其讀書樓於南門外山頂是為正學未第時讀書處遺蹟猶存足令人肅然起敬城內有義井一當日方氏十族殞命於此鄉人緬述往事猶不勝歎歎悲痛共詈燕王之暴而歎方氏之忠井有石坊蓋為後世所建藉以表揚蓋節者所刊聯語甚多皆為名構惜其時未携楮筆不獲一一抄錄僅勉記一聯云井以義名冤況十族泉因忠著祝永千秋緣井中之泉土人即呼之為忠泉故下聯據以為偶俾昭事實也按方正學以燕王篡祚不允附逆非特己身寧遭慘戮甚至誅及十族竟亦不屈不撓大節凜然千秋共仰讀史至此每為之掩卷啜泣謂自古帝王專政慘戮無辜實屬無逾於此然方氏適以此成名而燕

王則徒貽後世唾罵可知忠臣何樂而不為忠臣暴主何樂而竟為
暴主兩兩相較方氏實榮至方氏當滅族之日其宗支有奔避者咸
改姓為六本邑亦有其人今俱仍復原姓方氏得以支族綿延世世
罔替是天之報施忠臣仍未嘗或爽也

某令墓

郎孟松親家又言寧海西門外一里許有某令墓令為明時愛民如
子之賢吏惜鄉農能道其政績而不能道其姓名惟言寧海凡新邑
宰蒞任必往謁是墓故其墓門石坊上有聯云一朝我命換民命萬
古新官拜舊官蓋寧邑地瘠民貧而糧賦之供初時重於他邑致有
民不聊生之苦令因惻然憫之知非減徵不可特是為民請命豈口
舌所能爭苟無瘠苦實情上峰必難邀准故經思得一策取田間之
蚯蚓糞碾成細末捏報為泥力言土性似此磽薄播種安有豐收之

望上降驗而信之額征乃獲歲減邑民咸受其賜詎後為言官所劾
令竟因是伏法合邑如喪考妣逆其槥而葬之明社既屋之後邑中
紳耆追念遺澤為之詳其事於清廷特准表墓建坊以為恤民之好
官模楷因是歷任邑宰皆須展拜松楸此舉蓋自康熙年始云云鄉
農之所言如是余謂此事欲考其詳當徵諸寧海縣志也

大蟒

寧海南門外有純陽廟相傳純陽夙著靈異香火之盛甲於一邑廟
在山頂其樓下有深不可測之山洞一雖寬廣異常探險者皆不敢
入清光緒初夏月某日天大雷雨以風洞中呼呼作聲似有物挾此
風雨而出空谷為之響應山中居民大驚咸閉戶不敢出視遠天霽
後始有偵察之者則洞亦猶是而洞外山田中所種之禾紛紛下偃
顯係是物由此經過所致綿延至二里許達海濱乃止於是有疑為

是蛟者有疑為龍者第老農則斷其為蟒蓋蛟龍入海無不御空而行故所過之處恒致房屋為墟樹木盡拔惟蟒則下行今田禾盡偃可為下行之明證特是此蟒之大迥非尋常可比觀山中被偃之禾非僅甬道數尺即此可想而知所幸抵海而止則此蟒必已歸海自後山中去一毒患人民皆可安枕而卧其所不可解者斯蟒若曩居洞中何幸向未一出禍及生靈耳此亦即孟松親家為余言即嘗遊純陽廟得諸導遊者之口述如此

郭友松軼事

雲間郭友松孝廉博學工書畫清咸同間一鄉有才子之目惟其人疏懶而復狂放即以書畫而論苟輦金丐其染翰每不屑握管促之則立將原金璧返而興之所至則大筆淋漓件可立待又不類乞取甚難者相傳其妻父壽日郭忽繪壽星一軸以獻畫中人長髯飄拂

老眼迷茫儼與壽翁之
人因無從索解咸俟其
為貢卷我外舅為老明
皆唯唯而退後有知郭
書起家後為諸生援例
冊書而尺與拆貢與仕
邗素來鄙其為人因出
洵為當時所尚而跡甚
悠悠之口當日所傳事
誤蒙惡謗斯則當質諸

胡公壽軼事

華亭胡公壽工書善書

或書橫雲山民書得金石氣畫則山水最佳余嘗於讀月廬逸史角人戎君處得見其青綠山水尺頁二幅運筆之細設色之工得未曾有蓋為少年時手筆中年後則全以氣韻勝不沾沾於章法矣又嘗於雙清別墅書畫展覽會得見其仕女琴條四幅始悉亦工人物第於他處未之或見度必偶一為之者聞其旅滬之時嘗眷戀一妓而此妓自高聲價視胡為措大一流人待遇殊形落寞不令得傍妝臺胡因是悒悒思有以博其歡心乃書一極工整之雙行使面配檀香扇骨以貽之詎妓得此視若無物未幾而轉贈房侍房侍亦鄙棄之又轉贈惡鴉此扇乃墮入龜窟胡聞而大恚自是遂絕跡青樓終其身不復作獵豔想自來神女生涯本惟金錢是愛欲以筆墨為進身之階世鮮憐才雅妓宜乎其難為入幕之賓昔倉山舊主海上竹枝詞有堪笑多情窮措大親題翰墨贈鸞箋之句誠為有感而言胡之

因此一激勿復再入綺障殆即佛氏所謂大解脫歟

金免痴

金免痴單名繼吳人清光緒初遊滬好與邑人士往還性倜儻不羈且聰明天賦與人言長於口才滑稽百出人咸喜之工畫蘭縱寥寥數筆著墨不多而名貴天然自成章法設色者更有活色生香之致為人書便面作小行書筆致活潑如其人而雙行者尤佳署款不書名每書免知道人暇時嗜北里游為諸妓手書門榜久之幾乎大半出其手筆以是花叢無不識金爺其人者綺筵狂醉之後好嗚嗚歌京劇且擅絃索各技自歎勿如時滬上尚無票房不知其劇詞習於何所且行腔使調居然奄有眾長而於鬚生孫春恒尤近似以最喜聆春恒劇也一日忽奇興勃發至天仙茶園登臺客串並預定正廳十餘席廣集賓朋所演之劇為牧羊卷劇中飾朱春登園主重其人

因高張清客串金爺大字牌以尊之速屈出臺之時繡幙甫揭臺下彩聲若雷金離上場門甫數步忽返身而入臺下大奇彩聲止而催促之聲忽起臺上僅一官生一中軍四青袍鵠立而待移時帘始復啟則登場者已易為孫春恒矣自是直至劇終金竟卒未一出蓋已卸裝下臺雜於人叢觀劇人有叩其何以輟演者彼以臨場頭暈且若演至認母之時不願與老旦下跪為對而與知己者言則因臺下熟人過多恐造詣未精必遭譏笑不如藏拙為佳之故自此終身未演一劇抑且豪情頓斂筵中更不再度曲噫知難而退若金氏者誠不愧聰明二字較之膽大妄為不顧旁觀齒冷之人洵不可同日而語矣

一葉青

滬邑昔有所謂破靴黨者皆敗落紳衿也或藉祖若父之遺燭或已

身曾邀一第曾青一衿於是每遇事敲詐魚肉善良鄉里側目官長亦幾無如之何最為地方大害如前清國忌日不能作樂紳宦各家是日決無娶嫁之事而小民或不知禁例竟於此日成婚若輩知之必當場親赴其家攜取樂器以歸謂須稟官究懲以為國忌日周知悲戚不能尊敬君上者做逮至有人緩頰必滿其慾壑始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總之一部大清律例不啻為此輩衣食秘本以是指瑕索賄不患無辭加罪即不患無計生財也城內虹橋大街有一葉清茶肆者肆主為一小康之家設肆時請名於某蒙師蒙師為之顏此三字取一甌香泛碧波清之義不曰一甌而曰一葉其文思之似通非通可知乃懸牌甫經一日竟為某破靴取去肆主不知何故惶恐萬狀急央人向之說項並詢獲罪之由某破靴猙笑曰獲罪有何難知吾儕為大清子民疇不望清祚萬年今乃於清字之上大書一葉

二字一葉者一世也誰歟取此肆名知清代已祇有一世殆欲使茶客見之相率謀叛以覆國乎此而不予以重懲其烏乎可說項者聞而駭汗言肆主願以百金為壽乞另易肆名某破靴堅不許謂古言一字千金如欲易名贖罪三字非三千金不可嗣經說項者籌商數四至一千五百金寢事某破靴援筆將清字之三点水旁鈎去易名為一葉青謂每一点祇售渠五百金消去滅門之禍大屬便宜令持赴招牌舖製成越日重行張掛此為同治間事光緒間此肆尚存余猶及見之

瘋癆草

瘋癆草葉如蒿作黝碧色莖長尺許根盡處微赤鄉人云其能療瘋疾治愈之人甚多余有從叔母居邑城太卿坊以先慈患白癩瘋歷醫不愈向鄉間乞得此草飭女僕送至敝廬諄囑試服先慈信之置

瓦罐內煎至百沸服罄一甌而卧家人未之知也詎至夜半以後忽
譫語大作竟類發狂合家聞而驚起急延沈芝生張香田二醫至求
請診治并窮詰傭媪輩以主母致疾之由有老女傭陳嫗始言日間
有人饋藥并煎服事乃令取瓦罐至檢點藥渣則草料一味二醫皆
罔識其名爰命陳嫗夤夜入城促從叔母飛輿至始云名瘋癆草乞
自鄉人不圖為害若是語次驚悔萬狀二醫以此草為本草諸書所
不載無從解其毒性不敢下藥後經一再磋商沈醫令覓生蘿蔔搗
汁飲之並以橄欖仁桃仁杏仁等五味煎湯灌治惜余尚在童齡原
方不能記憶張醫則以神識昏迷或者其病在痰令磨猴棗以進擾
攘終宵卒未有效翌日親戚聞耗咸來探視俱無救治之方幸至薄
暮後畧見寧靜達夜半而清醒如常蓋已越一周時毒草之性已過
乃得轉危為安也家人至是額手相慶從叔母亦如釋重負而返然

先慈已原氣大傷雖經沈醫悉心調理自此竟得狀類怔忡之症常虞心坎震跳固能斷根而白癩瘋卒未稍愈噫草藥之誤人若是今於終天抱恨之餘追記是則猶覺心有餘悸痛毋當日之櫻此奇厄也

黃河鐵橋

乘京漢鐵路或津浦鐵路火車赴京皆有黃河流域故須過黃河橋京漢路之鐵橋較長車行時須歷十數分鐘以一大車頭前拖一火車頭後送緩緩而過津浦路之鐵橋經過時每在晚間故未之見已酉歲余因事乘京漢車北上過黃河橋橋塊皆土山黃沙滿目景象蕭瑟人家百數戶皆於山中掘土成穴藉作棲身之所饒有上古穴居野處之風橋下河水方涸積沙成龜坼紋僅橋心濁浪翻騰浪花作深黃色時因橋之石樁欲圯鐵路工程人員正在施以培護法用

三角石塊無數疊置椿脚使滿外以楊柳栽於土內而以其枝葉編作護籬成方格形各橋椿一律如是蓋柳入水中一時不致枯瘁編籬後將石塊裹住俟河水盛漲石罅中壅入泥沙日積月久此種石塊不啻於椿之四周築成一道堅厚圍牆此際柳枝雖已不能復存然基礎既固藩籬不妨盡撤其補苴之巧誠屬無以復加不圖余於此行親見之也

駐馬店

河南駐馬店當火車初通之時由漢口赴京之慢車必於是處下車止宿翌日黎明乃復開行清宣統初年余因事由漢至京欲沿途瞻覽風景特乘慢車時在季春至駐馬店日猶未晡尋覓宿所竟無爽塏可居祇沿車站有老屋五楹四壁泥塗壘以白粉已為高等逆旅而紙窗風透磚炕塵堆景象蕭索一望而知為窮鄉僻壤除火車抵

站外平日絕無旅居之人不得已姑就宿焉乃薄暮後聞絃索聲有侍役入房以帶姑娘請余訝似此荒村何來聲妓正可入境問俗並得藉破客邸岑寂因笑諾之俄而一年可花信之女子至衣淡藍布襖褲臉塗濃粉頭簪紅色鮮花手携胡琴引頸作鶯鶯笑而入坐余炕上刺刺詢問邦族余以慕見此鳩盤茶幾却步欲出惟念既已召之使來何得絕人太甚且默誦昔人我當哀鴻一例看之句姑勉予周旋之妓引吭嗚嗚歌小曲一支調似賣雜貨而無意細聆歌完復請益余笑謝之急呼侍役入令帳房照例給資彼乃彎腰申謝而去而室中已充塞葱蒜之氣幾於令人欲嘔炕側幸有短牕令侍役啟之逾時乃閉余亦就寢翌晨視帳上代付之資祇有制錢一千可云廉矣惟念旅館中有閒花野草此風適日甚熾即如蘇州鎮江等處皆然非特使青年客子足以罄厥腰纏且於長途中餐風飲露之餘

作此折柳攀花之事更慮危及生命竊謂有保衛行旅維持風化之責者宜執法以禁遏之也

天變志異

天氣晦暝日有常度苟失其常得謂之變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三月初十日晨炊以後天油然作雲若有陣雨人初不以為意無何漸至昏黑竟爾不能辨物一若天已嚮暮者然始咸驚駭欲絕各家急開電燈或燃蠟炬甚至滬南諸肆有收市者如是凡十數分鐘始復開朗雖有驟雨移時即止而天之作勢不圖可異若此翌年庚子京中即有拳匪之亂談災禳者乃以彼蒼預向人民示警為言指為世界昏暗之兆其然豈其然乎

黑米志異

民國二年癸丑歲夏秋之交滬濱喧傳地產黑米各處皆有予初不

之信繼於城內敝廬天井中檢得之而北市馬路間亦拾獲十數粒其色深黑有整顆者有散碎者米粒之大小則與常米無少異一時謠詠紛傳災祥互證而欲究此米之由來雖格物家亦莫能測誠可異也

十不投

有明鼎革滿人入關為帝迫令人民剃髮投誠服從清制威令所加何求不得乃不謂民心不死當時竟有所謂十不投者轉輾相沿歷二百六十餘年使後人追憶前明知眼前僭位之人實為非我族類激起種族革命思想故有以此舉為出自洪承疇或云出自金之後者其用心之苦寓意之深實令人不可思議如男投女不投男穿胡服女仍漢妝男不如女可恥孰甚官投役不投官則翎頂袍褂役仍紅黑其帽圓領其衣官不如役可鄙孰甚文投武不投文官悉服滿

裝而武將則屆迎霜降迎喜神耀兵之時有盔甲亭一座度放盔甲
遊行於市以示不忘古制文不如武可羞孰甚長投幼不投人至成
丁衣服冠履雖遵清制而當始生之初其襁褓之衣無不裁作道袍
式者帽則紫金之冠鶴髦之中亦漢代遺製居多長不如幼可愧孰
甚生投死不投生時衣着一切勉就清制範圍而死後飾終則棺槨
枕衾銜封儀注無一不悉仍古制且孝子哀冠哀杖麻衣芒鞋儼然
一有明時人尤足觸目驚心令人有生不如死之慨可憤孰甚紳商
士庶投乞丐不投故昔時每屆端午歲除等令節有等乞兒以紙糊
紗帽扮作鍾進士或財神等向鋪戶乞錢使人一覩漢官儀制夫以
堂堂紳商士庶反不如無室無家之丐者猶有傷今吊古引動世人
種族觀念之思可慨孰甚俗家投方外不投故僧道女尼不改空門
法服以俗家而不如方外可嘆孰甚科甲投秀才不投故新生入泮

雀頂藍衫儼然是漢家制度連夫一登科甲竟爾便忘本來覺科甲中人不如秀才可慚孰甚陽官投陰官不投故各郡縣城隍土地皆仍紗帽紅袍而皇皇然忝為民上者反不如泥塑木雕昭衣冠於古代可悲孰甚其尤足發人猛省者則百官朝賀時之頭投脚不投頭戴紅纓大帽雖為清代官員然足登方頭古靴試思所履者究係誰家疆土竊恐一經念及必有志志於心而慨此身雖沐異族恩榮不如此足之猶戀漢家故上者可傷孰甚是則聊聊十不投凡種種可恥可鄙可羞可愧可憤可慨可歎可慚可悲可傷之處不一而足積久而發將來顯有必圖報復之日以是清室之亡雖曰亡於革命其實此十不投已於二百六十年前早伏其機特彼時人皆憤憤不及覺察耳吁

陷親不義

吳俗迷信鬼神故凡人死之後喪家必延僧道誦經美其名為超薦而僧道乃於經懺之外發生種種斂錢之法名曰法事如放赦也度橋也拔亡斗也齋十王也策破地獄策破血湖也金鼓琿璫鏡鈸叮嚙鐘磬哨管絃吶啞以為一經超薦亡者即可升入天堂否則永墮地獄夫天堂地獄之說固僧道誘惑愚夫愚婦之口頭禪為儒者所不屑道然為下等人說法即曰果有天堂地獄豈死者俱盡惡人故人人皆須入獄非仗僧道作法誦經不可超拔為子者苟念及此何忍以有用之金錢買無名之罪惡使祖先父母慘蒙罪犯之名況法事中尤有自相矛盾至不通至可笑者如男死之法事為地獄女死之法事為血湖例於誦經之第末夜舉行而前此之法事則為度橋放赦拔亡斗等等夫既度上仙橋引魂沐浴矣既由陰司赦免罪孽於前矣既由斗府拔罪升仙矣何以末一夜之亡靈忽又陷在地

獄或血湖之內人須超拔甚至富家於親死後每七誦經每七皆有法事而所謂地獄或血湖者竟至一次二次以至三五次不等嘻今日出罪明日又復入獄明日出罪後日復然即黑暗如陽世官衙亦無如此罪犯奈何僧道欺人一至於此我竊怪世人之受其欺者何以紛紛陷親不義而竟冥然因覺也

何鴻舫軼事

青浦重固廬名醫何鴻舫先生何虛白君之尊人也余嘗隨侍先慈至重固視疾得造其廬由滬買舟而往至則見門外河濱艤舟如蟻皆遠方之乞診而來者登其堂梁間題額之多等於官署然非頌先生一人者蓋重固何氏為世醫至先生而已二十三世故所懸之額不可以僂指計也先生貌修偉長髯斑白拂拂過胸而精神殊為矍鑠語言更爽利無匹察斷先慈之症乃由氣血兩虧所致堅謂

藥補不如食補宜日進火腿海參猪脚等滋補之品可以毋藉藥力
惟今既遠道而來當為開方試服越日並富轉一膏滋藥方以副求
醫之意語次握管開方下筆如食葉春蠶颺颺立竣其門外設有壽
山堂藥肆並備藥爐炭火等物可由病家借用余即向肆依方購藥
在船唇煎進之翌日覆診果由先生開一膏方而返自是 先慈於
服藥外致意食補雖所患之症類似怔忡不能厥疾竟瘳而藉此得
以帶病延年壽至六十有三未始非先生堅囑食補之力有以致此
先生好飲酒健談笑醫學外兼工書法作擘窠大字尤力透紙背為
人書楹聯堂額署款每為橫泖病鴻遠歸道山之後欲得先生手筆
之人徧求其平日所開藥方每紙可易鷹餅二枚後竟增至四枚以
藥方而為人珍視若此誠醫林之佳話亦藝苑所罕聞也

蒲作英軼事

秀水蒲作英先生華承中老名士也工草書奔放不羈筆筆如生龍活虎善繪山水花卉以蒼古及氣韻勝不拘拘於章法而自成章法中年嘗服官某省以不耐脚靴手版向上官婢媵奴頗爰飄然解組歸浪遊滬瀆以筆墨度其優遊之歲月遂家焉有向之丐書畫者雖定有潤章而不屑作錙銖較得資除黃墟買醉外兼喜作賈大夫射雉之遊第走馬看花遠境往情遷則絕無繫戀蓋未嘗不悟色空之旨者交遊多公卿士大夫而言訥訥然若不敢出諸口其誠樸可想惟若詢及年齡則未嘗以實告大有諱言老至之概某歲有日人在六三亭花園開書畫會速之入社乞作畫一幀室中無几案蒲苫無從揮翰日人以日本式之矮几二連累而成一几敷設紙筆其上先生欣然握管擬繪一遠山詎下筆時未及審視致濃墨淋漓落紙後連呼負負日人見而訝之以若是一團墨汁不識將何法補救之乃

先生畧一構思以濃墨化為近山而別以淡墨點綴成遠山佈局之巧取勢之奇得未曾有合社為之歎服日人珍賞先生書畫蓋自此始故先生逝世之後寸練尺幅廣為抄羅聲價因之日起反覺倍於生前余家藏有先生繪贈之畫屏四幅其第四幀為牡丹花媵以長題曰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明翰林李蜀句也後果以文章時尚得意春風今者玉聲先生著作甚多以時尚行之遊戲三昧而近時之風土人情淵博明晰卓乎超羣因繪花王圖奉大雅鑒之迄今於退醒廬中晴窗展視猶覺如見故人也按先生髦年嬰鏢平日無病壽八十四而終亦不以疾乃緣齒牙脫落由江湖某牙醫鑲以假齒一夕睡後所鑲齒忽下墜致梗其喉氣窒而逝至棺殮時始經察悉可謂大奇但於以見江湖牙醫之不足恃而痛先生之竟罹其害寔為始料所不也

龍取水

吳興姚滌源孝廉洪淦別家勤秋工詩詞並善作度語海上鳴社詩社萍社文虎社之健將也中年棄儒服賈旅居滬濱以是余得朝夕聚晤一日為余談龍取水事謂某歲因事赴南通州旅居無聊夜不成寐忽聞有大聲發於空際泱泱似風而屋中絕無寒氣湯湯若水而所居並非海濱訝而啟窗視之則見皓月一輪朗照天半街心並無行人往來可知其亦非人聲若是者至破曉始寂翌日因語之於人有老農言其為龍取水不出三日必有大雨當時尚嗤以為妄乃第二日果陣雨驟降幾若銀河倒瀉一時溝澮皆盈雖雨中未嘗見龍然老農決其為取水之言竟驗殊為咄咄怪事云云夫龍能取水見之載籍者固不一而足即畫家有時亦繪之為圖惟不取於行雨之候而取於未雨之前莫測其取後儲藏何處可異誠莫甚於此至

於老農之得以預知殆因龍之取水素來必於預日其聲曾習聞之
其事曾習驗之是則不足為奇也

龍失足

龍為天空靈物世人不易得見故泰西之研究動物學者竟致目為
無龍且以典籍所載見龍飛龍等事為妄然龍固神秘不經見乃有
時竟亦現其全身任人縱覽直至七日之久始復天矯上升為萬目
所共覩斯誠足破西人無龍之說矣電報局員直隸順德吳君蔭清
曾與余第三婿洪子才同供職於齊齊哈爾公餘獲暇言及清光緒
某年夏日順德某村忽大雷雨天空墮下一龍長三丈有奇鱗甲黝
黑角長而尖僵卧地中若死殆為失足跌暈所致一時腥聞數里蠅
蚊腐集其身鄉人詫為奇事並慮或肇奇禍急即焚香叩禱並以清
水灌潤欲令藉水力遁去無如紛擾竟日此龍兀然不動翌日因醮

資演劇為祈禳之舉來觀者益人多於蟻至第七日天復雷雨大作雲中復現一龍下垂其爪向卧地之龍作援引狀卧龍乃揚鬣舞爪與雲內之龍爪相接由地飛升破空而逝雨亦旋止農田未傷一草一木鄉人罔不額手稱慶是歲彼適賦閒家居故目擊之余初聞子才轉述此事以其語近荒誕未之或信繼念天地之大誠屬無奇不有矧子才謂吳君人素誠實平時語不妄發則此言當非虛構與我筆記本旨相符爰志之以資談助

某相士

相士某軼其名設攤於邑之城隍廟門庭如市僉言其斷父母存亡確有奇驗一日予信步過此偶入閒視見相士適端詳一老者歷言其已過休咎察老者似信非信蓋以其言之或驗或不驗也既而相士出小牙板一書父在母先四字於上詰老者曰足下父母在堂與

否請自言之老者曰予年已五十有一安得父母在相士曰然則當
父母見背時先逝者誰歟老者曰父先亡耳相士作得意色曰我固
言父在母先不欺汝也此老點頭神其術而去又一衣服麗都之少
年乞相相士一味作奉承語畢出一小牙板如前而所書則為母在
父先四字叩少年是否父母雙全少年曰不幸父已早逝惟老母尚
在相士將母在二字一圈作一句又以父先二字作一句曰我固言
君母在而父先逝也少年為之點首者再時予不耐久立而出默思
此父在母先母在父先八字其用意實巧不可階蓋求相者如母在
而父先死固如上所云云萬一父在而母先死則父在二字可作一
句母先二字又是一句適成父尚在而母已先死特不知父母俱存
者倘亦書此四字將何詞以解之他日欲窮其異又往默視則見果
有父母俱存而相士亦書以上二語者謂刻雖父母尚存將來終有

歸天之日臨終一定父在母先今日我先預行告君以視他年必驗當知我術之奇也設牙板書父在母先者則言必先喪其母予於是更服其運用之妙江湖術士雅善愚人而人之受其愚者一時每不易覺悟此其一耳安得冷眼人一一揭破之哉

測字

測字雖江湖小道然其人亦須文理通順心思靈敏者方克言之成理抑且或有奇驗否則強為將字分拆殊覺徒取人厭何有靈機違論言必有中即偶有一二道着語亦不足為奇也以余所知上海測字之最著者昔為邑廟內之居易侯博通經史所測之字饒有化機惜余年尚穉未嘗一窺其技今則滬北有小糊塗亦頗名盛一時余亦未嘗一瞻究竟惟憶余於弱冠應童子試時葺城隍廟前有測字者其門如市僉言是人測字不假思索下筆成文具此捷才誠為非

易因往試之則見案頭並無字卷任人口報一字令測以顯其初無成心此法甚為新穎余爰戲書一家字測之所叩者為終身其人援筆立書十二字曰玉琢磨而成器書勤讀以為官書竟即擱筆收資不交一語時同邑顧益之學謙亦在松應試親往測字書一謙字與之所叩者為科名其人書十字為對曰文章多所嫌應試不中式書畢亦無言如故余乃與顧一笑而出各不問其所判之應驗與否惟佩其果畧有捷才後顧於是年入泮而余則中年即敝屣功名立志不入宦途二字皆果不驗夫復何言第聞此測字人實為幫匪後在省中竟欲定期起事以洩機被逮訊實置諸大辟所獲證據乃一白布上所書之期字共經起獲五百餘方蓋期字拆開乃為三月廿八四字仍係拆字法也

巧對

庚子歲拳匪之亂余在新聞報總持筆政幾無片刻之暇而同人海甯梅幼泉茂才好與四明張康甫君弈晚間輒喜以此為戲落子丁丁然與印報之機軸聲相應余頗佩其閒適時清帝光緒出走西安駐京各國公使因拳匪仇洋故紛向政府責難聶功亭軍門士成等深恨匪之誤國出師痛勦共期滅此朝食始漸戢余觀弈有感戲以象棋綴成一出聯曰大帥用兵士卒効命車轄轄馬蕭蕭氣象魏魏祝此去一砲成功今而後出將入相欲對下聯苦思不得乃登新聞報徵求後有憤時客者竟以全副骨牌錯綜為對曰至尊在野長短休論文泄泄武咎咎議和寂寂致邇來兆人夫望竟徒勞搶地呼天以全副骨牌對全副棋子可謂文章天成妙手偶得尤巧在切合時事造句煞費剪裁而純任自然絕無斧鑿痕跡誠令余為之拜倒也

七星井

七星井在邑廟新北門之內光緒間城廂保甲總巡朱森庭大令瑣所建緣是處數年之間兩遭大火每次毀屋至三百餘家堪輿家以為火地故闢地鑿井七口以鎮之彼時自來水尚未建設倘後再遇災慎可以汲水灌救誠為法良意美井成後近方雖有小火然俱旋撲旋息不復如昔時二次之甚於是凡酷信風水者幾無不歸功於井後因馬路交通市廛繁盛七井佔地甚鉅况以井水救火須由人力汲取不如自來水用皮帶之便爰為一律填塞改建市房然近方仍無火患可知壓鎮之說不足憑也

王大生

余記新北門外兩次大火憶小東門外亦曾兩次大火毀屋俱數百家其第二次自小東門城門口起延燒過吊橋及陸家宅橋又十六

鋪橋竟成一片焦土良以當時火政未修故一兆焚如每易燎原為患思之殊可概也乃被災處之洋行街口有王大生西菸店為浙人王氏所開兩次皆未殃及得如魯靈光殿之巍然獨存雖由四圍風火牆高然有風火之牆房屋不止大生一家何以他處皆不獲幸免以是說者謂王氏必有陰德所致按小東門外初次火災係在同治年間彼時西人之保險行尚未設立二次在光緒十九年保險行雖已創辦投保火險之家尚稀王大生當時既未保險乃得兩次獲免被災不遭損失謂為主人必有陰德是說殆不為無因歟

狐祟

桐鄉某孝廉談者佚其名文筆平庸而書法更殊潦草自分將以牖下老者乃清光緒某科應試浙闈竟爾獲雋一朝得志即廁於縉紳之列龐然自大昧厥初衷凡包攬詞訟魚肉善良之事幾於無所不

為以致鄉里罔不側目然畏其聲勢煊赫人皆無如之何如是擅作
威福者十許年腰橐纍纍竟成富室求田問舍其樂陶然不意某歲
臘月二十四夜所居之屋不戒於火財幣器用書畫契券悉化灰燼
無一幸存究其起火之由則僉言實為狐祟所致蓋孝廉是歲曾以
最低之價購得邑中大廈一所鳩工庀材重行翻建眾匠拆卸之日
見屋中雖久無居人而不染纖塵異常潔淨相率詫為奇事鄰右或
言是屋近有狐仙致卜宅者不敢入房主乃以賤價出售拆之恐有
奇禍不如任令空閉為宜孝廉嗤以為妄親自督匠動工當時了無
他異逮至新屋落成忽召焚如之厄說者乃俱諉之於狐并言是狐
昔居杭之貢院嗣因貢院改造遷居於此不意又下逐客之令乃憤
然報復云云夫狐為獸類烏能為祟是殆孝廉多行不義天故假手
於狐以火其廬為斯世造惡者儆其言較為近理於以歎天道之未

嘗憤憤也

孤崇 二

友人傅君原籍蘭陵僦居於杭遂家焉秉性亢爽卓有膽識辛亥革命之役嘗從事其間而功成不居其品節尤為高尚當杭城起義之日急需一辦公處四覓苦無當意會與同志某君至清泰門內之某寺喜其地址合宜房屋尤為高敞因向寺僧乞居僧言寺有狐仙恐難下榻為對傅與同志皆不之信惟以樓下或虞不謹相將上樓擇得空屋五楹已敷作事復至樓下晤僧訂期入屋時方八月天氣猶炎傅與同志奔走移時汗流浹背姑於禪堂小坐取涼詎甫經就座相顧失色蓋椅上不知何來糞穢幾如飽參木樨之禪急即起立寬衣羅衫上已淋漓盡致僧合掌謂是必大仙作劇憑空乃有此異傅與同志疑訝交并匆遽間罔知所指祇以急欲更衣別僧逕出而傅

攜來之皮篋一事內藏紙筆等零星物件以備不時之需擇屋時置諸案頭今既欲行仍須攜去乃觸手臭惡篋中亦滿儲金汁傾溢於外爰急棄擲庭心偕同志踉蹌而出篤信果遭狐祟不復再入此寺事後傳君至滬為余鑿鑿言之然余則謂此事殆由僧人故弄狡獪乘傳與同志登樓之際暗令人預置穢物以神其寺有狐仙之說驚使出門俾絕借屋之想當未可知奈何二人竟為所給墮彼玄中僧固黠甚然傳與同志亦太確信其言也

陳竹坪軼事

茗溪陳竹坪君設絲號陳與昌於滬時在清同光之間為絲商中第一流人物而性更慈善凡施衣施米施藥施棺等諸舉皆樂為之時滬上鴉片烟方盛行愚夫愚婦之因偶受冤抑或口角細故竟致輕生者動輒皆服生烟以不明解救之法往往立斃陳君惻然憫之向

西人乞得解藥並種種施治之術親自赴救得活之人甚夥無論其家貧富概不稍取藥資一時咸呼生佛既而求救之人日衆一身不敷奔馳乃資雇協助之人分投應救畛域不限南北甚至遠及浦東時刻更無晝夜之分絕不稍少延誤尤難得者縱值驟雨狂風祁寒酷暑大雪紛飛之夜驕陽酷烈之中亦俱隨請隨至未嘗或畏困難先後歷十餘年有如一日活人不可數計至陳君駕歸道山此舉始止而滬地已醫院及西醫漸多吞烟者有人救治不若前此之呼籲無門陳君九原有靈我知定堪告慰且近日厲行烟禁此後以紫霞膏畢命者行見日鮮其人尤足使泉臺欣幸也

姜衍澤寶珍膏

滬南姜衍澤堂藥肆始自姜賓遠在小南門外裏倉橋外倉橋橫街之間其老肆為發記新肆為蕊記開設俱歷百數十年為滬上藥肆

中之最久者有寶珍膏一種貼治跌打勞傷卓著奇效加麝香者奏
功尤速有謂此膏修合之初時在冬季有丐者至肆乞錢而手持鮮
荷葉一莖濃翠欲滴肆主見而大詫以嚴冬焉有此物得無神仙遊
戲三昧因以青蚨百文易之碎其片葉投入膏內使與諸藥同受泡
製頓覺異香滿室與尋常熬膏時之祇聞藥氣大相逕庭膏成以後
凡來購貼之人僉言神效無匹於是此膏之名乃即大噪外埠有不
遠數千里而來購者無不視為治傷至寶當余於光緒辛卯年赴京
之時旅京同鄉猶皆殷殷索取此物蓋因彼時火車未通艱於覓取
之故可知此膏確有效力不必以仙人遺有荷葉而傳轉覺譎言無
據徒貽有識者之譏也至衍澤堂各種欵片較諸他肆其值畧昂而
剔選殊精不屑以次貨相混甚為難得即以金汁而論據云非十數
年者不售余幼時曾見其埋藏此物乃儲大號陶壘之內密封壘口

掘開西鈞玉弄之街心而度置之度畢令匠鋪整街磚完好如故云
須十年以後方令出土入藥蓋金汁即糞清須得地氣澄清且須置
於有人行走之處使其不致凝滯日久乃能渣滓悉化臭穢全消病
家飲之毫不覺察且有效驗也

李澹平

梁溪李澹平先生好讀書博通今古旁及泰東西諸籍尤喜研習醫
理饒有心得而不自以醫鳴清光緒間遊滬稅屋法租界大馬路還
讀樓書肆精舍一楹奇書萬卷先生寢饋其中怡然自樂門外車馬
喧闐一若不知也者其襟懷淡定如有時聞作擘窠大字極龍蛇
飛舞之致又工鐵筆金石之氣盎然旅居既久邦人士咸爭與訂交
察知其邃於醫遇有不適均向之乞治輕症輒應手愈重症則問參
西法治療時上海尚鮮西醫以是人皆奇之然先生之醫名乃大噪

漸致應接不暇始薄取診金且乘輿赴病家召而戒輿夫要索輿資行道越十數年活人無算第始終未嘗懸榜於門以醫生自居也先生少年入武庠故臂力絕鉅并長於騎射之學第其人殊恂恂儒雅且身材弱不勝衣絕不類武夫一日有友人欲試其技苦無弓箭即有之亦無從覓射圃先生笑謂射藝久已荒廢開弓恐不能命中奚必是有一技或足博公等衆請嘗試之乃出青蚨五十文以右手拇指與無名指力抵之甫一用勁碎其兩端之錢二枚其餘四十八文則均完好如故屢試之無不皆然衆咸驚愕余與先生交垂十載此技亦曾親睹之惜其天不永年甫逾四旬以瘵疾卒不得不歎彼蒼之忌才也

蛇王

相傳昆蟲中蜂與蟻皆有王而水族中蛇亦有王蜂王蟻王余目睹

之出則有羣蜂羣蟻相隨若扈蹕然頗為整肅蛇王則未之見徐家
滙友人何泉南君言某年夏夜有巨蛇一條出現於滬西之福開森
路其時電車軌道初通有某號車飛駛而至此蛇不及避讓竟為所
斃駕車者不以為意詎越時未幾突來青黃花白毒蛇無數甚至禿
虺赤練亦俱啣尾而來蠕蠕然集軌道中環繞死蛇不去鄉民僉言
所斃者為蛇王諸蛇殆因復讎而至惟是電車奮迅羣蛇何能為螳
臂之當因是一夕斃蛇甚多翌日始俱不見夫惡毒如蛇乃亦能為
主効忠不惜肝腦塗地若是我不解圓顛方趾腆然為人而竟有以
効忠為愚者何蛇之不若耶

貓癖

余性愛貓自幼至老數十年如一日甚至與同寢處不以為穢可謂
有貓癖矣生平所養之貓以退醒南廬之三色貓一頭作伴至十有

五年之久每余閱書或作文時相伴案頭不離寸步最為可愛此貓垂死之時向余悲鳴不已余竟為之淚下家人哂余為痴余不顧也嗣後惜無佳貓每以為憾邑人姚紳伯欣與余為莫逆交家有獅子貓一對俱黑白色毛長一寸有奇兩眼深碧脚矮頭圓尾短而粗背肥而厚撫之滑不留手蓋在邵筱村中丞幕中時自臺灣攜歸者知余好貓允俟育得雛貓之後贈余一頭余聞為之狂喜乃不逾年而獅子貓以水土不服竟喪其雄以致未果良為可慨至余目覩愛貓之人當以城內小蓬萊之管房人為最小蓬萊乃邑紳楊涓生先生所建為解理焚收字紙等善舉之所平日將正屋空閉由管門人挈眷住居餘屋以司索鑰余於弱冠之時春華社中同人恒假是處會課因獲與之相稔悉其蓄貓甚多欲得一見管屋人諾之而先言其所蓄之貓為家中人所愛護無論大小恕不相贈始啟扇肅余入室

則見白者黑者黃者花者玳瑁者竹節者烏雲蓋雪者鐵棒打櫻桃者雪裏拖槍者或坐或眠或立或躍滿室皆是細數之得三十六頭余幾為之目迷心醉而其家人知余入室觀貓咸來監視若惟恐余之乞取者余以不奪人之所好飽覽移時而出惟詢以似此貓多日需食貓魚若干錢管屋者以三百文對余念彼乃一窠人子竟願日耗此三百文益之以人殊屬不賢因歎此人一家愛貓若是其甚可云得未曾有貓癖如余猶不足數因特志之惟惜其人姓氏今已遺忘之矣按貓身甚溫而貓鼻四時奇冷惟夏至日適當夏至之時畧一轉煖不知何故又毛宜順撫若倒撫之百餘度後有硫磺氣貓必發躍是否貓身有電猶人手心之不可頻搓頻搓則硫磺之氣觸鼻願以質諸格物家

普陀山

南海普陀山多奇景如朝陽洞之觀日潮音洞之聽潮佛頂山之看雲金沙灘之步月皆以山在海中乃有種種特異之緻形勝出自天然非若二龜聽經及盤陀石之千人頻推不動一指偶觸欲傾與夫一綫天之偽云能觀三世梵音洞之謬言可燭九幽其實皆出自人工使愚夫愚婦相驚佛法不惜以金錢佈施遂僧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計也余遊普陀在光緒戊戌夏六月偕行者休甯程子耀廷下榻於山之圓通菴十八日晚膳以後夜涼如水明月朗照峯巔俗塵撲淨清光大來程子以翌日為觀音誕各寺今夕皆須祝聖僧衆達旦無眠因偕余作夜遊自七時至夜半三時許歷大小梵剎二十餘座果皆香烟繚繞鐘磬琤琮無一禪關靜閉之處後至法雨寺有小沙彌以紅糖冰茶進飲之涼沁心脾暑夕得此不啻甘露旋赴朝陽洞觀日出洞瀕海濱位在正東其時一輪朝旭正當透海而升依

稀竟在洞中而曉霞滿天殷紅過於胭脂海水沸騰浪花盡赤洞口山光一似由硃砂渲染而成程子與余之面亦俱頰如渥丹身上葛衣儼亦映成紫色乃互歎奇觀不置至四時餘薰風南來漸覺微熱始徐步而返余性好遊而澈夜之遊則生平祇此一次迄今思之盎然猶有餘味且歸時在紫竹林攜得石片數枚質雖黃糙石中皆有天然若繪之竹枝數莖深黑有如加墨饒有姿勢宜山僧過神其說指稱由觀音點化而成乃普陀鎮山之寶也

桂花栗子

以桂花白糖栗子作羹謂之桂花栗子食之鮮甜可口且有桂花香味足飽老饕饒吻人皆知之然栗子亦有一種入口清香生食之如與桂花同咀而成天然之佳品者則為真正之桂花栗子與以桂花白糖煮成者大異此栗良可傳已栗產杭州之翁家山滿覺隴一帶

是處所植樹木桂樹居十之七而栗樹居十之三當桂花盛放之時雲外香飄遠聞數里栗子不先不後結實亦適當其時乃得包孕香氣竟為山中之特產品故杭州雖以桂花栗子著稱然食之有香有不香其不香者以產自他山未嘗受木樨香之灌輸也余每屆春秋佳日恒遊杭八月間曾一再至滿覺隴看山中婦稚以布袂鋪地執小竹竿鞭桂樹使花朵墜地售諸市中曰桂花米偶經小立移時覺衣袂間必桂香馥郁須至下山後始散乃知栗子得蘊桂香之說果為不虛蓋衣袂間所染之香為時甚暫且易為天風及空氣吸去以是不能久留栗子於結實時所蘊之香晝夜充溢樹間後得果殼將香氣裹住故不啻與之同化也按余平生所見桂花固以滿覺隴為最多且半皆老樹然蘇州光福鎮有桂椿其根皆係數十年物由藝花者將原有枝葉截去使之另茁新枝短而有緻栽作盆景花時金

粟盈堆置諸室中奇香噴溢頗足與春時之梅椿媲美何梅椿滬上每歲甚多而桂椿竟未偶覩殊惜此花之不獲見賞於時豈花之際遇亦有幸有不幸耶嘻

水蜜桃

上海產水蜜桃食之皆化為水其質味甘若蜜因是以水蜜桃名雖不若深州桃之可以就口吸食味甘汁多不費咀嚼然於海上已為雋品昔之最著名者為黃泥牆桃園所產園在西城內普育堂斜對門外短橋三尺流水半灣當時風景甚為幽寂門內皆桃林花時紅若曉霞遊人每往覽賞逮至結實既熟園主任客入購並任於樹頭采食之惟苟不給值則不能袖之而歸桃以有嫣紅色之鵝毛管園者為最佳坊間曾刊有水蜜桃譜可證蓋園主衛氏半耕半讀以世其家非目不識丁一流人也惜園至同治以後園丁不善培植各桃樹

日漸萎萃園主又不為種補逮至光緒季年已祇存老樹三五株結實亦不復纍纍如昔今則大好園林竟已俱為華屋而黃泥牆之水蜜桃遂至不可再得實一憾事雖龍華一帶尚有佳種然龍華自築馬路以後地價日昂種桃者亦日漸減少說者謂再越數年或僅寫遠之鄉間有之蟠桃亦然非特欲啖者難於購取且春時將無處看花殊為大煞風景也

並頭蓮

滬城也是園亦呼南園昔有渡鶴樓明志堂錦石亭息機山房珠來閣湛華堂圓嶠方壺釣鯨處榆龍榭太乙蓮舟蓬山不遠諸勝嗣以改設蕊珠書院易名蕊珠宮添建魁星閣又於廳事設純陽殿後進建雷祖殿斗姆閣由羽士為住持兼供洒掃園林之役清代同光之間每逢春秋佳日士女恒結隊往遊裙屐聯翩而至太乙蓮舟畔有

荷池花時翠蓋亭亭紅衣冉冉水濱散步頗足滌盡炎熇同治九年
辛未夏六月池中忽開並頭蓮一蒂雙花嬌豔欲絕一時往觀者園
中如市余時年甫十歲憶隨先大父同觀二次其第一次含苞初
放映日爭妍第二次則已結成蓮子二枚臨風搖曳卓然特異聞當
年諸名士有詩唱和佳作如林韻事流傳迄今老輩中人猶能追憶
其盛惟也是園則自辛亥先復以後歸地方公產處管理不准聞人
復入我人鮮一消夏之所矣

周小大

蕩婦周小大蘇之蕩口人於滬北賃屋三椽為秘密賣淫之所勾引
青年無恥男女歡會即今之所謂台基者是已則搔首弄姿昕夕奔
走於淫娃浪子之門作撮合山生收漁利以致良家婦女之喪名敗
節與夫少年之蕩產傾家者不可數計一日小大喬裝男子招搖過

市為偵者所疑以其蹤跡詭秘拘解會審公解究懲解員陳寶渠司馬鞠訊之下盡發其覆以案情重大移送上海縣重辦邑侯葉顧之大令廷眷嫉惡如讎判鞭背千下荷校押遊七門示眾一時淫風為之頓戢事在清同治季年余雖尚在髫齡今頗能記憶及之蓋彼時會審公解權力猶微遇有情節較鉅之案必送縣署究辦且租界風月之場亦未如今日之盛故懲一儆百人咸畏懼也

某學生

滬北麥家園某紙號其主人為浙籍故各夥亦浙人居多清光緒末葉有某學生來自武林年甫十五貌既韶秀膚更白晰羊車中人不啻也而性復溫和心尤靜細拜經理虞某為師作事克勤克儉虞頗青眼視之詎一日忽失蹤徧覓不得至晚亦不歸檢其行李俱在號中貨物銀錢亦俱一無走失殊不類竊負而逃者虞大異之次日除

偵騎四出外並函告其家屬專人至滬尋訪依然杳無下落越七日
此生忽施施從外來衣服麗都迥異去時寒素號中人見而大詫咸
詢其曩者何往適從何來生以途遇至戚止宿其家今日始歸為對
問戚何姓則言胡氏詰其里居僅云在大馬路里名不詳時虞瞥見
其無名指上金光燦然迫而視之一嵌寶約指也問其此物何來則
囁嚅不知所答兩頰頓赤若火虞知其必有外遇所致急召其家屬
至今速偕生反抗不可在滬復留童年既涉邪途慮其復有後禍家
人以滬地素無胡姓戚串所云顯係謬言故亦深以虞言為然即令
束裝偕返而生竟得咯血症不逾月即夭逝後經其家人來滬絮述
生所遇之胡氏女在恩慶里當其失蹤之先有豔婢時至號中購物
所購必為花箋封信京片之屬故得相稔失蹤時實由此婢勾引外
出並同乘轎式馬車而往至則匿藏一複室中款以豐腴酒肴午夜

後有一狂蕩無度之女翩然入室伴寢如是七日堅不使出而贈以約指及銀幣金表等物並為裁製新衣生以離號日久恐師焦急乘隙遁歸不圖病根已伏竟致不治胡氏女以童子為面首致喪其身實覺罪不容誅云云此為余譜弟鍾遇春孝廉樹德言鍾雖業儒其先世設紙號故此事知之綦詳恩慶里之胡氏當時實為浪妓篇中隱其名并隱生名者以此妓後經適人故不欲揚其惡此生不幸喪於蕩妓之手留名恐傷其父母心以是皆刪去之也

糖錫案

清同治間上海租界開放未久繁華不若今日之盛而人心之狡詐當日則已兆其端如余幼年所聞之糖錫案良足慨已棋盤街有某妓女么鳳中之小本家也衣飾華麗甲於姊妹行貌亦甚為娟秀一夕值大雪馬櫻花下偶解遊驄妓乃偷此餘閒與房侍至金桂軒包

宿觀劇同座遇某少年貂帽狐裘與
與之通款曲妓固以黏花惹草為性
後竟與之偕歸少年立命設宴以寵
間有金條脫一重可五六兩為天圓
情物詎少年靳不許妓亦無如之何
不已妓詢所失何物則即以金條脫
者於是大肆咆哮謂非交出此物或
聲勢汹汹罔不大駭當經本家向妓
取彼並指天日為誓語次噉泣不已
狎客誣竊索詐報告捕房經包探到
然不可犯之色後經此探檢察床褥
詢妓何來妓始悟少年於睡夢中似

審視為憾探因立向少年窮究乃知此條脫實係錫糖製成外裹金葉一層少年擬於睡後食盡藉圖誣詐不料遺此變變度為將曙時摸索不得所誤以致敗露探乃將少年拘入捕房翌晨解送公解懲辦妓誣始獲大白此包探之名似有一子字惟為方子畏或陸子雲則不復記憶矣

兩次大火幸免

余新居在滬北等於燕子營巢年無定所而先人之敝廬則在滬南裏茂作街已歷二百餘年屋經三次改建地址雖不甚寬院落尚多空氣以是吾愛吾廬不願合家北徙老妻與稚子居之余則每暇即返樂敘天倫晏如也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夕余回南歲暮祀先詎鄰居不戒於火頃刻燎原厥勢大熾余見危機已迫急令家人奔避惟嚴戒不攜一物俾無搶匪路劫之虞余則與包車夫朱濟才

守屋不去且以棉被灌水覆窗牖及披屋上以防火種飛墜並開自來水龍頭取水灌救移時室中烟霧瀰漫前後門各鄰屋俱在火中余家四壁熱可炙手濟才屢欲掖余出險繼之以泣而余心殊鎮定令其速啟大門延救火會驅皮帶車二輛入駐於庭中射水撲救又見後戶之石庫門已遭燃及亦欲啟關時救火會會員姜咸五冷子鄰二君俱言此門若開恐有火焰捲入堅執不可而余則以大力如是其熾慮其頃刻洞穿卒偕濟才各以巨桶注水冒烟突火啟之並約拔關後急沃以水身軀各須蹲伏以避烟焰果幸門甫洞開火道立斷且姜君等得以皮帶射救乃獲轉危為安余屋未損片瓦家中亦不失一物僅毀庫門二及門上石梁一石柱一洵由天佑亦深感姜君等施救之功災定後察看火場共毀房屋四十餘幢前門對鄰右鄰後門對鄰左鄰房屋俱已付之一炬翌日余因厚犒濟才以嘉

其勞此第一次也越七年庚申四月二十八日午刻是處又火毀屋較少然亦至二十餘幢殃及前後門鄰屋幾如前次惟後戶之對鄰幸免當火起時余適在北深喜家人克守初次避災之法各人單身出走故亦損失毫無故廬兩次大火俱獲無恙當時皆未投資保險誠為萬幸因是思臨危鎮靜實為免劫第一良法蓋不如是則屋雖未火然衣飾器用一經倉卒移運難免不遭損失甚或竟致蕩然也

叩門避劫

癸丑冬余鄰居大火幸未殃及之夜起火時雖在黃昏而救滅時已達夜半余與包車夫朱濟才衣履皆溼溼透乃各易衣稍憩至四鼓後余因翌晨有事始返北居念是夕濟才體已憊甚不令驅車分道而行時余店馬立師馬安里因徒步至小東門雇黃包車忽忽上

道馳經半途之四岔路口突遇三人行于道旁若有所俟斯時余車行甚迅此三人忽隨余車後若流星之逐月者然余覺而大驚默念身畔有鈔幣百餘且所衣之狐皮袍及獺絨領大衣厥值亦頗不貲設有不測孤掌難鳴何從抵禦不禁為之慄慄危懼而迴視三人已將追及慌迫中偶得一策急令車夫止步奮身一躍而下舉手叩一道旁居戶之門車夫不知余意猶謂是處非馬安里先生得無有誤余不暇與言以右手給予車資左手叩門益厲斯時三人掠余身而過似相顧作搔首狀迺遽向東余驚魂始定以門內聲息寂然無人起而啟扃而黃包車猶在街心未去逆料三人其行已遠乃復登車囑仍至馬安里車夫謂先生既已叩門何以不俟其開余以適間所遇三人形跡可疑故特叩門避劫為對車夫乃亦如夢甫覺謂此三人固甚詭秘避之良宜然叩門後若有人啟關先生將何以處之余

笑答曰是當告以避劫實情並向道歉度彼亦必不加罪也車夫唯
唯於是安然送余返家天光已將曙矣

悟知道人

悟知道人鍾如春名樹聲余筆硯交中之最相契者也少年磊落負
奇氣為文跌宕不羈尤工吟詠力摹盛唐而唐代諸家詩爛熟胸中
故恒喜集句宛若天衣無縫置諸黃唐室香屑集中幾不可辨嘗一
應童子試不售以咕嗶不足習慣然投筆從戎隨張厚齋軍門之粵
為記室王筴依劉賓主甚形相得越三年而歸豪放尤甚發為詩歌
恒多奇氣勃勃之句與余酬唱最多余之耽吟蓋自此始鍾於暇時
更喜作貂裘夜走胭脂坡故事載酒看花殆無虛夕時余猶足跡未
履衍院每規戒之不聽亦不忤惟以世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
為對而戚友有欲為之議婚者則又堅拒若不及謂丈夫當四海為

家烏可受妻孥累我之別署悟知而繫之以道人此志可得而知諸公幸勿以姻事相溷坐是竟不娶無何以縱飲過度致櫻瘵疾卒年事猶未逮顏淵命短也嗚呼傷哉當時余輓之以詩有鍾期已死知音少孫楚雖生別恨多之句惜原稿不復存在他日若刊詩集必須重續前吟惟是一經回首追悼益令我心傷悲耳

葉友琴

葉青字友琴吳之洞庭山人故人雨亭君之子也雨亭商於滬遂家焉友琴生而岐嶷幼讀即知辨析疑義勤懇異常兄弟家非素封丁年後即輟學父欲令之習賈友琴堅不允以閉戶自精請乃借書於戚友而研摩之時西學方發源因向父乞資購得西國典籍從事探討有不能得其門徑者則叩之於人數年後竟無師自通雖語言不甚熟諳而文字則漸頗詳悉又以中國書萬不可廢復從事於經史

之學旁及詩歌詞賦昕夕視書如命弱冠能作五七言小詩遂出而
為人師授徒於南市之升吉里一年以青氈不可終老其身他日曷
以數仰事俯蓄爰又改研天算之專門學歷數年而藝成預推每歲
日食月食志其初虧食甚復圓等時刻以覘驗否而投稿於余所主
之新聞報余嘉其學而詳載之速至是日合諸欽天監所推時刻果
未嘗差累黍余始驚其造詣之精而友琴乃亦自信會張香濤制軍
督兩湖延攬人才介人羅致幕下為天文教習並掌天文臺天算事
自此處境始稍少裕而雨亭君夫婦即相繼逝友琴哀毀盡禮逮張
香帥兩湖出缺亦辭席而歸決意不復就事今其人已年逾五旬而
鬚鬢早白望之如七十許人殆少年時用心過度所致然有志者事
竟成若友琴者誠不愧有志竟成四字故能賴以自立殊非易易而
香帥出缺終身不復干進尤見其出處不苟卓然可風余記是則余

深敬其為人更深幸雨亭君之有子焉

敬業書院題壁詩

邑城昔日有書院二為道廳縣課士之所一曰蕊珠在南城專試本
邑舉貢生監一曰敬業在東城兼課童生並在滬游學各士子每逢
月試之日例有中膳一餐蕊珠較為整潔敬業則以人多之故幾致
不堪下箸且每遲至日昃以後廚丁僅將缺碗陳列號板之上有與
飯尚不即送至諸生受餓既久乃有見而搶奪者成為院中惡習清
光緒中葉時有某生於壁間戲題五律一首以形容當時之情狀曰
日影過西牆諸生餓癆腸青花空有碗白菜尚無湯吃盡茶何用聞
來飯最香此時同急煞祇望搶他娘措詞稽滑頗為士林傳誦而以
頸聯尤為警切今憶錄之以見昔年書院試士之一斑至敬業舊址
光復後已改為縣立高小第一學校敬業堂不復存在各課室亦並

形跡而無之矣

東門第一家

水木工匠為人建屋相傳其有壓勝法若主人相待過苛必以此為報怨之具如某筆記載某姓建屋巧工於屋脊滿龍之時暗置骨骸四粒於內厥後其家代出賭徒又有木工以黃歷一筆一尺一暗置儀門頂上取一年後此房必拆之義後果因鄰居失慎此屋大受蹂躪復經拆去重建屈計恰值一年諸如此類不可殫誌一若匠工此法固不可試百應然者特是以余所聞則反是滬城朱氏望族也世居東門父老謂其清代咸同以前自大東門城根至東西姚家弄一帶為朱姓聚族而居之地當其興建住宅之時匠人亦以待遇菲薄經巧工製一泥人木工製一木枷戴於其人項內甫經砌入門闌適主人于于然來督工見而訝之詢匠以製此奚為匠倉卒中罔知所

對一人情急智生因枷字與家字諧音答稱此為一進東門第一家
乃祝尊府門閭昌盛之意主人明知其妄姑以既為吉讖一笑置之
勿復究詰其後朱姓子氏繁衍家聲大振果與所祝之語適符今春
澤堂思敬堂等各房尚為滬上巨族以東城一帶而論猶克副第一
家之稱是則匠工本欲詛之而朱氏反因是得吉可知禍福之權決
非匠工所能操縱大約當視其家之陰德若何矧自泰西通商以來
房屋大多包建西人又不信此種鬼祟行為工匠無從施此伎倆此
後壓勝之說更當不攻自破耶

剪辮子

清同治間各省盛傳有白蓮教匪於暮夜剪人髮辮剪時由匪驅遣
紙人為之一時市虎杯蛇信者甚眾然匪徒剪辮何用則又人人莫
知其詳一夕滬北某茶莊小主譁言其辮為紙人剪去翌日果見其

短髮鬚髻不能掩及厥項家人以為不祥延僧設醮禳之聞者益互相驚懼乃後有洩其隱情者言茶莊小主之癖非剪於匪而剪於痞蓋緣小主私識一婦為地痞所知糾眾於姦所執獲向之勒索巨資慮其事後反噬因以并州快剪截其八千根煩惱絲留以為證然後釋之使歸小主遭此奇辱羞見江東幸回家時已在深夜無人獲睹乃默不作聲直至天將黎明始佯言癖為妖匪剪去致將合家驚起相顧駭詫父母等皆為所紿乃有延僧建醮之舉此剪癖趣聞之一事也又有城南某姓之婦與夫口角自剪其髮後亦誑稱為紙人所剪以致女界亦相率惴惴此為剪髮趣聞之又一事總之當時訛言四起實實虛虛不可究詰幸而謠詠年餘旋即息滅所謂白蓮教匪始終無所擾亂人心得以漸安惟是清祚日微至宣統而宗社竟覆各省人民相率將辮剪去甚至學界婦女亦有剪髮之事則是同治

聞剪辮之擾殆為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兆否則何遙遙相應之巧耶

百齡老人

吳興倪榴生君言嘉興有老人某木工也年已百齡外矣而健步猶能十許里每晨必由鄉間之作場內至鎮中某茶肆淪茗逮向午而歸風雨無間行時手不扶杖偶值田溝時或超躍而過絕無龍鍾狀態故不知者必不以為百齡老翁富幼年時習藝於嘉郡某棺木肆值髮亂告警肆主全家避難以肆中事委之於彼一日髮軍驟至斷其肆旁之橋居民斃於水者無數彼則以木出肆門幸免於難事後惻然憫之雖見髮軍已退慮其他日復至難民欲濟無梁何能逃避時肆中除棺木之外尚有木植甚多乃以數株置諸河濱貫以製棺所用之巨鐵釘支一浮橋既便行人并可藉防後患棺木則悉以盛

殮死屍願俟肆主歸時陳明其事既非將貨私售度必可告無罪乃越日果髮軍又至此次幸未拆橋人民之度而得活者不下千百人邑中咸頌德不置故承平後肆主歸來獲悉其事亦深嘉其宅心之仁非惟不向索償並以百金為贈酬其守屋之勞彼乃藉此營運設一小作場於鄉間頻年生涯順遂坐是竟獲小康而人更終歲無病精神至老矍鑠人皆謂其當日行善之報斯言良有以也

董香光讀書處

滬上地瀕海濱名蹟不多所競傳於口者如黃渡為楚相春申君黃歇渡江處古鳴鶴橋即北橋為陸機放鶴處東西蘆浦亦呼蘆子城晉虞潭所築以防海寇處築耶城在十六保為晉袁山松以備孫恩處瓶山在北橋鎮為袁山松搗軍處酒瓶山在青龍鎮為宋韓世忠搗軍處露香園為明道州守顧名儒所築豫園為潘允端娛親所築

之類凡茲犖犖大者居滬游滬之人泰半皆能道之惟董香光之柱
頰山房讀書處在邑城董家宅人鮮知者今董家宅已易名倒川弄
其屋為邑紳姚紫若君所居已歷數世廳事前之庭心極廣疊石成
小山山下有池頗饒幽綴牆上有溪山清賞石刻為祝枝山所書皆
係昔時建設未經更易位置房屋則除廳事仍為原址以外餘已翻
改余與姚紳家有世誼曾屢造之每登堂時殊穆然於文敏公之遺
風未泯也

瞿壺

邑紳瞿子治廣文應紹書畫宗南田草衣道咸間尤以畫竹知名於
時且喜繪硃竹縱大葉麤枝偏能脫盡火氣賞鑒家謂其已入化境
更喜以宜興所製之紫砂茶壺繪竹其上而鐫之奏刀別有手法為
他人所不能望其項背故當時一壺之值已需銀三四兩逮瞿物故

之後厥值更昂今偶有此種瞿壺骨董肆皆居為奇貨非十金數十金不可而真者尤未必能得蓋珍藏家既不願脫售而陶器物又毀損極易以致日少一日所售者半皆贗鼎也

生絲鷄

鷄即古之風箏滬上四五十年以前道旁尚無電桿木時每當春日郊外極多此物晚間甚或繫之以燈遠望之如紅星耀於天際而鷄鞭聲更如風勁弓鳴洋洋盈耳然此種皆係大鷄放時須用麻線大抵游手好閒之人居多惟邑廟豫園凝暉閣前另有一種小不盈尺之生絲鷄則雖婦女小孩亦皆視為雅玩其鷄以蜈蚣及蝴蝶二種為最佳以生絲縱入半空亦可高至一二十丈以外活潑潑地真若有蜈蚣蝴蝶飛舞碧霄別饒奇緻亦有不用生絲而用絲線者則最高可至二三十丈第製此者僅有一人後以此人老去仿製者皆不得

其法放時類難直上青雲遂致無人購取而此生絲鷄乃不復見今則各馬路電線木林立每屆春令必禁放風箏故各鷄俱已絕跡矣

塌地菘 銀絲芥

塌地菘即塌科菜亦名盤科菜滬邑農圃中之特產品也莖短葉綠貼地而生深秋種之經霜後可食味較他亦肥美惟若分植他處則必種味俱變亦猶橘逾淮而為枳地土不同之故邑續志謂此菜種桑桃樹下者味苦種東西田頭者其梗半剛半柔味必較減種南北田頭者其梗剛柔適宜味乃絕佳可知地氣與菜大有關係無怪移植他處而不能也又滬邑產銀絲芥俗呼芥辣莖細心扁葉瑣碎如蒿味辛而芳秋種冬榮邑人烹之作菹為夏歷歲首辛盤中必不可少之品第亦不能移植他地移植則必難暢茂味亦失其常度此二植物昔日皆以產自西南門外園地者最佳蓋當時西南門外一片

平疇間有茅舍竹籬為老圃聚族而居之處以是所種園蔬平日灌
溉得宜劇取後售之於人地又較近無須用水浸潤以防莖葉萎悴
故真味尤能不變與來自浦東及遠處者不可同日而語今則西南
城地價翔貴農田俱變華屋已無種蔬之處至近須求之龍華徐家
滙一帶矣

退醒廬筆記下卷目錄

跨海楮

火裏罪屍

明陵奇案

清道人軼事

楊斯盛軼事

立雪庵盜案

冒牌巧思

漿糊起家

酒國將軍

吳趼人

李伯元

雙清別墅

奇方愈疾

百效膏

黃花菜 龍鬚菜

海上花列傳

奇菊

異蘭

偽素心蘭

退醒廬傷心史

尅蛇龜

奇異計聞

題畫詩

藝林三絕

大力道人

周病鴛

高太癡

詩人祠

看潮

琵琶湖

蠟人院

透骨奇光

素痴老人

印多翁

青城居士

印春附

臧伯庸

雙連人

三脚羊

鍾馗畫

鐵肩軍密瓶

李艾伯

陳子敬

汪笑儂

毒蟲

神鳥

偏頭風

秋雪

鷄翼生爪

石鏡山

天香閣韻事

公鷄蛋

兩頭蛇

錢香如

王毓生

咯血異方

葫蘆雅供

雪茄烟灰烟葉之妙用

二龍坑

福泉縣 松江府崑山縣

芸姑

祝由科治瘋犬咬人

蜈蚣咬

燈船 法用活紙和

龍船 半圓船

夢畹老人 黃協履南陔人

寄外詩

古佛志異

打虎

夢蛇

五百元

烟戒

滄埔食物譜

按樹 除蟲菊

退醒廬感言

退醒廬新酒令一

退醒廬新酒令二

退醒廬筆記下卷

海上漱石生著

鐵沙徐行素校正

跨海樁

秦始皇築萬里長城工程之鉅為中國歷史冠惜余未一蒞其地不獲目覩至為憾事錦州火車站站長陳少庭君言長城舊址始自臨洮以迄遼東五代以後稍易其位今則西起甘肅東抵直隸臨榆縣之山海關綿亘五千五百餘里皆以磚石築成雖已不無剝蝕而雄壯之勢則仍不改昔觀至其建築時之最奇者為由山海關至新疆之跨海樁城越大海而過建樁時以大鐵釜沈於海中層繫為之蓋釜既入海鐵性堅定可以不移逮夫層層疊置更無漂流之慮而釜口向下釜底向上各釜在海中為水力吸住自堪砥柱中流若虞鐵質易朽則當海潮衝刷之頃必有流沙入於釜內久之團聚不散鐵

縱朽而椿已告成矧凡恒在水中之物朽爛反而不易乃為物質本性益覺此椿之堅久克恃可知此城當締造之初雖建築學彼時未明而將事者頗胸有成竹故得歲此鉅工為千古疆防第一特是秦有長城享國亦僅二世則知國本之培在德而並不在險況近代炮火盛行城堡等於虛設則此種建置尤屬徒糜府庫耳

火裏罪屍

東三省鬍匪橫行殺人綁票等案層見疊出不以為奇官軍縱嚴加剿辦而若輩愆不畏法以致難絕根株實為地方大害某歲黑龍江督軍某招安大股鬍匪欲使革面洗心勉為良善將來并可為國效力即以之作剿匪鄉導餘匪不難一鼓蕩平詎意此匪隊受降之後野性難馴仍作種種不法之事且風傳將不利省垣事為督軍所聞某日乃設宴徧請各匪魁揚言即席授職伏甲庭內俟其至而執之

是日到渠魁五十餘人悉置諸法一面調兵圍匪營鎗砲兼施盡殲醜類斯役斃匪之多不下五六百名各匪因若迅雷不及掩耳故得人人俯首伏誅其易若此當匪魁等鎗斃之後洗剝衣服疊屍曠地縱火焚之衣袴及鞵心履底間類皆鈔幣纍纍且有珠寶等物具見平日造惡乃致有此結果天道殊未夢夢惟當各屍焚化之時屍身本皆亂卧於地其四圍編架板柴以及引火諸物火焰既熾各屍突然轟立作奔竄狀幾詫其死而復蘇逮夫皮肉皆焚猶有兀然未倒者直至焦骨僅存始俱仆地漸滅其慘狀不可言喻余第三女聞如是歲隨婿旅居黑龍江曾目擊之歸後述之於余猶作恐懼及惻怛狀也

明陵奇案

癸亥夏五月鳴社同人聚餐於秣陵因姚勁秋君值社是歲僦居寧

垣故觴詠於秦淮河畔也先期偕遊燕子磯三台洞玄武湖諸名勝
并於夕陽西下後泛舟於桃葉渡頭興復不淺越日又遊紫金山謁
方正學祠弔明孝陵姚君談及孝陵之隧道間曩年出一奇案某日
有靚粧少婦偕二健男子於中途僱汽車一輛至山下遊覽是日天
雖暢晴而其時已日影西斜遊人大半歌陌上花開之句此三人抵
山下車之後徐步同赴明陵御者不虞有他在車默候詎至暮色四
合適之見其入者渺然不見其出始躡蹤偵促之則瞥覩隧道有女
子仰卧赫然即車中婦也肩頸浴血狀似飲彈而死二男子已不知
何往地上亦無凶器乃急報官相驗並於四山趕緊緝凶奈如鴻飛
冥冥弋人不得而慕度必由小徑逸去此婦當驗屍之時聞其渾身
衣袴俱新且有珍飾故頗不類出自小家惟此案若疑為盜則何以
死後不施劫掠若疑為姦則衣扣袴帶絲毫皆未鬆動若疑為仇不

知青春婦有何結怨於人乃致竟遭慘斃天下事有百思不能得其
端倪者此類之案當為其一同人聆言俱以是案疑竇誠難剖拆為
慨余因撮其大略而記之至於此婦之因何致死洵無從臆測也

清道人軼事

江西李梅庵方伯瑞清前清名太史也文章詩賦卓絕一時而虛懷
若谷絕不以一得自矜恃才傲物當任江甯提學使時縱教員往謁
翌日必亦殷殷答拜其謙恭下士可見有清鼎革之後不屑復涉仕
途飄然挈眷旅滬易名清道人以鬻書自給繕魏碑最得金石氣當
代無與抗手故乞書者以魏碑為多年獲不下萬金衣食賴以無慮
蓋當其初蒞海上之時固清風兩袖寸蓄毫無絕不類曾任監司大
員者之宦囊纍纍也性嗜蟹一日能罄其百故當時有人戲錫以李
百蟹之號又嗜食閩菜小有天闕菜館中恆有其足跡有時酒酣耳

熱即席揮毫不知者以為何來一道者遊戲酒家實則先生已易道裝以是儼然為道人也惟是先生手書之件凡清社未屋以前者其署款必皆為名若為民國年間所書則下款必僅清道人三字且不書民國年月有輦重金強之者則繕光緒或宣統某年而下款乃署名李瑞清不則縱萬金不能易其操其性情之堅執殊足以覘其風骨之端嚴誠清室遺臣中有數人物也

楊斯盛軼事

楊斯盛字錦春川沙之青墩人髫髻時携青蚨百文至滬習公翰子業奮勉異常兒師因深契之成丁後克勤克儉凡赴主家工作主家亦俱重其為人以為是子豈以末業終者旋果領袖羣工為人包建廣廈得以漸起其家中年後積資達數十萬然猶事必躬親嚴杜偷工減料諸弊人益嘉其篤實營業愈形發展而其最為當世所稱道

者晚年以地方興學事自任特於公共租界蔓延盤路創辦廣明小學招致子弟讀書後又辦廣明師範學堂培養師範人才預為分設小學基礎至光緒季年特在浦東六里橋購地數十畝獨資建浦東中學並附設小學於內嘉惠莘莘學子可謂餘力不遺更另提巨資生息以予金作終歲校內開支其擘畫尤為詳盡又於青墩亦設小學不忘故鄉此實當世縉紳所不易為者而楊竟為之其毅力為何如且光復前革命之役有某孝廉等三人因嫌疑被逮得楊力保出獄代白厥誣並助資各令出洋遊學世咸謂其肝膽照人洵非常人所可幾及良足與甬紳葉澄衷之創辦澄衷學堂同垂不朽而任事之勇往則尤過之蓋葉紳自甬至滬人言其以操舟起家與楊之始業木工實相伯仲乃發跡後不謀而合各以培植人才為己務共垂此不世之名誠為無獨而有耦至楊之任事尤勇於業者以葉於晚年

時事業既多精神幾於不敷肆應不若楊之老當益壯也

立雪庵盜案

浦左六里橋有立雪庵焉地僅數弓屋不甚廣住持僧好與紳富往還且雅愛詩花佛前洒掃清幽陳設精雅不知者疑其為饒有儲蓄一夕忽有群盜肆劫執僧而縛之置諸庭除盜咸入室搜括財物僧瞰庭中闕無一人得以從容自釋其縛覓得法器中之大鐮猱升鄰家屋頂鳴金告警先是盜黨曾在鎮密議有圖劫楊斯盛住宅之謠其言洩之於人以是楊氏早有戒備其所創之浦東中學內諸生聞校主家有警亦均相約不眠願為援應逮聽金聲亂鳴各學生及教員校役等咸秉炬執挺以從楊君高握手鎗奮勇而前至橋心約束諸生緩進已則作一夫當關勢攀機立放數鎗以阻盜黨過橋盜見捕者四集且有火器不敢抵拒頓即紛紛逸去庵鄰猶欲襲擊楊以

窮寇勿追為戒始各中止入視庵中竟幸未失一物住持稽首徧謝
眾人而尤德楊救援之恩蓋當時楊若不開手鎗盜猶未必畏懼難
保其不挺而走險或作困獸之鬥却退無如是之易也此為清光緒
末葉事六里橋鄉人為余言之

冒牌巧思

華人依賴性成商業界為尤甚故如某業何店出名即冒射某店之
牌冀攘其利如蘇州稻香村之茶食陸稿荐之醬肉揚州戴春林之
香粉北京玉回回之狗皮膏等此一市招彼又一市招幾不辨何者
為真何者為偽此冒牌之直捷了當不易一字無所用其巧思者也
他如杭州張小全之剪刀上海宏茂昌之襪店則全字用同音之泉
源等字昌字用同音之錫字等以混之此冒牌之音同字異雖見巧
思其實弄巧反拙者也以余所見巧不可階之冒牌有二一為祥茂

肥皂之酷似祥茂茂二字其音大不相同而將茂字草寫其形恰似茂字以致涉訟公庭原告為祥茂洋行而祥茂卒以並未冒牌獲勝祥茂無如之何其一則為四十餘年前之城內彩衣街瑞采山房書坊彼時影射同街之瑞采山房故瑞采山房四字店招有意寫十七帖將瑞字之斜王傍故瘦其筆如土旁右旁之嵩字將上半山字特偏下半又故長而字之結末一直驟觀之絕似草書之瑞字采字則將公字之兩點故意寫高且筆勢飛舞遠望如草字頭又將么字寫作墨團緊接下半之木字於是絕類草體葉字以致售書者每多誤至其家其實瑞采瑞葉字音字面判若天淵瑞葉固絕不能與之交涉也然瑞葉山房至今生涯發達日上蒸蒸而瑞采則早一敗塗地可知人貴自立商業之牌號亦然影射取巧無益也

漿糊起家

人生致富之道不一而足大抵其人必善於操業工於理財或有非常遇合乃得一帆風順不難汜可小康從未有以不名一錢幾將餓死溝壑無恆業之可操無幸運之偶值竟以白手起家居然積產千金馴至由千而萬面團團作富家翁者有之厥惟漿糊起家之某甲是甲不知其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清光緒間落魄滬江襤褐不完饕餮不給慘如也顧羞與丐者及痞徒伍日惟僕僕於公共租界之寶善街一帶默思覓其活計見各店肆俱需用漿糊黏物或封固函件無則必乞諸其鄰靈機偶觸乃脫身上做衣至小押肆贖錢百文以三十餘文購一瓦鉢六十文購乾麩餘錢向老虎灶購水冲漿拾馬路上遺棄之香烟匣貯之携送各肆有給錢三兩文者笑而受之不給者並不向索而是日竟得錢百餘枚翌日因復購麩調漿按戶致送數日後資本得以周轉凡局面較小之肆當日概不收錢留俟

月終向取如是者二三月復向福州路石路等處推廣送戶逮至一年既屆積資竟達千金蓋以每一家按月得資百文計千家即可月得錢一百千通年乃得有此鉅款也第甲猶以為未足次年更至二三馬路廣送各店肆以每日利用故拒者絕鮮而甲之所入乃愈豐漸以其資賃屋而居娶妻生子至十年後事聞於人有效之者始棄是業而手中已不下萬金矣民國初年其人尚在年事似逾知命而狀貌豐腴大非昔日寒陋可比蓋居移氣養移體所致乃覺大富由命小富由勤之說古諺洵屬不誣彼祇知任意揮霍之敗家子途窮日暮之餘委咎於實命不長者對之良當愧死矣

酒國將軍

王松堂先生名恩溥浙之四明人學貫中西旁工詞翰弱冠旅滬入美領事署總任簿書及銀幣出納諸務迄今歷五十餘年一絲不苟

深得外人信任並欽佩其毅力精心壯年時豪於飲有千杯不醉之概自署曰酒國將軍而酒德極優微醺後惟效李青蓮斗酒百篇古事每以吟詩解醒其所居有小樓濱臨歇浦推窗閒眺頗得翦取吳淞之致因繪一小樓吟飲圖自題七律一章其上自是易署外篆曰小樓主人一時和者百餘人哀然成帙先生顧而樂之因即付刊當時余亦有和作附驥通集中猶憶某君之登一層窮千里目借三杯酒寓十年心一聯最為愜切不移惜其名今已忘之先生於花甲後始戒飲七旬後涓滴不入於口近且終年茹素而精神矍鑠猶似五十許人夫戒飲不奇以素日嗜酒之人而晚年竟能戒飲則奇殆以酒為腐腸之物卒能大澈大悟者歟先生性慷爽與人交恒肝胆相托且遇地方公益諸事樂善不倦數十年如一日今子孫繁衍集賢桂謝蘭於一庭英材輩出蔗境足娛天之報施孰云有爽余記是則余

實心儀先生之為人也

吳趸人

南海吳趸人工詩詞能文章奔放不羈有長江大河之概能道人所不能道而又兼長小說所著吳趸人哭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等書能令人泣能令人怒能令人笑無不風行於時性嗜酒每於酒後論天下事慷慨激昂不可一世第偶作小品文字如俏皮語等則又哀感頑艷兼而有之其運筆之輕倩若出兩人猶記前清光緒某歲陸素娟校書病歿有客在海國春開追悼會廣徵輓言吳贈以聯云斯情與我何干也來哭哭祇為憐卿薄命同此惺惺命意措詞洵屬別開生面宜當時傳誦不置吳為粵之佛山人故自署曰我佛山人一日有某小報與之作筆戰而誤以山人二字之字義等諸山樵山民之類致將上之我佛二字連綴成文皇皇登諸報紙吳見而狂笑不

已翌日興師問罪謂我係佛山之人故曰我佛山人何得竟施腰斬之罪將佛山二字斷成二截佛說未免罪過善哉是言其雅善滑稽又如此惜窮年不遇鬱鬱以歿凡與吳有文字交者皆悲之

李伯元

南亭亭長李伯元毘陵人小報界之鼻祖也為文典贍風華得雋字訣而最工遊戲筆墨如滑稽談打油詩之類則得鬆字訣又擅小說形容一人一事深入而能顯出因不淋漓盡致是又得刻字訣者當其橐筆遊滬時滬上報館祇申報新聞報字林滬報等寥寥三四家李乃獨闢蹊徑創遊戲報於大新街之惠秀里風氣所趨各小報紛紛蔚起李顧而樂之又設繁華報作官場現形記說部刊諸報端購閱者踵相接是為小報界極盛時代筆墨之暇喜以金石刻畫自娛嘗鐫圖章一方贈余即余不時蓋用於題件上之漱石二字筆意蒼

古卓然名家蓋當時余戲創笑林報於迎春坊口與惠秀里望衡對
宇故得朝夕過從彼此為文字上之切磋往來甚密也無何李惠察
疾卒於億鑫里旅邸時年猶未四十才長命短良可悲也

雙清別墅

雙清別墅初在滬北老閘之唐家弄園主人為浙湖徐棣山君土人
因皆呼之曰徐園有鴻印軒十二樓又一村等諸勝雖地不甚廣而
倚花作障疊石為山頗饒園林勝趣與張園愚園之半參西式者有
異故有泉石之好者咸嘖嘖稱道之主人每值春秋佳日任人入內
遊覽僅收園資一角可謂取不傷廉而新正自十三日上燈以迄十
八晚落燈節尤每夕張燈供客夜遊並設曲會書畫會種種雅集兼
製燈虎請客猜射中者則贈以彩物主其事者為徐岫雲君鬪角鉤
心頗具巧思元宵夜則例設餞火及各種花砲於鴻印軒廳事前然

放極銀花火樹之奇惟常日則例止夜遊雖盛暑亦扃閉如故今園主人已歸道山其詰嗣冠雲凌雲昆仲以唐家弄市屢日盛嘈雜叫囂不可復處乃雇巧匠將全園拆卸移建於康腦脫路佈置悉如其舊地址則較前為寬第是處出路寫遠游人不無有徑遠地偏之慨故每歲除梅花蘭花菊花盛開時僅於日間開會娛賓外新正燈夜之遊竟爾不可復得撫今思昔不禁感盛會之難逢焉

奇方愈疾

老農沈洽忠余之家祠內管屋人也秉性誠懇一鄉稱長者耕種外絕不預他事而布衣蔬食尤能淡泊自甘不失鄉人本色年六十許時忽櫻反胃症每食即吐日漸加劇甚至茶水亦難下咽延醫診治百藥罔效以致肌肉瘦削精神萎頓自分性命已在呼吸故經預備後事其婦憂之默念醫生雖不能治然世有丹方一味氣死名醫之

諺曷不於草頭方藥中求之或克有濟乃逢人徧詢喃喃不絕於口
幾類狂易後有某老人授以一方曰疾固可救惜藥物不可得為之
奈何沈婦詢需何物則言須覓狗糞內食而未化之肉骨煨灰以開
水沖服此方曾愈數人度必可療沈婦聞而狂喜即於田陌間徧覓
之三日後幸得一莖攜歸以清水洗淨置瓦片上煨之成灰使沈如
法服之服後果並不作吐越日即其病若失自是每日健飯如昔壽
至七十餘而終婦固與沈同庚夫死未及一月亦即從夫地下載墳
同穴之章屈指沈愈疾之後適獲延壽一紀人皆謂長厚之報不為
無因也

百效膏

京師有所謂百效膏者每歲惟夏歷四月十四之純陽誕日熬製一
次相傳能治一切外症初起者均可退消而於無名腫毒為尤驗庚

戊四月余適在京寓前門延壽寺大街吳肅堂殿撰魯舊邸是日下
午倩人往購以備南旋後饋貽戚友互行方便之需詎為時已宴此
膏竟悉數售罄不復可得云須俟諸來歲殆物以罕而見珍故售罄
後即戛然而止既為是膏尊重聲價且購得者更可過神其說至於
治症之果獲百效與否余殊未敢必也惟京中楊梅竹斜街雅觀齋
之保赤丹治孩童驚癩痰厥食積等症前門樂同仁堂之萬應錠治
外症可敷可服又璫砂膏貼治外症去毒生肌玉回回之狗皮膏專
治痞症凡痞塊初起者貼之可以消散是皆卓著奇效者故凡至京
遊歷之人罔不購取若干而返至馬應龍眼藥點治風火障翳目疾
亦頗應手輒驗第馬應龍售藥之原肆實在河南定州非北京所製
也

黃花菜
龍鬚菜

黃花菜即新鮮之金針菜龍鬚菜即新鮮益母草北京四五月間有之皆可入饌丁未夏余旅京幾及十旬得以飽嘗此二品風味黃花菜甚腴嫩龍鬚菜清香適口以之炒肉絲甚佳醬麻油拌食亦可又夏時之王瓜與紅果兒（即山查糕）一同切絲拌食加入白糖少許味與江南之蜜筒瓜無異又松花即彩蛋可以炸食又炸蚱蟻狀如南中之蚱蟻北人頗嗜之以為美味而南人則不喜食者居多藕絲山藥即糖山藥京中煮法最佳食之不膠牙齒廣和居有全魚菜席中各味皆魚而頗有不類魚味者某飯莊忘其名有全羊菜各肴皆以羊肉製成烹調特異致美齋之燒鴨肥脆適口味與南邊之燒鴨迥殊皆為京饌中之特品因連類誌之至歲暮時京中每有王瓜乃預於地窖收藏屆時出土備送官禮者之購求每條價銀須一二兩昂時或售三兩亦為都門特品也

海上花列傳

雲間韓子雲明經別家太仙博雅能文自成一家言不屑傍人門戶
嘗主申報筆政自署曰大一山人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辛卯秋應
試北闈余識之於大蔣家衎衎松江會館一見有若舊識場後南旋
同乘招商局海定輪船長途無俚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說稿相示顏
曰花國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書則僅成其半時余正撰海上繁
華夢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易稿互讀喜此二書異途同歸相
顧欣賞不置惟韓謂花國春秋之名不甚愜意擬改為海上花而余
則謂此書通體皆操吳語恐閱者不甚了了且吳語中有音無字之
字甚多下筆時殊費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話為佳乃韓言曹雪芹
撰石頭記皆操京語我書安見不可以操吳語並指稿中有音無字
之贅饒諸字謂雖出自臆造然當日倉頡造字度亦以意為之文人

遊戲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別開余知其不可諫斯勿復
語逮至兩書相繼出版韓書已易名曰海上花列傳而吳語則悉仍
其舊致客省人幾難卒讀遂令絕好筆墨竟不獲風行於時而繁華
夢則年必再版所銷已不知幾十萬冊於以慨韓君之欲以吳語著
書獨樹一幟當日實為大誤蓋吳語限於一隅非若京語之到處流
行人人暢曉故不可與石頭記並論也

奇菊

菊花種類之多數以百計而以金帶一種為最貴花瓣迴環若帶花
朵亦較常菊為大民國初年張逸槎世丈煥斗於西門外之斜橋左
偏闢地數弓建西園為消暑之所址不甚廣而覆茅作屋編竹為籬
流水小橋疏篁曲徑頗饒幽靜之趣是歲秋於園中作菊花會大盆
中有金帶一本吐花至九十七朵之多大者如盞小亦如杯纍纍滿

綴枝頭開放正濃俱作欣欣向榮之狀見者無不詫為奇品夫以盆菊而花繁若是雖由花之得天獨厚當亦藝菊家培植得宜有以助其發育所致古言種樹似培佳子弟觀乎此而念世之椒聊蕃衍者當竭其栽培之力以期子弟之咸欣欣向榮也

異蘭

邑續志載一幹開一花者曰蘭一幹開數花者曰蕙然今人概名之曰蘭而以一幹一花者曰草蘭或曰春蘭一幹數花者曰蕙蘭藉資區別草蘭易於種植故品不甚貴蕙蘭則藝蘭家如得有佳種培護煞費苦心且名種亦不甚易得以是價值甚昂有一本須數十金甚或數百金者花瓣以梅瓣水仙瓣荷花瓣為上花品則以一字肩紗帽翅劉海舌蚌殼捧心者為優花色則以綠者為佳赤者次之評花家謂之綠箭赤箭間有特種之素心蘭及花心全紅之硃砂素亦珍

為異品每歲夏曆正月下旬邑城有春蘭會設豫園之船舫廳四月
立夏前後有蕙蘭會在內園舉行屆時由品花者評量花之優劣定
陳列時位置之高下最優之新花登狀元臺復盆老花不與焉而狀
元臺名花之中尤以首列之狀元花獨邀榮譽某歲內園蕙蘭會忽
有異蘭一本花凡兩箭各十餘朵而其瓣如纖柳之卷而未放屈曲
倒垂每朵皆然實為目所未覩品花者不敢妄加月旦與會中人評
議久之始經勉定為元一時有野狀元之目蓋以其花瓣花品悉皆
不出於正乃獲幸選元選之故不平者更以其花朵類小青蟲戲以
蟲蘭之名錫之亦猶科場之徵倖獲第者求榮適以反辱苟無真才
必不能邀虛譽也

偽素心蘭

是丹非素成語也言丹是為丹素是為素閱者當細加察視勿看朱

成碧亦勿看碧成朱耳乃自人心不古詐偽百出而明明是丹竟成
為素明明是素又竟成為丹令人目光閃爍無從確辨如花中之偽
素心蘭者是已素心蘭若空谷幽人脫盡火氣竟體別饒冷艷故為
蘭中雋品不意賣花傭故弄狡獪竟有以尋常丹心之蘭矯揉造作
而成素心法以硫磺於花下薰之則丹心可立變為素以善價售之
於人購者見其明為素心無不欣然携之以去植諸盆中藉作文窗
清供詎至越日審視則素心忽漸變為丹若或慮其憔悴晚間置空
庭中使之飲露則此花心翌日必全轉為丹規復其本來色相蓋所
薰硫磺之力已為清露洗淨所致此事余幼時曾聞諸父老言中年
并曾親購得此種偽蘭一本其言乃獲親實驗於以歎世人作偽之
工真能令人目迷五色也

退醒廬傷心史

余自三十五歲後顏所居之室曰退醒廬萬事都付達觀蓋以世界
做擾浮生若夢余於是時已絕意進取故願處處作退一步想以期
勿為物欲所蔽隨時得以猛醒也第余自以退醒名廬之後襟懷固
自知日益鎮定即遇拂意之事亦能淡然處之居恆以筆墨自娛克
筮大易遊世无悶之占第當余四十歲之春有一至傷心事迄今餘
哀縈繞不能去之於懷乃歎倫常間之悲感殊與尋常棖觸不同也
余荆姚氏生一子五女子北麒字麟書是年已十六矣文定東城項
氏女以年弱未娶長女已適郁氏次女革兒年十八四女展兒六女
閨兒尚幼五女芸兒早殤是歲滬上喉痧症盛行春正十六日項氏
遣女傭來告女患喉痧甚危余荆因遣女僕往視之詎此女僕歸後
即感疾亦喉痧也余荆以其傳染可慮欲遣之去余以此女僕為松
人歸時長途可憫姑留住門樓間并為之延醫診治不意一念之慈

大錯即鑄成於此越二日而麟兒病作越七日而革兒亦病作皆為
喉痧醫藥罔效革兒病甫兩晝夜即逝麟兒病十一日而亡嗚呼傷
哉革兒年雖稚已為余助理家政者三載且學詩於余檢其遺稿有
詠樵子之夕陽挑破一肩紅及詠雪之庭前碧樹垂銀髮門外青山
變白頭等句頗覺琅然堪誦又嘗學畫於余之從姪孫蘭蓀未半年
而竟能自行出稿其聰慧為何如麟兒則從學於丁羹堯明經作四
五百言之小論每多未經人道語習西文亦穎悟異常兒而秉性之
溫良持躬之謹勅猶其餘事一旦天俱攫之以去矧相隔僅五日能
無令余悲莫能已耶然余之傷心史是歲猶不止此也麟兒慘亡之
後余為料理棺殮事竣以大南門外家祠為停櫬所偕送室蘇氏哭
送之歸而余寒熱大作喉間亦驟然腫痛闔室大驚蘇氏因勉勸乘
輿返北宅翌日疾愈革漸至昏不知人蘇氏為延曹侯甫醫生至以

麻黃藥施治外躬自料量湯藥衣不解帶日不交睫者數夕更於黎明時焚香告天誓以身代五日後余渾身痧子透發病始稍有轉機七日後而神識得清見蘇氏雙目赤腫體瘠神萎默為悲感不已是日余荆來北探病亦深嘉蘇氏之賢溫言慰藉而去詎當晚蘇氏亦病急延曹醫進劑仍以麻黃發表凡三進而身無點汗易他醫至云已不治竟於二月十一夜棄余而去悲哉悲哉屈計先後半月有餘既喪余女復喪余子更喪蘇氏以余畢生最親愛之三人竟致同嗟怛化造物不仁一何至此故余四十歲述懷詩有句云太息今春百事違落燈風後淚並揮中郎有女拋書去白傅無兒棄學歸奪命乍扶殘病起驚魂又訝小星飛吾廬南北蕭條甚兩處門庭轉眼非皆紀實也至蘇氏為余侍疾及禱天代死事實余適著海上繁華夢說部為之詳細采入即書中之桂天香是其題照詩云短緣草草四年

寬散盡天香綺夢殘今日畫中留情影痴心猶作在生看似爾知心
有幾人淒涼對鏡喚真真憐卿一半還憐自恨海何從着此身亦為
當時題照原句至書中天香死後繫以一絕曰一現曇花太可憐傷
心紫玉竟成烟夜深泣寫分釵痛淚濕燈前百疊箋則不知是墨是
淚矣按最初起疾之聘媳項氏先麒兒而死因接其柩與麒兒合葬
以了其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緣因往探媳疾得病之松江女傭則
不數日竟獲幸痊此殆其命不該絕有大數存乎其間也

尅蛇龜

尅蛇龜亦龜類也余嘗目覩之背紋及頭尾四足與尋常之龜無異
惟其色畧黃且腹下有溝形低陷之槽二小者寬四五分深如之大
者寬七八分深幾盈寸殆即為其尅蛇之具能以此槽夾住蛇體且
槽中或具有伸縮力故蛇皆受制於彼相傳是龜非僅尅蛇且善治

喉痧毒症患者仰卧床上以龜置諸口邊果係喉痧龜首即自行探入喉間為之吮毒良久乃出而毒即淨病亦即愈若所患者僅係喉疾並非喉痧則即強以龜首納諸口中旋納旋出不為施治屢試不爽龜既為人吮毒之後須浸清水內一晝夜滌其腹中吮入之毒再易清水蓄之此龜庶得復活否則其生命必不能保也當壬寅歲余家疊患喉痧之際此治法尚未發明否則麒兒等或不致死言之可歎又西醫近歲治喉痧症打血清針臧伯庸醫學士嘗以此法活人無算且家中一人有病餘人皆可打預防針以杜傳染亦殊卓著奇驗奈何壬寅時雖有西醫未明此等療治新法竟使是歲喪於斯症之人多於恆河沙數雖曰天災可畏亦由人謀不臧因紀尅蛇龜治喉痧而連類及之深幸以後之患此者共有生機可望也

奇異訃聞

訃聞措詞雖無定制而以滬上之習見者而論其式略同不過民國以來有自矜淵博之家以訃字書作赴字者緣訃赴二字古文本可通用不足為異若為父母開弔或承重孫為祖父母開弔刪去起句中舊式之不孝某某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等字而易以侍奉無狀等句及遵制成服民國成立未定喪制易為遵禮成服或即日成服皆不足為奇至於孤子哀子等稱如父母死而繼母在堂應書慈命稱哀倘本身乃為庶出未經扶升正室應書生慈命稱哀此則千篇一律惟生慈命稱哀邇來鮮見以人每諱言庶出耳乃余於曩歲在友人黃君處見一訃聞其出帖之子凡五首列者為孤嫡未及哀慈制子汝某汝某泣血稽顙次列者為孤哀前未及哀侍所生子汝某汝某泣血稽顙其一則出嗣子汝某泣血稽顙出嗣子即降服子人皆知之既已降服其泣血稽顙係泣稽顙之誤姑可勿論至孤嫡未及

哀慈制子與孤哀前未及哀侍所生子似此極離奇之稱謂誠為生平目所未覩詢諸與喪家交往之友亦殊不解所謂遂致卒莫知其究竟後經留心閱其謝帖末行有期服姪汝某技淚司書惜余不識其人無從向之致詢故迄今懸疑莫釋也

題畫詩

題畫詩不難於巧合而難於如王摩詰之畫中有詩詩中有畫余憶曾見一友人所携山水畫扇山下有溪有橋溪旁皆梅花露酒帘半幅一人提壺作過橋狀筆法工緻設色亦蒼古得宜上題一絕云有客提壺過板橋疏林風颺酒旗飄沿溪指點梅花路一角青山帶雪描非是詩不稱是畫非是畫亦不稱是詩可謂得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旨矣惜當時未記繪者何人今已不能詳其姓氏惟似為吳門人其書畫不甚知名於世夫若人有如是筆墨乃猶不以名顯

可知書畫家之遭際殊有幸不幸之別嘗見某山水名家繪紅樹青山好放船圖紅樹竟畫桃花某仕女名家繪挑葉渡江圖竟畫一女予立水中挑葉上若達摩之履葦渡江乃俱盛名鼎鼎此其幸為何如耶然而識者見之皆齒冷矣

藝林三絕

江都于嘯仙大令銳於目力工鐫象牙及水磨竹等各種器物能以十六方之扇骨一面刻滕王閣序或赤壁賦等全篇一面刻山水或人物花卉以顯微鏡照之字則筆畫挺秀鈎勒精嚴畫則章法整齊機趣活潑真有鬼斧神工之妙又梁溪張小樓君工指畫梅蘭竹菊皆所擅長即題款亦以指甲蘸墨書之不藉毛筆三寸所繪蘭竹尤佳又金陵夏小谷君廷楨工口筆書時啣筆口中以齒緊啣運用自如適勁之處勝於腕力五七言聯字最佳亦能畫巨幅墨竹風中雨

裡雪後露餘各極其妙惟不輕易下筆之三君者各具此曠世絕藝
謂為藝林三絕誰曰不宜至三君所有手筆于君雖潤金甚昂扇骨
一幅須自十數元以迄數十元他物稱是然求者甚眾故得見者不
乏其人張君無潤單且旅申未久即去以是畫件殊鮮夏君自幼居
滬交游眾多口筆所書之聯度藏者度必不少惟畫竹則恐不可多
得耳

大力道人

滬孺有道人焉黃冠布服日徜徉於邑廟豫園之各茶寮間手携一
青布囊高呼售九仙草其聲清以柔矚聆之若發自童子絕不類六
十餘歲老人而行路蹣跚則又頗現其衰邁之態性和易每與人言
九仙草能治勞傷且可愈吐血信其言者或購之得資即欣然去不
購亦未嘗出惡言即茶博士或與之嬉彼亦絕不露嗔怒色一似犯

而不校涵養甚深也者一日在某遊戲場忽因事與遊客爭遊客固健者且同伴多至十數人咸以道人為可欺攘臂紛逐之道人始薄怒揮之以肱一人仆丈餘外眾大驚羣起向撲道人略施抵禦當之者固不披靡旁觀見而咋舌知此十數人決非所敵恐其失手釀禍急向婉勸道人始微笑斂手從容款步而去瀕行時亦不發一言十數人面面相覷無敢再與之抗一場酣鬪即此冰消道人誠勇矣何其與平日判若兩人耶或謂道人習內堂拳其力絕大隻手能舉三四百觔物惟在滬十餘年素未肇事亦未一露聲色以是知者絕鮮殆藝愈高者養愈深非若粗知拳脚門徑者動輒以盛氣凌人歟厥後此道人忽飄然不見聞徒輩因其年老迎養入山勿令蹀躞風塵矣

周病鴛

周病鴛字品冊名忠鑿皖人性狂放不羈嘗為同文滬報消閒錄主任所有著述皆署病鴛詞人故人咸以病鴛名之而品冊之字反隱幼年嘗肄業錢肆以不慣持籌握算棄之從高昌寒食生何桂生先生遊習詞章及新聞記述學乃猛進弱冠後癖嗜阿芙蓉幾致潦倒某歲除夕憤然立志戒烟以預籌度歲時購土之資購皮袍一襲有餘悉以購酒痛飲終宵元旦日竟酣卧未起至晚酒力已醒復飲之如是狂醉三日而烟魔竟退避三舍自此終生勿復吸食其堅毅之力誠為可尚苟戒烟者而人人若是斯世斷不致有沈淪黑籍之人烟禍度早廓清矣清光緒季年余於主政新聞報之暇戲創笑林報延之襄理筆墨頗多突梯滑稽之作令人見而絕倒時某鉅公至滬網羅英俊保試經濟特科一夕設宴徵及余與周索署履歷時周已薄醉狂笑對曰我二人有何經濟足資保舉所具者僅嫖經酒濟耳

豈亦足以列薦剡耶明公休矣請勿復言言則我二人將拂衣去也
某鉅公乃廢然而止語雖近於玩世不恭然能毅然謝絕仕進頗為
深得我心且未嘗謀之於余其語即脫口而出尤見知心有素生平
寶鮮其人惜中年後沈湎於酒漸致終日昏昏非酒杯在手不歡下
筆亦不能成隻字坐是竟得酒隔疾而歿年祇四十有二良足悲也

高太痴

太痴生高悞軒名瑩吳人嗣寄籍上海更名紳字侶琴應試入邑庠
與周病鴛同請業於高昌寒食生何桂笙先生之門習新聞學嘗主
同文滬報等筆政年少風流下筆時多綺語纏綿之作工詩詞亦艷
體為多間雜哀怨稿尾署名必太痴生或祇太痴二字人乃皆以太
痴呼之渾忘其為外家也至於侶琴之字緣弱冠時酷嗜觀劇賞識
秦伶小金翠京伶余玉琴昕夕必往徵歌時猶孑身旅滬未有室家

故發生奇想有金翠玉琴若化而為女此生當以金翠為妻玉琴為妾之語時時形諸歌詠而於玉琴尤形摯愛因字侶琴其風懷之綺旒若是中年後應經濟特科之徵於利祿不無縈情然行止仍洒脫如故惜暮年為阿芙蓉所累家境窘迫且身弱多病遂致佗傑以終在滬嘗創希社詩社交遊多知名之士有女一弱齡聰慧逾恒七八歲時即能作家書字句頗為順適書簪花小字亦娟秀有綴人皆謂其中郎有女云

詩人祠

杭州西溪之秋雪菴有詩人祠祀兩浙詩人以及遊宦流寓閨閣方外等各詩魂香火千秋足為騷壇佳話菴外皆蕩田蘆葦叢生春夏間一碧無際至秋則蘆花飛雪甚於柳絮因風寺之名秋雪者以此祀詩人於斯得氣之秋其地尤為恰合余遊杭數十度亦嘗買舟至

是菴愛其地僻境幽流連不忍去以不知有詩人祠致未一訪殊為憾事鳴社同人胡寄凡朱秋鏡諸君於甲子歲同謁是祠歸而述之於余因筆錄之夫詩人秉兩間之靈氣洩百秘之清才比事屬詞嘔盡心血傷今弔古感及興亡嗣三百篇之風懷成千萬言之寄托以欽仰論人同此心以崇祀言誰云逾分故我鳴社中諸先予同人亦有每歲於重九日假座半淞園設祀之議武進鄧子春澍并願為之繪圖余頗深嘉是舉蓋縱不敢與秋雪菴詩人祠中諸前賢媲美然心香一瓣共弔吟魂使已往之詩人永不漸滅即將來之詩教或免淪胥實為我鳴社中應有事也

看潮

夏曆八月十八日相傳為潮神誕浙之杭州錢唐江畔士女向有看潮之舉白香山故有相約明朝看潮去萬人空巷鬪新粧之詩可以

想見當時之盛余至錢唐看潮凡三度其兩度皆暗潮不甚汹涌無可記述惟一度為怒潮當初至時江聲若沸浪花一白如銀高可丈許髣髴排山倒海疾駛而下令人見之心驚目駭幾於不敢逼視斯時各舟皆已避泊灘邊惟救生船迎潮開發藉防或有舟楫失事殊為勇敢之至後聞蔡綬章明經言錢唐之潮終歲皆有潮頭並不限於秋日惟平時勢甚散漫至八月十八日而彙集一處遂成坡仙詩所謂海上濤頭一線來之奇觀然錢唐已為二潮其勢較緩欲觀頭潮須赴海甯且尤以月中之夜潮更有奇緻明經抗人所言當屬不誣爰默識之甲子八月鳴社賑餐適為陳吉堂孝廉值社孝廉籍海甯乃相約看潮各社友興均不淺詎意是歲江浙戰起途中為軍隊所阻勝遊竟不獲果改訂於乙丑八月屆時蘆花風裡往觀者當不乏人余於雲水光中洗眼之後他日當復有所載也

琵琶湖

日本雖叢爾一島國而山水明媚花木清幽頗多足供遊覽之處辛亥夏閏六月余與任子調梅沈子李舟汪子仲賢范子亞侃作東渡遊歷經長崎馬關門司神戶東京西京各地當時曾有東遊日記略志梗概惜以行程匆促類皆語焉不詳惟琵琶湖一則堪供采入筆記因選錄之西京琵琶湖為日本名勝往遊者如由陸道可乘火車由水道則乘小舟余等於七月初一日乘小舟往過山洞凡三第一洞深百丈第二洞數十丈第三洞為蓬坂山深不可測舟行黑暗如入地底幸有電燈否則不可視物以是土人名之曰地底船蓋此河在萬山之下由人工鑿山道而成故狹不盈丈往來祇二舢舨可行然不能撐篙打槳由船夫手拽洞邊所懸之鐵索藉水力激盪而過之須歷五十分鐘始達沿河另有山洞七八處或堆置紅磚或積儲

煤斤似必有人在內工作洞口且時見有運船停泊殆山有礦苗適當開挖歟第二山洞起有小板橋十架曰十號橋過此為第三山洞出洞即琵琶湖第見烟波浩渺之中有小輪船及漁船甚多烟景大堪入畫而四顧則一抹山光彎環天際尤令人起昂頭天外之思湖畔居民數千戶妓寮百數十家至晚電燈通明若繁星之點點足見市廛之盛臨湖有紅葉館房屋幽深花木妍麗且十步一亭廿步一閣風廊曲折水榭迴環蓋彼方所謂料理店而兼御下宿者余等乃入內晚餐藉以領畧湖光山色至十時後始乘火車同回逆旅車由蓬坂穿山而過山洞之深與鎮江寶蓋山鬚髻也

蠟人院

西人以蠟製成男女老幼人體毛髮畢現臟腑齊全不特供人瞻覽且可為研習醫理之用故較石膏所製偶像尤形精美第一次到滬

時設院於英租界福州路有蠟人形體數十具中以玻璃櫥內之西國某名將因戰鎗傷肺葉體中藏有機括開時口眼皆動且發聲作呼吸狀喉間約畧可聞幾與受創後垂危者無異而傷處鎗子宛然血痕狼藉尤為慘目又有一美女明媚絕倫玉體橫陳供人解剖經院中人去其如花之面惟見血筋與肉令人心坎為之一驚旋再去此一層則赫然即為骷髏大足使戀色者頃時猛省維時解衣揭視體之內部則凡心肝脾肺腸胃諸屬無一不部位井然其形酷肖深歎技師製作之工惟惜另有剖視胎形之種種女體與染患梅毒之種種男體及天閹陰陽人等種種怪異之體雖於另室陳列且俱祇製半截究覺有礙觀瞻捕房因嚴加阻止蓋為風化起見其禁約不得謂苛也逮後第二三次又有此類蠟人陸續抵滬陳設張園等處然俱不如初次之佳觀者亦以數見不鮮類皆不復注意矣

透骨奇光

西人研習科學不惜殫精竭慮以期克底於成絕無淺嘗中輟之弊以是時有新學發明利為世用當有清末造時有光學家製成一鏡携之至滬陳列福州路某洋房使人參觀云能置暗室中隔衣照見人身骨節臟腑並不論鐵製木製之箱匣內所藏各物瞭如指掌纖悉無遺余聞而異之因與四明張笏卿若同往規視則見黑室中有晶瑩之小鏡一皮藏匣內就而燭之余之掌心頓即透明筋骨畢露且見血液湧動如水波之起伏不定張君出身小洋館照視內有大小銀元厯厯可數相與駭詫不置雖隔衣可見臟腑一說以鏡小光微未見十分洞澈然似此奇鏡實為生平目所未覩歸後因於新聞報揄揚之緣此光當時未有定名乃以透骨奇光四字名之今醫學家所用之愛克司光實即發源於此惟光力已大於當時數倍故

得無微不顯人身受病何處即可於何處施治竟成醫家惟一利器誠千古未有之創製也

素癡老人

郁屏翰親家初名懷智後師郭汾陽之以字行即以屏翰名素知其別篆也幼讀時家非素封而中西文並習黽勉異常兒丁年後輟學業商習用者為泰西語言文字而華文仍不稍廢棄且致力於詩古文辭書畫金石之學蔚然竟成一代通材性復孜孜好善當其家境漸裕之後凡地方公益及賑卹水旱偏災戚友急需貸借諸事不惜傾囊樂助尤慨然以興學為己任創辦旦華學堂並獨資設普一普二等貧民小學至普七止共凡七處專課貧寒子弟不收學費即書籍紙筆亦由學中供給而遇別處學校籌款仍勉助之歲除時則親袖米粟小洋散給目擊貧黎僕僕途中不以為悴然自奉甚儉敝衣

蔬食居恒淡泊自甘出則道遠者僅乘薄笨車近則每喜安步其於
家庭則睦族敬親更篤於友于之誼晚年在法華購地創建宗祠並
編栽花木闢餘地作昧園季春後嘗率家人育蠶於其間藉資憩息
實則仍係習勤至老若是壽七十三而終親戚鄉黨有痛哭失聲者
家人無論已其生平著作有素痴老人詩鈔行世書畫則得者皆珍
逾拱壁刻石雖不多見然余處有手鐫之漱石二字石章一方蒼古
殊甚予一字葆青即余長壻幸有父風經營商業之餘亦酷嗜詩書
畫差能免俗孫元英亦耽吟詠且克承祖志普一等七小學校頗能
勉力維持故人咸謂善人有後余亦為之欣慰也

青城居士

青城居士鄧春澍名澍武進人父伯勳以文章品節著居士幼秉庭
訓於詩古文辭罔勿探討弱冠後究心書畫金石書法王黃董趙畫

則山水人物花鳥靡一不工金石刻畫古致盎然性好遊江南山水足跡殆徧更嘗隻身襤被由浙而甯而之廬山魯之曲阜泰安濟南躡足岱嶽之巔放眼黃河之畔歷月餘而返其豪情勝概如是余識之於鳴社詩壇間以年來俗冗蠟集不獲把臂偕遊為憾所居室曰四韻草堂海內騷人名士之往訪者恒以詩歌投贈有四韻堂題襟集四冊待梓其已經鐫版行世者有四韻堂繪餘草五卷畫絮二卷隨筆三卷印存一卷人爭寶之至紀遊之作余每自其遊記中得見一斑而憶遊杭時有以一至十之數目字題七律一章曰不到泉唐已五年夢魂時繞六橋邊四圍山翠迷晴靄九里雲松入暮烟雙屐滯游三竺路一筇直指兩峯顛西湖十景行看遍七日流連八月天運筆殊見巧思又嘗讀其題畫詩一律曰遊罷名山便寫山雲山寫盡復遊山眼前邱壑圖中景腕底烟雲紙上山筆妙也參元代法

畫成依舊鄧家山年來自有人山志不是看山即畫山通韻全叶山
字是與余少年時戲集唐人句作懺情詩曰道是無情却有情多情
却是總無情世間祇有情難說莫向無情說有情及近題朱少雲君
畫巧巧畫圖五古通體全叶巧字自謂實為創格不圖適與之合乃
知文人好弄不妨自我作古鄧君與余正同此心也

臧伯庸

臧伯庸醫學士名震浙人乃尊久宦川陝等省歷任商南蓋屋各縣
卓有政聲學士於丁年東渡重洋習醫畢業回華設伯庸醫院於滬
北為人治疾心細藝精輒奏奇效余次婿洪子才供職電報局庚申
年因赴贛省勘植電桿感受暑濕返滬後患傷寒症昏厥至再已垂
絕矣學士先施救命針延其命脈次以藥水令服不旬日竟霍然而
愈因懸絕處逢生額以謝之此一事也而余次女聞兒當余婿病革

時幾以為必不能起背人服紅燐寸及紫霞膏願為夫先驅狐狸於地下幸經家人覺察亦請學士救愈此又一事也余長女蕊兒適郁氏患血崩症十餘年一夕又猝發昏不知人急延學士往診施以止血針始獲清醒後令赴醫院以電光療治凡月餘而病竟斷根今且康健逾少時是蕊兒之命亦為學士所重生也又壬戌五月間大世界報社售報女童花妹年甫十一二齡因遊客在商場內口角互毆毀及一玻璃大櫥花妹適立櫥旁碎玻璃直貫頸間創處大於銀元血溢如注頓即暈去急送院中乞治經學士施以手術盡取玻璃碎片使出幸未傷及喉管氣管乃慶更生凡此皆為余所心折其藝者他如戚友之得學士治愈各症頻年以來不可以俚指計古言不為良相當為良醫若學士者洵足以副良醫之名矣因泚筆特志之

雙連人

人秉父母精血而成形四支五官畧無或異故晉重耳之駢脅周姬
旦之反握已皆驚以為奇然從未有一胎兩人各殊其體而脅下之
皮肉相連竟使兩身合而為一不能互離者有之則上海大世界俱
樂部昔年所見之雙連人是雙連人為孿生弟兄固不待言故其身
材面貌俱在伯仲間手足之長短亦畧同第以脅下既連於是行坐
起立無一不須合作即眠食亦然惟言語則各自發音截然竟為二
人其時此雙連人已年在三十以外相傳其各已娶妻一床姜家大
被當覆兩對鴛鴦誠為天地間無雙奇事至或言此二人腸胃亦係
互連以是一人飲酒二人必致同醉此說因未試驗人咸不敢確信
蓋腸胃若果互連則食時祇須一人進餐已得二人同飽何以必須
彼此共食且聞便溺亦各有其時並不一致也若夫人所最不能測
者將來此二人之壽算是否能同日考終若如交柯樹之先折一枝

樹身不妨半枯半榮人身斷難若是且此先折之技將何法以善其
後俾令地下長眠天下事之不可思議者諒當無過於此是則造物
生此曠古特異之人造物亦未免過弄狡獪莊子謂天地不仁以萬
物為芻狗余則謂天地不仁合二人為同命鳥矣

三脚羊

邑廟豫園內昔有放生羊十數頭山羊胡羊俱有黑白不一皆由善
信資購寄募於廟祝處者廟祝令人日司牧養每散放至郊外食草
薄暮始歸兒童見之恒喜與之狎玩惟中有三脚羊一頭柔毛純白
前兩足與尋常之羊無異後一足生於股之適中行時不于於途不
無較羣羊畧滯然相傳此為神羊罔敢或侮謂侮之恐遭神譴余於
總角時曾屢見之至清光緒初年邑人金梅溪君在大南門外創設
放牛局收養放生耕牛旁及犬羊雞鴨之屬邑廟之放生羊遂亦寄

養局內始不復覩時余知識已開竊思此三脚羊為神羊之說實係無稽譎語殆當時牧羊者慮諸童騎弄羊既三足力必不勝因過神其說以惑之諸童不察乃致為其所愚殊為可哂惟念神道設教足以儆戒頑民觀於此而乃信至於羊之三足不過賦形偶異天下類此之物當必不鮮何有於神惜當時無可引證以是未遑明辨會於大世界陳列各種珍禽異獸時獲覩一黃白色毛之三脚貓正與三脚羊賦形相等一羊一貓可謂無獨有耦乃得藉以取譬爰特志之以徵三脚貓之並非神貓三脚羊亦斷非神羊也

鍾馗畫

唐玄宗詔吳道子畫鍾馗像見天中記引唐逸史謂玄宗病瘧晝夢一破帽藍袍角帶皂靴之雄鬼拘小鬼而食之自稱終南山進士鍾馗嘗應舉不第觸階而死逮夢覺而疾瘳因令道子畫像以鎮邪魅

自是翰林例於歲暮進鍾馗像并以賜大臣民間則貼於門首宋元明沿之今改懸於端午則莫考其始自何時惟鍾馗像之畫稿至為繁蹟有執劍者有懸劍而執笏者有仗劍作逐鬼勢者有一手持破扇障其半面一手握劍作覓鬼狀者有畫五鬼於旁與鍾馗戲若五鬼之鬧判者更有鍾馗徙宅圖則畫各鬼為之擔囊負物鍾馗嫁妹圖則羣鬼為之運送妝奩種種奇形不一而足竊謂人物畫中花樣之多當莫鍾馗若而前歲余復見一稿則榴花如火鍾馗峨冠博帶負手立樹下作看花狀初不解其命意所在繼思俗傳花神之中五月司花者為鍾馗則繪此者雖生面別開實覺奇而不乖於正惟余家藏有陳小痴所畫鍾馗秉笏佩劍作進士裝鬚眉如戟生氣凜然洵不愧為名家手筆而旁繪一鬼倚鍾而立口吹洞簫章法固新特不知簫與鍾馗有無關合腹儼如余殊愧無從引證耳

鐵屑軍密瓶

余家有鐵屑軍密瓶一乃先王父鰲峯公得之骨董肆者瓶高僅五寸有奇黝黑如漆鑑之作寶光養折枝花於其中凡含蕊者必能開放已開者不遽凋謝較諸尋常瓶中之花必耐久一二日歷試不爽以是殊寶之嘗戲折黃楊一小枝插入瓶中以覘其能歷如干日不萎則見青青之葉逾月如常越三月而枝底竟萌新蘖五閱月而根長盈寸幾於滿佈瓶底乃移栽書室外之花砌中惜是冬大雪根株過於柔嫩不克耐寒而隕夫同一瓶也何以養花其中榮枯各判設非此瓶歷年甚古安得若是於以思尚書器非求舊之說乃為偏執之言先王父生平酷好古玩磁銅玉石諸物昔時累篋盈箱惜紅亂時避難高橋悉毀於火僅一宣德爐置諸案頭內熾炭吉以備暇時將布巾撫拭使之發出寶光火起時乃在寒夜先王父倉卒

中以此爐藏於懷內拔關而出忘其炭吉之餘火未息致不移時而濃烟縷縷出自衣中家人見而大駭急為解衣此爐始瑣然墜地而當胸之衣內外均已燃及幾受灼膚之痛亦云險矣厥後此爐仍於亂中失去瓶則係亂後所得者故至今獲存殊足珍也

李艾伯

駕湖李艾伯世家子也中年時挾資遊滬僮不羈豪興所至揮手千金勿吝而尤以長於習騎自謂故好春郊試馬或乘亨生美馬車自控絲韁疾駛於靜安寺及浦濱一帶大有六轡在手一塵不驚縱王良造父復生莫與抗衡之概一日與西友在跑馬場賽跑亨生美車法以青竹圈二千餘枚置於車道之兩旁離車輪各僅西尺五寸有被車輪將此圈帶倒者於跑畢後檢點其數之多寡以分勝負西友揚鞭首駛計倒竹圈五十餘枚李見而狂喜以為罄控縱送之技

本來惟已獨長今日定可操必勝矣詎料風馳電掣之餘一路第覺
繁聲聒地飛塵蔽天行未及半手顫心慌竟有不能駕馭之勢連勉
力馳盡馬道回顧所經之處竹圍徧地俯拾即是細數之竟倒八百
有餘之多不禁嗒焉若喪大呼負負不置自此驕矜之氣為之不抑
自抑不再以我善為御作目空餘子之言世人不遇強敵每不易踈
釋矜平不履危險之境每不能自知其艱觀乎此而世之夜郎自大
者其可以知所做矣

陳子敬

自漢昭君琵琶出塞唐杜工部有一曲琵琶兩行淚分明怨恨曲中
論之詩琵琶乃盛行於後世至於以手法論則推手為琵琶却手琵琶前
人詩中亦詳言之若夫琵琶之有大套唐白香山作琵琶行中有初
為霓裳後六么及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等句可知唐

時早已有之降空後世譜調散佚彈者漸稀研求音律之人每覺引以為憾然前清同光間以琵琶知名於時者尚有其人如陳子敬周蓉崗是周能彈武套而不精文套則自當以陳為出一頭地嘗在愚園開琵琶會奏平沙落雁夕陽簫鼓疏雨滴梧桐等曲聆者罔不擊節歎為得未曾有陳為浦左人挾術遨遊各處名動士大夫非獨滬上一隅驚為絕藝乃知人有一技之長即可傳世斯言良屬不誣逮陳物化之後繼響乏人祇有三十年前名妓常熟人徐琴仙邑之閩行人盛月娥能畧彈小套然與陳較之殊有大巫小巫之別今則精此者更鮮惟吳人張步蟾能彈大套龍船等曲兀然如魯殿靈光矣

汪笑儂

伶隱汪笑儂名儂隸旗籍云為前常鎮關道某觀察之姪某年曾舉孝廉納粟入仕途供釐金等差有年慨清政不綱憤然棄軒冕以習

鬚生戲自娛坐是去職遂隱於伶每日優孟登場以陶寫其胸中鬱勃之氣光緒間周桐孫鳳林開丹桂茶園於大新街初次到滬余與之覲面以其吐屬名雋不類梨園子弟因微叩其身世始詳舉以告余并出其所作之詩文稿相示詩以律絕為多文則散篇者為多雖瑜瑕互見然正可必其確為已出余因是深器之惜在滬奏藝半載以噪音過低不獲見賞於時未能得志而去第二次復至在寶善街之天儀茶園適余友病篤詞人周品珊開菊榜於同文滬報點汪為文榜狀元於是聲譽頓噪汪感深知已嘗戲作謝恩表一道登入報中駢四儷六頌為讀者激賞會編演黨人碑新劇觀者益稱道其人之才藝兼優自是頻往來京滬間疊編桃花扇哭祖廟孝婦羹馬前潑水縷金箱諸劇皆聲調悲涼戛戛獨造之作於戲劇界獨樹一幟惜中年後嗜烟酒過甚日須吸阿芙蓉兩許汾酒一斤餘以致肺部

受損感疾而歿然其藝則卓然已傳噫汪為滿人以滿清失政之故不作宰官甘為伶隱以終其身其志可悲其人良可憫已

偏頭風

余頑軀無病故平日不服藥餌至老仍健惟中年時患偏頭風發時頭之右半部作痛甚劇且必牽及齒部須三四日方能平服深以為苦乞醫療治不獲奏效惟服泰西安甯公司頭痛藥餅可以稍止然牙醫毛志祥君則每言此非頭風實因蛀牙作痛牽及頭部筋絡所致他日蛀牙脫落當可無患余當時疑信參半惟漫應之而已乃年事至五旬以後諸齒先後脫落頭痛果亦減於往昔始覺毛君之言漸驗惟殘齒之齧如鋸尚留牙床未去既不能供咀嚼之用且有時仍或作痛因請毛君一一以手術拔之而滿口悉易假齒自此牙患永除頭痛竟不復發益信毛君造詣之精今已年逾花甲食物得假

齒之力不異少時洵受毛君之賜而偏頭疼之斷根亦由於此殊非始料所及志之以告世之有因牙患而兼及頭部者俾人人得知治本之法勿誤會因頭疼而牽及牙疼至於頭疼之急則治標聞之鴻臚曹叔衡言以活鮒魚生取其腦傅油紙上作膏貼太陽穴左痛貼左右痛貼右必能立止曾愈多人乃偏方中之卓著奇效者病者大可一試之也

秋雪

清光緒丙申秋九月晦日晨間天氣鬱熱居民咸穿夾衣猶汗涔涔下午後忽彤雲密布北風怒號大類嚴冬既而白雨跳珠雜之以雪入晚雨止而天公玉戲正酣屋頂樹巔漸似銀鋪玉綴余故廬在南市郎家橋南因是歲娶鳳姬另賃廡於老閘歸仁里歸途須過盆湯弄橋是夕余乘車返御者三次趨登俱為風力所阻幾致顛躓不得

已舍車而徒風雪交加艱於舉趾乃手扶橋欄予而上等諸孩提之學步至橋心寒威砭骨抖戰不克自持逮勉強下橋冒雪歸而四肢若僵渾身皆已麻木鳳姬急溫高粱以進奈余素不善飲易紅糖薑茶始畧進少許而臥是為生平畏寒所未有亦天時失正所僅見也

鷄翼生爪

民國三年謠傳江西景德鎮某姓有一家食鷄斃命事察其所食之鷄翼下有爪與常鷄異目為不祥乃細視各家所養之雞其翼下亦莫不有爪數則一二三四不等一時萬口喧傳驚為妖孽示警漸至滬城養鷄之家亦以鷄翼不應有爪宰殺殆盡且惴惴焉一若有奇變之將至抑知鷄翼生爪清順治三年道光元年已嘗有之事載上海縣志並無災祥關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歟

石鏡山

鳴社詩友李左民別篆蠡隱皖之績溪人耽吟詠有山水癖與余嗜
好適同鳴社月有聚餐值社者如在外埠每與余偕赴故嘗同遊秣
陵京江竹西及明聖湖諸勝風雨聯吟烟霞共賞興殊不淺憶其途
次述邑中石鏡山事頗足以資記載因筆錄之蠡隱言石鏡山峭壁
插雲雖高可千仞而其平如砥昔時且光可鑑人因以鏡名明代時
有言是山得天地之靈人於鏡光透明處照之可以見前生形影於
是好竒者頗不乏人紛往照視則或見或不之見蓋猶杭州靈隱之
一線天甯波普陀之梵音洞一言可以上窺三世一言可以下燭九
幽其實空無一物或象由心造或久視而目眩生花所致烏足以資
取信乃某歲有墨吏來宰是邑聞此山之異親自薰沐而往欲一瞻
前身何若凝神諦視之餘猛見有一獸現於眼前則猙獰惡犬也宰

不禁大慚又見此犬猛撲而前忽與己身合而為一化作峨冠博帶之人赫然即已慮從役亦罔不目覩慚益甚而繼之以恚乃以山魃作祟惑眾為名令聚薪山下而焚之歷一晝夜之久石壁深黑如墨不復得鑑一物始止自是此山失其本來面目雖石鏡之名猶存今已不啻鐵鏡云噫何物惡宰作此殺風景事使大好名山遭此劫火山靈有知千載下定猶飲恨也

天香閣韻事

清光緒季年張味純園安壇地洋房設茗寮每至斜日將西遊人麇至俱以此為消遣地而青樓中之姊妹花亦呼姨挈妹而來其日必一至者當時為名妓陸蘭芬林黛玉金小寶張書玉四人南亭亭長李伯元之遊戲報上因戲錫以四金剛之名曰四金剛者緣四人既至之後每於進門之圓桌上淪茗各人分佔一席若佛氏之有四

金剛守鎮山門觀瞻特壯也逮後陸蘭芬以瘵疾卒張書玉不知所終林黛玉屢嫁屢出不齒於人惟金小寶矢志從良其人頗足為花叢模楷故至今恆為人所稱道抑知小寶之足稱者當日猶有天香閣寫蘭捐辦花塚事尤為尋常妓女所不可及蓋小寶能畫蘭九畹幽姿芳生筆底得者皆珍逾拱壁題數字亦頗極娟秀惟以觴政乏暇素不輕易下筆某歲因個中人議辦花塚購地於靜安寺路為衍院諸殘花埋香之所經領袖者會議集資小寶慨然以畫蘭百簞自任潤資不限由客自給悉充塚費之需一時獲資甚鉅所繪簞下款皆書天香閣主其時小寶居惠秀里顏粧閣曰天香故以是署名也說者謂即此一念慈祥已足規其後來福澤勸善家言種善因者必得善果豈虛語耶

公鷄蛋

吳淞

非為

之孽

雌伏

抱卵

俯取

出自

人獻

天下

之甥

於常

仍完

退醒

之惜乎其未經一試莫驗斯言之確否也

兩頭蛇

楚相孫叔敖曾埋兩頭蛇為斯世泯除毒害典籍斑斑可考當非無稽之言然千載下此種毒蛇人皆未嘗一見以蛇之窟宅每在深山大澤長林豐草之間人故不得而覩也民國八年己未首夏滬北大世界俱樂部羅致各類奇異羽毛鱗角之物陳列廣場以新遊人眼界有皖人某以兩頭蛇求售余與大世界主任黃磋玖君聞而異之詢以此蛇何在其人袖出尺許之玻璃瓶二相示謂蛇即在是則見瓶中果各有小蛇一條長各五寸許細如筆管渾身作深褐色每蛇俱赫然兩頭目閃閃發細綠光此人微撼其瓶二蛇蠕蠕而動若欲外出者然以瓶口有塞而止蛇乃微昂其瓶底之頭悠然向下厥狀甚為活潑詰其捕自何方意欲貨資若干則言梅雨後得之皖北某

山之澗濱當時不止二條有長至三尺許者畏其毒避之惟恐不速此二蛇最小因戲折山中樹枝挑取之藏竹管內漬之以水攜之至滬是雖毒物實為罕見故非百金不可售也黃君以蛇身等於蚯蚓列諸桌上非逼視不能見且不知當飼以何物乃能不死更慮其養稍大毒可傷人因笑拒之其人怏怏攜瓶而去謂當售諸西人俾入博物院中必得善價後不知其究竟毒蛇竟有兩頭竊不解天何以生此惡物也

錢香如

錢香如浙湖歸安人其先世業商設震泰竹行於滬南遂家焉父荷青為名諸生香如生於滬資秉穎異讀書能解人所不及解丁年習泰西語言文字弱冠後就西商聘任書記兼會計事因應綽有餘裕而國學仍不願廢棄會錦章書局創辦繁華雜誌延余主持稿務錢

為襄理一切得其臂助殊多時欲就學於余執贄為詩弟子第童年
誦習之時蒙師不善督飭於字音之平仄聲泰半謬誤為之一一矯
正雖幸心領神會然苦吟時煞費研考卒之竟獲造就者得力於強
識居多而所作文則氣機流利頗多可誦之句小品及滑稽體尤擅
勝場每令人見而捧腹又喜研習近世所謂遊戲科學以是竟得魔
術家不傳之秘於種種機智變化之巧罔不深析毫芒有時逢賑災
籌款等諸善舉登場偶試其技泰東西魔術家咸為心折然固無師
自精未嘗稍有人指示也不意聰明天忌年猶未及三十竟致忽擗
傷寒疾夭逝一時凡與之有舊者聞耗莫不哀悼著有香如叢刊一
卷遊戲科學四卷魔術講義四卷行世迄今展閱其書殊令人為之
敬歎不置也

王毓生

王鍾毓毓生字守拙浙之吳興人少孤而家貧十餘齡即棄學就商
事母至孝得資輒以奉母不敢有所私而操業餘閒誦讀仍不輟經
子外史泛鶩古今說苑諸書故所造殊為淵博有清末造姚滌源孝
廉等創萍社於海上文明雅集昕夕以文虎為消遣君年甫逾冠而
竟為社中健將之一射與製皆別具靈心謎面有時間作小詩平仄
亦頗順適蓋得力於唐詩三百首爛熟胸中且下筆時不惜逐字翻
檢也又語蟹行文中年執業於密勒西報時萍社移設大世界君乃
於處理諸務之暇每夕與諸同志討論文字雖風雨無間學乃因是
益進同志緣僉以博雅許之第王秉性崇儉平日往來僕僕恒喜安
步當車積勞最易成疾致胯間忽有結核作痛不良於行延自稱卒
業某院之中國西醫診之以為所患乃橫痃也竟以六零六藥針療
治並令服攻毒之藥於是一病竟致不起年僅與好學之顏子等鳴

呼庸醫之誤人烈矣哉余記是則余為王君悲余願以後斯世患病之人延醫當慎益加慎焉

咯血異方

咯血為怯症之根患此者不易救治雖西法打補血針初起者尚獲有效設為日已久亦難保其霍然余四十餘歲亦嘗咯血一次有人傳草頭方以鮮藕搗汁飲之而止越數年復咯一次亦如之蓋余之患此以筆墨勞人耗損心血過多所致並非本原虧弱以是尚獲遏止且迄今年逾六十精神絕未衰頹也有某顯者家人咯血延中西醫診治無效乃懸重賞千金覓藥若愈則立付罔吝旋有以紅色之藥丸獻者大如桐子嗅之無藥香謂服之必見奇效聞者以其人非與主人素識不敢貿然入呈其人指天日為誓並允疾愈後如領到酬洋當分贈二百金聞者為利所動乃冒險進之越數日主人傳聞

者入謂服藥後咯血果止當以千金給獻藥人以踐前言惟須乞其將藥方錄出以便日後自行修合聞者唯唯俟其至而叩之且陳金於几謂留方則將之以去不則斷勿能入君握其人跣躡至再始索紙筆書藥物三味乃平淡無奇之百合紅棗硃砂云主藥乃為百合須覓白花而獨心者烟台有之合藥時取其當心之數瓣與紅棗連凌碾末外以硃砂為丸即得之矣別無貴重藥物也聞者得方欣然持之以白主人始令持金以去此為顯者之轎役嚴榮生所言似尚可信特百合紅棗之能治血症實為方書所未見此異方不知其人由何處得來耳

毒蟲

余幼時閱同治年老申報憶有一事甚為可異乃某商人服費於外越歲始返其婦以夫久別歸來即夕為之置酒洗塵飲至微醉而卧

詎料翌日商人不起竟已僵斃於床七孔皆有血痕溢出其狀顯為中毒族人乃訟婦於官邑宰詣驗察婦哀毀逾恒且舉止莊靜不類為殺夫者疑隔夕所食酒肴有毒然婦又與夫共食何以婦獲無恙嗣經一再研訊究及商人歸後瑣屑之事婦以閒時僅有一夜絕無瑣事可供惟言飽飯後曾吸水烟四五筒吸竟即卧宰令呈水烟袋察驗初無他異繼令將烟袋內所蓄之水傾出視之水色甚清而中有赤色之細蟲無數蠕蠕而動觸目堪驚乃斷定商人之死實中蟲毒所致蓋此水烟袋自商離家之後度置不吸為日已久烟油中乃蘊生毒蟲商人不知吸之入腹坐是竟斃遂即脫婦於獄里人咸呼宰神明不置此案報中載有省縣地址並商人與宰之姓名當非嚮壁虛造惜余今已忘及不能詳志故惟撮其大畧言之以見人生飲食起居皆當慎益加慎而於久經不用之器皿一切用時尤宜先以

沸水洗滌俾得消除毒害也

神鳥

湖南白常德府至衡州一帶水淺灘危舟行不易相傳有神鳥每於途中飛繞客舟護之而行迨抵衡州始各散去故各舟於常德啟程之日舟子必備白飯肉食並豆腐等品陳設船頭為鳥設饗如有鳥鴉結隊而來啄食各物食畢之後盤旋空際依依不去則舟可開行鳥必隨船共發秩序之齊肅於雁陣可保經過各灘一無危險若設饗後不見鴉來則此船萬不可開竊恐前途非遇颶風必有驚濤駭浪甚或竟有覆溺之慮凡老於航行者僉謂其百不爽一誠屬奇事此為余第三婿洪子才培仁供職齊齊哈爾電報局時聞之其友夏君馥馨夏君曾任職湖南洪江電報局長其行程曾親歷之按鳥鴉一名太平鳥人言為清高宗南巡時所口封其事雖為載籍所無不

可考證然太平鳥三字則至今俱以此名鴉若常德衡州間之神鳥
竟能保衛客舟使之安然穩渡斯真克副太平鳥之名矣

葫蘆雅供

以奇樣之葫蘆置盆盎中作文窗清供品具雅人深致者恒喜之然
鮮者居多陳者殊不易得以難久藏不腐之故即或偶有一二斷不
能積至十數枚之多且其狀俱窮極玲瓏怪異為斯世所得未曾有
邑紳姜大笠漁晚年好摩挲古玩其家有極奇異之葫蘆一堂計十
五枚有頸長如鶴者有腰細如蜂者有結頂如鳥喙者有其下扁圓
如柿而其上形若削瓜者有其頸彎曲若鈎者有上下若合盤而獨
尖其頂者有腰與頸屈曲似挽成一結者有托盤若仰盂而其腰與
頸蜿蜒直上一似由盂中逗起者有其下扁圓而其上細圓若筆管
之植立於筆洗中者恂恍離奇令人觀之不勝愛羨而其頂上之藤

當剪取時類皆得勢故無一不特饒奇 其色則純係淡黃一無瑕玷可索若欲權其質之重量則每枚當無逾一兩以外蓋俱百年或數十年物經主人費幾多心血於平時搜求得之而又雅善度藏乃得蔚為奇觀者昔時每歲夏曆十二月朔南門外復善堂鈕真君誕日必陳列一次任人縱覽逮至姜丈作古始憾不克復觀今由其子孫寶之洵曠世難覓之雅供也

雪茄烟灰烟葉之妙用

雪茄烟灰可以擦牙不特能除牙穢且可使之不蛀又泥金牋上寫字如有誤筆可用清水少許蘸烟灰輕擦之墨跡脫落而牋不受損其為用之妙殊屬非夷所思而吳門梅道欽先生言如以吸勝之雪茄烟撮置荷花缸或荷花池內日久爛入水中化為流質浸入花根可使不生蛾蛆開花茂盛勝於種花時壅以草頭種花後膏以蟬蟻

數倍况蚱蜢最易出蛆尤不可青梅君年年種荷年年以此法行之頗為有效殆雪茄烟葉功可殺蟲並可為植物中之肥料耶志之最質諸格物家

二龍坑

鬼市之說散見於諸家筆記者甚眾然泰半寓言八九竊謂其不足取信惟方文瀾君濤為余言二龍坑鬼市事其友有曾親見之者是誠大可異矣清庚子歲義和團拳匪之亂京津間殺人如麻事平後積屍盈野無地掩埋俱棄葬於二龍坑內男女老幼多於在塚之蟻曰二龍坑者是處有深溝二蜿蜒作二龍環抱形因以名其地也自溝中作為叢葬之區後每至夜午行人若履其地必見有鬼影憧憧往來不絕且若道中設有市廛甚形繁盛惟近之則無祇青磷無數閃爍於荒烟蔓草間以是膽弱者每不寒而慄而陰雨時則甫近黃

昏是處即聞鬼聲啾啾途人因皆繞道而過不敢或往讀李華弔古戰場文往往鬼哭天陰則聞不啻為是間寫照誰歟輕開兵釁使人民肝腦塗地致死後遊魂悒鬱有是慘異可悲孰甚於此嗚呼清廷以執政不良當時誤信神權自召敗亡之禍今者社稷已覆而乃有此鬼墟貽惡名以千古使後之過是地者增無窮之感喟覺誤國殃民者之肉誠不足食也

福泉縣

今人知松江當為府治之時其屬縣有七為華亭婁縣奉賢金山上海南匯青浦其實古時尚有一福泉縣相傳不幸陸沈其境入於澤國故松江府城隍廟其正殿祀府城隍神外配殿祀縣城隍栗主凡八福泉縣仍參列其間余在葦城曾親見之按同治上海縣志載福泉縣署在青城南門內二陸祠西下註雍正二年分置乾隆八年裁

併據通志府志青志補入是福泉縣未陸沈以前當與青浦為鄰惜今無從攷正且不知其陸沈之慘乃在何代何時惟雍正二年既尚置設縣署則其變似在清季無疑特是尋譯分置二字或者當時於福泉縣遭變之後境地減小範圍故在青城設立分縣至乾隆八年裁併亦未可定祇以修志時未經詳加詮證以致後世無從考核殊足憾也

芸姑

清光緒末葉茸城有縣役某工於心計饒有幹名家於東門外半村半郭之間人跡稀疏而境地甚為幽寂中歲喪耦有女名芸姑年及笄矣自幼許字同城某甲為室詎甲不務正業好與地方痞棍為伍日嗜烟賭家業蕩然以致無力迎娶後因祇此一女下半生欲倚之度活得婿如此其何以堪故決意萌悔婚想央媒一再磋議盡返甲

當日聘儀索回女之庚帖寢事以為從此可絲蘿另締不致糾纏復生矣一夕後因官衙訊鞠盜案歸家時已逾三鼓舉手欵扉扉呀然啟蓋虛掩而未經下扃者心竊異之慮有宵小先入內室急呼女名驚之使起不意屢呼罔應而屋中又黑暗如漆不見燈光乃振衣搶步入甫進女房有物絆足致踏於地倉卒中撫所絆物人大駭欲絕狂呼女名益急而女仍不應近居雖有鄰人俱已酣睡亦無一人應聲而至不得已坐息起立至厨下摸索得火種燃燈入視之則芸姑不知被何人殺死於房矣身旁遺有小尖刀一柄血污滿漬地板芸姑則衣袴不整狀似拒姦致斃也者不禁悲痛欲絕星夜復至縣中報告求請本官驗屍緝凶為女鳴冤邑宰准之翌晨即率仵蒞驗芸姑因刀傷小腹並右手脈窠致命適當填報屍格之時役於人叢中瞥覩有一惡少視屍作獍笑狀密察其衣履一切尚屬整潔而髮

辨半條殷然作深絳色下及辨鬚亦然審知其必為沾染鮮血所致
陡疑得無即為殺女凶徒密稟諸官逮案鞠之惡少違違無措盡吐
實供蓋即芸姑先行許字之某甲啣役強迫退婚之嫌是夕挾刃至
女家逼姦已登床矣芸姑不從且堅握其髮辨而號甲因拔刃猛刺
下床圍遁芸姑忍痛逐之甲乃以刃斷其脉窠始獲釋手而淋漓之
血髮辨徧沾慌迫中殊未之覺今日聞邑宰詣驗持若坦然無事也
者親往觀視冀與役謀面以絕其猜疑之心他日無須畏罪遠逃可
以逍遙法外不圖役以女未過門平日不識其人故未措意嗣以其
髮際染有血跡乃致破案此其中殆有天也邑宰既廉得其情即將
甲帶回署中立置諸法申詳上峯論抵此事為備於余家十許年之
楊媪所言當時媪與王為村鄰故知之甚詳也

祝由科治瘋犬噬人

相傳瘋犬噬人被噬者腹中必孕小犬噉及臟腑痛不可忍狀類狂
易而斃語甚怪誕殊令人不可思議湖州德清縣城內某紳家有婢
為瘋犬所噬腹痛如絞延醫療治罔效幾瀕於危有素業銀匠之某
甲自言幼曾習祝由科可以符咒施治紳姑召之使來匠偕婢至被
噬之處於當地取土一撮戟指書符默誦咒語隨以此土揉婢創處
越數分鐘土黏結而成丸擘開視之竟有黑色之犬毛數莖易土復
揉復如之若是者至第四次毛已無有匠曰愈矣婢之腹痛果止紳
目覩大異之酬匠以金匠不受而去謂受金後恐此術罔效蓋祝由
科戒貪得故近日以此科行道勒索酬儀者大半無驗也此事亦朱
丙一大令言

蜈蚣咬

歲庚申余北居愛多亞路步留坊時屋後為永興花園園中薜荔牽

及後牆綠映窗紗頗饒幽趣暑夜偶登月台納涼尤多花木扶蘇之
致惟林蔭既殊陰翳地氣遂不無潮濕之患致多蠓蠖蜈蚣等毒蟲
時現於牆壁之間一夕鬱暑余於夜膳後倚窗小坐與家人叙語偶
偷片刻之閒幼子志超年甫七齡跣足科頭依依膝畔忽狂呼趾痛
神色驟異余見而大驚急呼家人脫履視之則小履中有三寸許之
蜈蚣一條揚鬚奮足而出立翻履撲殺之而超兒之足拇趾已紅腫
如小棒槌勢且延及足背其痛不可以須臾忍欲為延醫乞治慮其
緩不濟急余憶及草頭方有蜘蛛能吮治蜈蚣咬之法不知有驗與
否姑覓一大蜘蛛試之此蛛果貼伏創口作吮吸狀不復他適越分
餘鐘始蠕蠕而動超兒痛乃漸止余即將蛛釋之窗外令傭婦以溫
水至為超兒濯足移時腫退紅消跳躍如故合家為之大慰而德草
頭方之確有奇效不置惟後聞人言蜘蛛於吮毒之餘宜浸清水中

片時使其將餘毒滌方能復活以酬厥惠否則必死雖蛛亦毒物然非仁者所宜出此余當時以不知故未及如法以報甚覺惘然也

燈船

燈船昔稱畫舫以余所見無錫蘇州最為綺麗南京之秦淮河畫舫最為寬大杭州之江山船最為質樸若粵之珠江余未一蒞其地揚州之瘦西河今已無此故未獲覩也上海雖繁華甲天下然銷金之窟皆在陸地故平昔無燈船惟前清光緒中豫時靜安寺路張味純園老洋房外之池中由園主張叔和自無錫購來舊燈船一艘為之髹漆一新定期下水乘載遊客船中置備酒肴足供設宴之需並有一似妓非妓之女在船料理觴政而烹飪則由庖丁屬之客登舟後瓊筵既開飛箋召福州路諸妓侑酒低唱淺斟頗得水底笙歌湖心風月之趣一時趨者若鶩每夕必須預定不則徒勞問諸水濱嗣以

池甚窄小等諸半畝方塘開船後祇能盪漾於海天勝處之前無從他適舟中人為之意興索然因是匝月之後竟致無問津者其船仍貨之無錫而止於以見天下事凡基址不足以發展者斷乎不可以強為觀燈船之不能久駛於尺寸之地可以知所反矣

龍船

端午龍船競渡余曾於南翔周浦等處見之南翔在古漪園河中船凡兩艘旗幟俱甚鮮明卜晝抑且卜夜周浦僅見一艘然操舟者確為能手迴翔得勢進退自如弄潮兒之絕藝於此可見一斑船首有飛叉人逢橋必飛叉空際俟龍舟過橋而接之橋愈濶則叉愈高叉從人頂盤旋而下觀者罔不駭汗其人似係焦姓今日久已記憶不真矣上海亦有龍舟曾在浦濱舉行然無甚足觀惟近歲滬南半淞園每屆夏曆五月河內必賽龍舟數日舟身裝飾亦甚華麗往觀者

實繁有徒按半淞園地瀕歇浦園有江上草堂倚山樓凌虛亭碧梧軒水風亭四照軒剪江樓湖心亭等勝又可取道雲路拾級登山至迎颿峯觀浦中帆艦飛馳波濤起伏令人眼界為之一擴更有問津處直達河畔平日備有小舟供人打槳清遊絕似西子湖頭洗淨俗塵萬斛龍舟亦在是河舉賽河雖不甚寬廣而環繞全園作抱月形舟行得以曲達乃由園主姚伯鴻君精心締造而成姚君亦為我鳴社中人工詞章善書畫其於建置園林點綴亭臺池沼一切半以畫稿出之故得超然絕俗抑且措置咸宜也

夢曉老人

黃式權明經協塤別署夢曉生亦曰曉香留夢室主南匯老名士也長於詩古文辭多風華典贍之作嘗久主申報筆政議論沈着非浮光掠影者可比而引證博洽尤為枵腹家所不能望其項背性嗜劇

嘗月旦諸名伶作粉墨叢談行世見者皆服其評騭之公晚年息影鄉居任南漚修志局事暇則惟以著述自娛而耽吟則更甚於昔鳴社同人公推其編刊社稿作序列諸首端駢四儷六極班香宋艷之奇讀者固不心折且矍鑠好遊苟途遠道設社如秣陵京江西子湖等處必欣然往尋幽選勝逐衆流連於山巔水涯見者不知其已古稀外人也甲子歲有某小報得其所著滬事談屑一卷原本署名夢畹編輯者不知老人之健在也竟於夢畹下以遺稿二字加之老人見而不愠惟戲詠生訃詩八絕徧徵和作一時傳為佳話且感佩其氣度之宏越年乙丑感疾而逝壽七十有三詩稿盈篋由其門人于今吾君等珍藏待梓有女亦工詩蓋得自老人家學也老人一生惡新名詞不屑引用恒謂我中國文字淵博取之無盡奚必捭拾今人牙慧貽欺世盜名之譏以是人有病其泥者其實老人之力矯時趨

蓋欲使後學者勿泛鶩新學鄙視中國固有文字竊謂未嘗無見也

寄外詩

余第四女展雲適吳興陸子冬秉亨夫婦甚相得子冬初畢業於陸軍及軍官學堂從事防營甯家之日甚鮮旋又棄其所習軍事出洋留學美洲者四載有奇展雲居中無俚余因授之以詩得句輒以之寄外積久哀然成帙今閱其稿尚有可誦之處爰錄數章志之如感時七絕云江山如此夢魂驚寶劍平磨鬱不平可許此身化男子從征萬里請長纓避亂云城狐社鼠日猖狂怕作離民黯自傷何處桃源好居住世人贏得避秦忙寄外云漫道前程此去寬者回難比昔時難男兒須奮摩天翮為有旁人冷眼看白髮高堂有老親盼兒一躍出風塵願君得志歸來日常作承歡膝下人有感五絕云靈鷲不單飛智蟻知合羣人居萬物首團體將何云七律秋感云天青月白

夜闌時黃葉飛飛落樹枝千里關河雲影遠萬山草木露華滋
應下傷時淚逐鹿頻興闕世悲徧地干戈何日靜陶然得覩太平時
有感云大好江山又一新驚心國政變更頻毒龍雖死多遺禍猛虎
潛逃尚噬人昔日罪囚今作宰當年權貴削為民茫茫世事誰堪料
一度思量一愴神送別外子五古云送別河梁上依依未忍離征夫
已將發握手不多時去去莫復語片帆天際馳我欲遠望君陟彼南
山陂滔滔浪裏舟如飛不可追徘徊在歧路落日沈崦嵫獨步廢然
返晚雲撲面吹歸來天已昏新月懸樹枝捲簾看明月明月照孤帷
回憶相見日君歸自京師奈何曾幾時又賦判袂辭此行君赴浙何
日是歸期昨宵君慰我今夜苦相思轉念勿復思相思徒增悲久別
離云夜闌人靜後隻影步危廊會逢三五夕明月生清光忽聞琴聲
起隨風發悠揚誰為此商曲驚我別離腸溯洄吾夫婿惜別在河梁

當日君去時老燕正北翔轉瞬春又至乳燕巢吾樑燕歸君不歸感
物增悲傷不見已半載關山萬里長寸心無遠近時繞君之旁徐聞
哀絃絕亭亭月墮牆寒風吹滿座瑟瑟滿衣裳愁人不成寐歌此詩
一章擬行行重行行云渺渺長安道途中匹馬邊遙遙行人遠一去
無歸期紅葉飛灞橋黃花開疏籬鴻雁自北來寒宵聲淒其奈無音
書至益令傷別離更深風露重撫琴訴遐思琴聲不可聽似帶鼓角
悲推琴不復彈兀坐掩深帷忽對菱花鏡已減芳菲姿始悟韶華速
青春曾幾時間嘗作小令詞記其清秋之醜奴兒一闕云金風乍起
清秋矣玉露霏霏螢火依依捲上珠簾涼襲衣黃昏寂寂銀河迴月
淡星稀新雁南飛惆悵天涯人未歸亦尚冷然入拍也

古佛志異

甯人劉君城麟於西友處得觀古佛二尊其質似磁非磁法相端麗

無匹畧大者高六七寸作趺坐形緇衣半袒呈淡墨色面與胸部潔白光潤髮際畧現紫色偶視之無甚可異第若置諸暗室佛身即發寶光有紅白黑三色立使滿室通明稍近佛前之人竟可鬚眉畢現以是有人謂此像係鑽石粉所製者亦有謂係鐳錠者總之價值連城不言可喻至其年代之久遠聞西方考古家亦不能詳斷惟咸目之為希世之珍其小者發光亦同惟略形黯淡而已聞劉君言此西友來華之後欲在滬地將佛像陳列藉供博物學家之瞻覽而得一確實之考證此佛究係何質製自何時後不知其如何未果致滬人士不獲一睹其奇殊為憾事夫我國珠類中有所謂夜光者相傳其能於黑夜生明然人皆未得一見今此佛竟能在暗室生光與夜光之珠何異可知天下珍奇之物一若當世所必無者竟為曠代所偶有不可以我未目見而謂斯世竟斷然無此物也

打虎

浙江內地多山其山民皆以造紙為業造紙之法伐竹置諸山內澗濱藉水力碓之使爛俾成紙料然後製造讀古人雲碓無人水自舂詩幾於四山皆然不啻為造紙山家寫照故山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往返於萬峯叢裡習以為常清宣統某年有造紙工人某甲於夏日晨起肩擔至澗邊挑取所碓紙料獨行踽踽已過半山不料忽來猛虎一頭自後伸爪直撲其桶甲未之見逮桶脫而人仆於地虎已一躍至前欲攫其人乃當聞不容髮之時甲肩之檀木扁擔向前直擊而下適中猛虎之額致虎負痛咆哮林木為震甲始見而大驚伏地不敢稍動而虎亦已傷厥腦就地翻滾不已幸有別山紙工五人經過覩狀大駭各以扁担打虎立時致斃扶甲使起甲已戰慄不能言語良久始甦於是羣身此死虎歸宰其肉而啖之虎骨虎皮虎

睛則售之於人頗獲善價一時山中傳為美談夫猛惡如虎乃以噬人之故卒至反為人噬大可為造惡者作一當頭棒喝免起噬人之心此為江甯朱明府霖言乃明府宦浙時由山民呈報者當為實事惜山民名姓今已忘之矣

夢蛇

滬人王氏子居滬南小康之家也品性端謹恂恂如處女其母為之物色佳偶經冰上人之紹介得東城內李氏女文定有日矣乃李氏忽中止王母為之不歡且慮子誤此好姻緣或致抑鬱爰倉卒中另聘某氏女以彌其缺越年迎娶兩家門戶相埒排衙俱甚顯赫女家更奩贈甚豐王氏顧而樂之惟當結禱之先一夕王母忽得一兆見有一巨蛇蜿蜒入門旋盤踞廳事間屢昂其頭而樑傾屢掉其尾而牆倒第蛇猶翻騰不已卒至地勢下陷如陸沈始狂驚而醒以新婦

庚肖適為蛇殊深惡之無何王氏果家漸中落不數年氏子更夫逝而寡媳嗜購呂宋票必月罄百數十元姑阻之不聽以敗家之兆已應憤而成疾悒悒以歿時王氏家業益不支而呂宋票猶續購不稍已逮婦中年以後室中竟典質一空於是貧病交并乃致潦倒以死戚族啟其箱篋除纒纒皆呂宋票外別無一物遺留嗚呼彩票之害人烈矣哉此為清光緒中葉事滬南人皆熟聞之至李氏女則後適邑中王紳子今兒孫昌熾家業豐盈人咸仰其福澤過人云

五百元

滬南壩基橋某銅匠原籍梁溪年近四十而逝身後蕭條遺一妻一子其子天性痴呆十餘齡猶不辨菽麥人皆以阿戇呼之而妻則雖出貧家人甚賢淑夫死後為人浣衣度活守節撫孤絕無異志與針作主某夫婦同居歷有年矣會銅匠妻感疾醫藥罔效自知將不起

半生含辛茹苦破筭中積有洋五百元本欲携返梁溪親交同族作
己身殮葬及阿鷲日後衣食之需奈今已不及以對鄰宏泰源染坊
司帳某人素誠實擬諄托之并丐其函致梁溪以此事告第又病亟
不能起床乃懇針作主代為致詞欲延司帳一至病室針作主素給
其有私蓄延之來必為後事計也因偽言司帳乏暇且不樂與病婦
周旋有事可轉達為對銅匠妻不得已始以筭中洋悉付之并語以
送死托孤事針作主唯唯取洋去言已點交某司帳銅匠妻泣謝而
歿詎針作主盡吞其洋惟以空函報告梁溪令其族人棺殮婦屍並
携阿鷲返鄉族人以婦本赤貧不疑有他以是斯疇初無知者惟視
阿鷲則若贅瘤飢寒固顧後聞其竟失足墮河死而針作主則自得
此昧心之財後其妻日事修飾且漸喜游蕩潛與某包車夫私針作
主聞其不能禁致憤而成癩始自以吞歿事白之於人未幾竟斃其

婦遂再醮包車夫不逾年亦以癩卒針作主有一子初時隨母改嫁母死後流而為丐不知所終此為民國初年事余曾於紅雜誌第一冊作五百元短篇小說記之茲再詳叙巔末以入筆記蓋緣此等事頗足為薄俗警也

烟戒

自鴉片烟流毒入中國隳人事業敗人財產耗人精血頹人志氣誤人光陰促人生命莫此為甚乃蔓延二十二行省各處幾無一乾淨土且屢禁不能戢其毒焰殆為浩劫使然惟余家世守是戒歷代未嘗吸此實為可幸憶余當十八歲娶婦時以面黑而瘠外家之戚串中有疑余癖嗜阿芙蓉者余聞言不予置辨惟謹守祖訓而已逮中年後從事筆墨眠必深夜起必午間以致氣色愈滯不知者更疑余烟癮日增今垂垂老矣而偶遇初識面之人必以日服紫霞膏若干

為詢其實余自有生以來此物固未嘗入口也特是鴉片亦能治疾他日或慮緣感疾故家人以斯為進以是力囑兒輩無論病至將死勿得或違余志并戒兒輩亦勿嗜此致墮祖風至於烟禁厲行拯我中華沈淪黑籍之人尤為余所深望故余恒服膺前清時朱森庭大令璜克當西門外保甲委員其境內烟館絕跡後任保甲總巡而城廂內外各烟館皆一律閉門改業今上海官僚中堪歎竟無第二人也

滬孺食物譜

滬孺食物眾多余欲著之為譜必貽掛一漏萬之誚何從下筆然泛泛者不具論姑以最著者言之夫固班班可考也如城隍廟頭門口之松盛桐椿二酒釀店酒釀雖云常州最美第松盛桐椿所釀者其味竟不在常州之下三牌樓張姓湯圓店之抽筋菜湯圓製餡獨鮮

今店雖已閉老饕家猶嘖嘖稱道之英租界南京路五芳齋之湯圓食者謂其亦有至味山西路先得樓麵館之紅燒羊肉麵望平街西首俗呼飯店弄堂正興館飯店之圈子（即肥腸也）禿肺（即清魚肺）等各肴南市小南門大街小寡婦家之素麵城隍廟街六露軒之素麵素有亦為人人所贊美推之邑廟錢糧廳茶肆門前大銅鍋担上之平望麵筋與近歲新出名喬家柵口之累沙圓汕頭路之蝦子鱖魚西門內文廟街新法製之衛生鹽豆等凡此皆係小本經紀並非多財善賈之人乃能精心從事成此人人爭嗜之食品以贍衣食而獲聲名可知操業縱微未嘗不足以資建樹人不必多財而始善賈也

按樹 除蟲菊

神農嘗百草以療民疾盡洩植物之奇後世代有發明讀李時珍本

草綱目而知草木之有益於世者實為不鮮然近代科學昌明尤有為李氏本草所未載而功能治疾殺蟲者惜乎其不獲補入如西藥中治瘧之金鷄納霜產於按樹此樹今浙之奉化縣山中植者甚多據土人言凡植按樹之山其四山竟無瘧疾此一奇也又有菊花曰除蟲菊開小白花能殺一切毒蟲園林植之諸蟲皆不敢近摘其花與葉碾為細末製辟蚊香室中焚之飛蚊簌簌而墮今仙樂種植園之蚊蟲香即為此菊所製初時購自日本近已闢地自植且由園主著書詳載培種之法任人索閱以期互相購種利不外溢且可撲滅蟲害此又一奇也夫泰東西有此二植物乃皆與中國地土適宜則此後凡向種罌粟等害人毒卉者竊謂俱可改種按樹或除蟲菊生利則同而收效殊大相徑庭也

退醒廬感言

閱歷萬不可少世故皆從閱歷中來
說話萬不可多是非每由說話而起

大丈夫作事須放得開撇得下

真英雄立身要跌不倒撲不翻

賭不輸錢天下營生第一試問不輸時積下幾許家財

嫖能倒貼世間樂事無雙試問倒貼時受他有何面目

滑到他人不見其滑是大滑頭

獸到自已不肯認獸是真獸子

情到為難須辣手

事防受惑是甜頭

窮漢裝闊老排場越窮越闊越窮越窮

醉後說醒時閒話愈醉愈醒愈醒愈醉

財字困盡當世英雄我為英雄一哭

色字誤盡青年子弟我願子弟三思

傷人有較毛瑟槍利害者訟棍之禿筆是也

殺人有比綠氣砲惡毒者小人之暗箭是也

斷無良藥能醫命

未有奇書可救貧

聰明人忽地懵懂恐比懵懂人更懵懂

懵懂人有時聰明定比聰明人更聰明

不事修飾而不損其美麗者是真美人

能受磨折而不失為豪邁者斯大豪傑

豁刻與精明似是而非精明人切忌豁刻

忠厚與顛頂似同實異忠厚人無涉顛頂

謙到十分防有詐

讓人一步不為愚

海濶天空豪境也磊落者有此襟懷

水流花放化境也瀟灑人乃能領悟

看花得天趣看月更得天趣

無病是神仙無事也是神仙

願化蟾蜍遊戲月中常濯魄

笑他螃蟹橫行世界易亡身

蝶為才子化身活潑飛來又飛去

花是美人小影嬌憨宜惜不宜攀

少年忌有秋氣秋風起兮萬木落

老年宜得春氣春日長兮百卉榮

隨遇而安到眼無非樂境

浮生若夢留心莫入愁城

情字惹出許多煩惱有情不若無情

耐字免却無限是非能耐何妨姑耐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臨事不可畏難

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涉世豈能大意

老年最宜看穿者金錢兩字

少年最須打破者情慾一關

處處可安身不妨到一處是一處

行行好吃飯何必做一行怨一行

早起花香鳥語得此清境何異洞天

夜來紙醉金迷雖是歡場却為孽海

一心自作聰明不是真聰明

滿口自稱忠厚決非真忠厚

萬貫家財死後誰能拿了去

千秋名節生前何不立些來

一肚皮好文字可敬者若人

一面孔有銅錢可鄙者此輩

愛蔣花草者其人志趣不俗

好遊山水者其人胸襟必幽

與浮滑人不可言沈着事

對鹵莽漢切忌作憤激談

金銀猶糞土奈何越是臭越是貪

富貴如浮雲何妨任他起任他滅

真英雄必無依賴性因人成事者決非真英雄

大豪傑必有勇敢心畏難苟安者決非大豪傑

以剛愎用事者必致債事

以成敗論人者烏知識人

立品當如梅不俗

宅心須似竹常虛

多言賈禍不如寡言

有力可為莫云無力

禁得起百煉千槌方為鐵漢

受不來一災半難必是庸夫

冰天雪地冷則冷矣却能歷煉精神

酒海花城豪則豪矣最易消磨志氣

處失意時宜耐心守他出頭

談正經事莫插口向人打趣

君子安貧心閒體適

小人得志脚重頭輕

與鹵莽人不可謀機密事

是刻毒鬼必定無公益心

世亂荒荒除却漁樵無事業

浮生草草不妨詩酒寄清狂

退醒廬新酒令一

用曲牌名一京劇名一詩經一六才一連綴成文不准加減一字
急切不就者罰酒三杯勉就而詞意牽強者罰酒一杯過令

香柳娘

長亭赴會

赤鳥几几

料應他小脚兒難行

一封書

下河東

匪報也

啓白馬將軍故友

虞美人

小上坟

編衣綦巾

哭聲兒似鶯囀喬林

風流子

上天台

日之夕矣

倩疎林你與我掛住斜暎

少年遊

靜安寺

有女同車

一鞭殘照裏

孝順歌

殺狗勸妻

盧令令

黃犬音乖

好姐姐

蕩湖船

美目盼兮

望穿了盈盈秋水

念奴嬌

游西湖

邂逅相遇

相思事一筆勾

誤佳期

二美爭風

不可道也

五千遍搗枕槌床

絡絲娘

紡棉花

纖纖女手

蘸着些兒麻上來

天仙子

渡銀河

宛在水中央

行近前來百媚生

眼兒媚

笑笑笑

巧笑倩兮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醜奴兒 探親相罵 言之醜也 女孩兒家怎響喉嚨

惜分釵 長亭餞別 楊柳依依 馬兒慢慢行

憶秦娥 沈香床 轉輾反側 眼看着食兒枕兒

退醒廬新酒令二

用牙籌二十四支篆刻右列詩句以竹筒盛之行令時座客每人各掣一籌依法行酒頗饒興趣謂予不信請於宴客時嘗試之

梅花 梅雪爭春未肯降 得此籌者與座中名有雪字或面白者

賭搶三三杯

桃花 野桃含笑竹籬短 掣籌之人見座中有含笑者令說一笑

話身短者飲一杯如闕堂大笑合席各飲一杯

杏花 一枝紅杏出牆來 身最長者飲一杯

繡球花 三郎乘醉打球回 行拋球令一通 當用小皮球一個

置席上滾至何人身畔飲酒一杯周而復始三圈為止

柳花 顏狂柳絮隨風舞 雜席之人飲一杯

連理花 連理枝頭花正開 掣籌者與並坐之人合擺將拳一通

芍藥花 爭似曉烟籠芍藥 座中有吸香烟或雪茄烟水烟者各

飲一杯

梨花 梨花一枝春帶雨 席間有新浴者或酒後流汗者各飲一

杯

杜鵑花 杜鵑枝上杜鵑啼 席間有與人絮談者各飲一杯

紫薇花 紫薇花對紫薇郎 掣此籌者與對坐之人賭搶三兩杯

勝者為紫薇郎左右並坐者各賀新郎一杯

海棠花 乞借春陰護海棠 得此籌者即席賦春陰詩一絕如不

能詩乞鄰坐代吟自己飲酒一杯

木筆花 木筆初開第一花 席中有初學作詩文或在初級小學

堂肄業者飲一杯

紫荊花 荊樹有花兄弟樂 席中有兄弟者每人飲合家歡一杯

如無兄弟同席掣壽者行三拳兩勝令一通勝者為兄免飲

醑醑花 醑醑香夢怯春寒 席中有我醉欲眠者飲一杯如不能

飲改飲熱茶以祛寒氣

蘭花 可人竟體麝於蘭 席間有用香水花露水洒衣服或手絹

者飲一杯如無其人則名有蘭字香字芬字馨字馥字者飲一杯

香字偏旁草字頭者飲半杯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 席間戴眼鏡者飲一杯

--	--	--	--	--	--	--	--	--	--	--	--	--